

卷

帙

宋

宋
范
甫
短
篇



柴霏南短篇小說集

懣 懣

趙景深譯

1927

開明書店

一九二七年五月付印
一九二七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恒 繼 (一一二〇〇)

實價大洋肆角(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柴 霍 甫
譯者 趙 景 深
出版者 文學週報社
印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
寶山里六十號 開明書店

序

我在未編這本集子以前，曾檢查過所有柴霍甫小說成冊的漢譯；重複的我都已刪去，所以我這一集內，是耿氏弟兄合譯的柴霍甫短篇小說集，王靖譯的柴霍甫小說，小說月報叢刊第十二種犯罪，東方文庫第七十七種俄國小說集第三冊，張友松譯的三年等書中所不曾譯過的。

集中除去幾篇舊譯——如樊凱頑童，一件小事和寒蟬——是從近代叢書本譯出的以外，其餘都是從英國 Constance Garnett 女士的英譯本譯出來的。她譯的柴霍甫小說集凡十三冊，譯文最可靠。此外她又譯過屠格涅夫的全集。此後倘若我還有續譯柴霍甫小說的興趣，預備完全採用她的英譯。對於讀者最抱歉的便是我不識俄文，並且或

許還要多少失掉原來英譯的優點。

本集定名為悒鬱的緣故，自然是因了集中有一篇是題作悒鬱的；此外，柴霍甫的小說誰都知道是『含淚的微笑』，題作悒鬱，也許能表示出他在小說裏所反映的他之性格罷？

這簡直是一點點必要的說明，不能算作序。

趙景深。

一九二七，五，二三，於廣東海豐。

目次

在消夏別墅·····	一
頑童·····	一一
復讎者·····	一五
頭等搭客·····	二四
詢問·····	三六
村舍·····	四一
悒鬱·····	四五
樊凱·····	五一

寒蟬·····	五八
太早了·····	九九
錯誤·····	一〇九
活財產·····	一一三
罪惡·····	一七七
香檳酒·····	一八六
一件小事·····	一九六

在消夏別墅

『我愛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歡樂——我的一切——請你恕我直說，我實在沒有本事再忍受，實在不能再說出來了，我並不想你也愛我，只要你給我一點同情。今晚八點鐘，請到老園亭裏來……我想，我在這封信上簽上我的名字本沒有什麼要緊，但是我却沒有簽上，請你不要見怪呀。我年紀雖輕，長得好看……這樣的人你以為滿意麼？』

帕夫爾·伊凡尼齊·維霍契夫是結過婚的，可以說是過來人，假期在消夏別墅裏避暑，他接到這封信，聳了聳肩，不住的抓頭髮，異常煩惱。他想：『碰着鬼了！我是一個結過婚的人，怎麼寄這樣一封奇怪……可笑的信給我，誰寫的呢？』

伊凡尼齊將那信在他眼前轉了又轉，看了又看。厭惡極了，吐了一口吐沫。

他嘲笑般的學着說：『我愛你！哼，伊倒尋着好人家哪！所以我就好到老園亭去會你去哪！……這些羅曼司和青年之花我在許多年前就不聞不問了，我的女孩子……嗨！她一定不是好人……這些女子都是一路的貨！她一定是走馬燈式的——上帝恕我——寫過同樣的信給生人或是結過婚的人——這真是有傷風化得很！』

在他八年的結婚生活中他差不多完全沒有度過有感情的生活，所接受的女子的信也不過是些祝賀之類，所以他雖想把那封信棄置不問，那信裏的話總有點使他銷魂。在他接到這封信一點鐘以後，他躺在沙發上想：

『我自然不是個傻小子，我也不想急急的去赴這種愚蠢的密約；但是知道一下這是誰寫的也是很有趣的事！……這一定是一個女子寫的……這封信寫得這樣情真意切，決不至於開玩笑……大概這女子有點神經病，不然便是寡婦……寡婦幾乎個個浮蕩輕佻，咳……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還有一件難於解決的問題便是伊凡尼齊除他妻子以外，在消夏時期內所認識的

不只一個女朋友

他默想起來：『奇怪……「我愛你」……伊是什麼時候墮入情網的呀？怪女人戀愛也不一步一步的來，既不會認識我，又不知道我是何等樣人，就這樣糊裏糊塗的愛起我來了……這個女孩子年紀一定很輕，也很浪漫，只要看我兩三眼，就可以愛起我來了。……但是……伊究竟是誰呢？』

伊凡尼齊忽然回想到，前次有兩天他在路上散步，幾次都遇見一個美貌的少女，高鼻梁，戴着淺藍色的帽子。這個美麗的誘惑者眼睛釘住了他，他坐在椅子上，伊就立刻坐在他的旁邊……

伊凡尼齊有點疑惑起來：『就是伊麼？一定不是像這樣一個漂亮姑娘那里會喜歡我這樣一個老泥鳅？不會的，一定不會的！』

午飯時伊凡尼齊也不管他的妻，只是默想：

『伊的信上的伊年紀很輕，長得好看……可見伊不老……噯……實在說來，我年

紀也還不十分老，但我已有了妻，不能再有戀愛的資格了！我的妻又很愛我！況且戀愛是盲目的，我們都知道……」

他的妻問他：「你想些什麼呵？」

「我……我的頭有點痛……」伊凡尼齊扯了一個謊。

他下決心要丟開這事，以為被情書迷住是很傻的，情書很可笑，寫情書的人尤其可笑，但是——辦不到！權力是人類的仇敵！午飯後，伊凡尼齊躺在牀上，也不睡午覺，只是亂想：

「我敢說伊是極盼我去，真蠢極了！我想伊如果在園亭裏尋不着我，伊的神經一定要大受刺激，全身一定也要顫抖的！我一定不去，任伊……傷心去！」

但是，我（此處「我」字係柴霍甫自道——譯者）又重要說一句，權力是人類的仇敵。

半點鐘以後，他還在默想：「我爲了好奇心的緣故，不妨……不妨去看看，站得遠遠

的去看看伊究竟是怎樣一個女子……偷看一看伊一定有點趣味！這不過逢場作戲，如此而已。總之，既然有這樣一個好機會，我又怎能輕輕放過呢？」

伊凡尼齊立刻從牀上起來，穿好衣服。他的妻看他穿了一件清潔的衣，還繫了一個時樣的結。便問道：『你怎麼穿得這樣漂亮呀？』

『沒有什麼……我想出去散散步……我的頭有點痛……』

伊凡尼齊穿着華麗的衣服，映着光明的綠的背景，男男女女，都在他眼前閃過，他的心不禁跳動起來。

他無聊的向前走了幾步，心想：『這些人中那一個是伊呢？一定去，我還怕人家說閒話麼？我又不是去幽會去真……蠢！大膽向前走去好了！我應該到園亭裏面去麼？』
『管，不管，不應該去。』

伊凡尼齊的心跳得很利害……無意間，他也沒有去想，園亭半暗的幻影現在他的眼前……一個美麗的少女，高鼻梁，戴着淺藍色的帽子。他看見了伊，伊有些害羞，全身都

戰慄起來，很膽小的走近他身旁，驚恐的呼吸着，後來……忽然伊把他抱在胸前。

他的腦筋裏漸漸起了罪惡的念頭，他想：『我如果不曾結過婚，那就好極了……在我生命中有這樣一次經驗，倒也不壞，不然一個人死了還不知道……至於我的妻，這於伊有何妨礙？感謝上帝，八年中我一步也不會離開伊……我忠誠的盡了八年責任！總算對得住伊了！……真是苦惱……我真有點討厭伊！』他顫抖了，鼓着氣走到園亭，從那長春籐和葡萄籐偷着向裏面看，一種濕味和黴味撲向他來……

他想：『這裡一定沒有人……』他走到園亭裏，立刻看見亭隅有一個側面人影。

但這人影却是一個男子的……伊凡尼齊仔細走向前一看，纔曉得這是他的妻舅米特亞。他的妻舅是一個學生，是和他們一齊住在消夏別墅裏的。

他怒氣勃勃的罵道：『呵！原來是你這東西……』說完脫了帽子，坐在亭裏餘怒未息。

米特亞答道：『不錯，是我呀！』

兩分鐘沈默的過去了。

還是米特亞先開口：『伊凡尼齊，請恕我，可以讓我獨自坐在这里麼……我正在想一篇論文好得學位……有人在这里，我的思想便被擾亂了。』

伊凡尼齊溫和的說：『你還是到別處黑暗的濃蔭下去想的好……在空曠的地方構思比較容易一些，此外，這個……我想在此地假寐一下……此地還涼快……』

米特亞惡狠狠的說：『你不過是想睡覺，我却是要做學士論文呀。你且想想，那樣重要些？』

又沈默了一會。伊凡尼齊早已入了幻境，時常彷彿聽見脚步聲，忽然跳了起來，悲哀的說：

『米特亞，來，我求求你！你年紀輕，應該體諒我一些纔是……我人不大好……我很想睡……聽我的話，出去罷！』

『你真是自私自利的人！爲什麼你能在这里，我就不能在这里呢！我是一定不去的』

了！

來，我和你說話！我就算自私自利的人，甚至於是暴君，是笨伯，好罷……總之請你出去！這一世我只請求你這一次，還請你想一想再回答我。」

米特亞搖了搖頭。

伊凡尼齊心裏想：『畜生！這樣壞！密約總不能和他在一起呀！這總不能和他在一起呀！』

他又向米特亞請求說：『我說，米特亞呀，這是我向你請求的最後一次了……也學一學受過教育的有知識的人呀！』

米特亞聳了聳肩說：『我真不懂，你爲什麼捨不得走！我說過我不走，我就不走！我一定要留在這裏……』

那時一個高鼻子的婦人的臉，偷窺到園亭裏……

看見米特亞和伊凡尼齊在那裏，伊縐了眉就不見了。

伊凡尼齊怒視着米特亞，心裏想：『伊去了！伊看見流氓那得不逃！一切都完了！』
等了一會，他立起身來，戴上帽子，指着米特亞罵：

『你是個畜生，下等動物，流氓！一點也不錯，畜生，又粗鄙，又蠢笨！我們倆現在斷絕關係好了！』

米特亞也戴上帽子，噤咕着說：『很歡喜聽！我告訴你，你在此地這樣的侮辱我，我畢生也不會忘記這次的仇恨！』

伊凡尼齊走出圍亭，越是發氣，路越走得快，匆匆的走回別墅裏來。就是看見晚飯快開了也不能安慰他。

他激動情緒的想：『一生好容易得着這樣一個機會，偏生又出了岔了！現在把伊得罪了……完了！』

晚飯時伊凡尼齊和米特亞眼睛都看着盤子，顯出陰晦的沈默……他們彼此懷恨，從心裏恨起。

伊凡尼齊握住他妻子的臂間：『你笑什麼？只有笨極了的人纔無意識的笑！』

他的妻子看了看伊丈夫氣得鐵青的臉，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伊問：『你今天早晨得着的那封信在什麼地方？』

伊凡尼齊突然被伊問住，支吾着說：『我……我不曾得過這樣的一封信。你一定是幻……想。』

『不要緊，告訴我們！承認了罷，你做的事！老實說，這是我發的！真的，是我幹的——哈，哈！』

伊凡尼齊臉紅了，頭幾乎要藏到盤子裏頭去。他發怒說：『愚蠢的開玩笑！』

『我不如此又怎麼辦呢？你告訴我看看……我們今晚要打掃房間，我們怎能把你弄出屋外去？沒有法子使你出去，只有此法了……但是，不要生氣，笨伯呀！我因為恐怕你在園亭裏太寂寞，所以又寫了一封同樣的信給米特亞米特亞，你也到園亭去了麼？』

米特亞不禁露齒笑了起來，不再記住那學生的仇恨了。

頑童

聶浦庚是一個美容的少年。安娜是一個扁鼻的女郎。他們倆走下河岸的斜坡，坐在長椅上。長椅靠近水邊，放在嫩柳的密叢裏。真是仙境呵！你坐在那里，可以忘去人間，好似已在塵寰之外。只有魚能够看見你。輕風拂過水面，好似電一般的迅疾。這兩個少年人帶着釣竿、魚鉤、魚袋、魚餌，一切都預備齊全，一坐下就釣起魚來。

聶浦庚四圍張望了一下，坐後說：『我很歡喜，現在只有我們兩人在這裏。安娜！我有許多話要向你說——可怕呀……當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魚來咬餌食了……那時我明白——爲什麼我要活着，我知道我所崇拜的偶像，我要將我誠實而勞苦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給伊……這一定是一個大魚……魚又在咬呢……當我看見你的時

候——我墮入愛的網，在我的生命中這是第一次——我熱烈的愛你！不要拉。讓他咬。……親愛的，告訴我，告訴我——你能够給我希望麼？！我不配。我不敢這樣的希望着——我可以希望着。來……拉！

安娜舉起伊拿釣竿的手——拉了上來，喊叫起來了。一條銀色的魚在空氣裏閃爍。『好極了！這是一尾鱸魚幫助我——快些！不好了！牠滑走了。』鱸魚脫了釣鉤——跳在草裏，仍還他的本質，又……跳到水裏去了。

誰知聶浦庚却不去捉魚，忽然握住安娜的手——趁伊不防備，將伊的手緊緊的壓在他的唇上。伊想縮回手，已經遲了；忽然他們倆的唇相遇，便接吻起來；是的，這實是一件意外的事！他們吻了又吻。後來又彼此盟誓訂約……真是幸福呵！但是生命裏是不能有完全的快樂的。即使快樂的本身沒有毒，毒也要從外面跑進來。這時便是這樣的情形。忽然，當他們兩人接吻的時候，一個笑聲發了出來。他們向着水看，不覺的癱軟無力了。原來是學童高雅，安娜的弟弟，站在水裏，看着青年的一對可惡的笑着。

他說：『啊——哈！接吻了好呀，我告訴媽媽去。』

聶浦庚臉紅了，喃喃的說：『我希望你——做個誠實人。偵探我們的祕密是討人厭的事，挑唆也是壞德性。做個誠實人……』誠實人說：『給我一個柯比克，我就不說。不然我可是要告訴的。』

聶浦庚沒法，只得從口袋裏拿出一個柯比克給了高雅，他用濕拳頭捏住，鬼吹了一聲，便游泳而去。從此以後，這一對少年人，便再也不敢多接吻了。

第二天聶浦庚從城裏帶來顏色和皮球給高雅，他姊姊還將一切伊所有的丸藥盒子送給他。他們還送了他一副像狗頭的鈕釦。壞小孩有了甜頭，更外偵視得利害了。無論聶浦庚和安娜走到那里，他也走到那里。他緊緊的跟隨，一刻也不離開他們。

聶浦庚咬牙說：『畜生！這麼小就壞。將來還不知要變成什麼東西呢！』

整整的一個七月可憐的愛人沒法離開他。他拿要告發的話恐嚇他們，他跟隨他們糾纏不休，問他們要東西。沒有一樣東西能使他滿意——最後他一定要金錶。好了，他

們連金錶也答應了。

有一次，在桌前，大家正在分派餅乾的時候，他笑了出來對聶浦庚說：『我能說出來麼？——哈！』

聶浦庚害怕得臉紅了，吃餅乾竟錯吃了圍巾。安娜從椅上跳了起來，羞得跑到門外去了。

照這種情形過去，一直過到八月，聶浦庚向安娜求婚的時候爲止。呀！那是怎樣快樂的一件事呵！他向伊的父母一說，他們當時允許了，他就連忙跑到花園裏去找高雅。他找着了，快樂得幾乎喊起來。捉住了壞孩子的左耳。安娜恰好也來找高雅，攔住了他的右耳，當高雅哭着求饒的時候，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他們是怎樣的快樂。

他求着說：『我再也不敢了。嗚……嗚……嗚……嗚！饒了我罷！』他們也都承認在他們此後愛的經過中，再沒有比這一次拉壞孩子的耳朵還要快樂的了。

復讎者

剛剛知道妻子不忠實，謝格夫便跑到士克莫克店造槍工的地方，來選一把合式的手槍。他的面容表現着忿怒，憂鬱和堅定。

他正在默想：『我知道我所要做的事了。家庭神聖已被破壞了，榮譽已經踏在爛泥裏，惡行已經勝利了。我要做個人，我一定要做個復讎者。首先，我要用手槍打死我的妻和她的愛人，以後再打死我自己。』

他還沒有選好手槍，也沒有打死一個人，已經在幻想中看見三個血淋淋的尸首，頭蓋骨破了，腦漿從頭蓋骨裏崩裂了出來，一陣騷動，一羣目瞪口呆的觀眾，死後的……他看見親戚和觀眾的恐怖，叛逆婦的憂傷，還彷彿讀到緊要的新聞說起這件完滿家庭破

裂的事，使他這被侮辱者感到一種惡毒的愉快。

店主是一個法國式的快活人，圓圓的肚子，白白的背心。他拿出一把手槍來，很恭敬的微笑，把腳一點一點的說：

『……先生，我勸你還是買這把手槍好，這把名叫士密司維生式，是最近新發明的三響，有放射唧筒，能在六百步外打死人，準極了。先生，你瞧，多好看呀。先生，這是最時新的式樣。每天總有許多人向我們這裏買了去打強盜，打狼，打姦夫淫婦。又好又有力，打得又遠，一彈就可以把妻子和奸夫都打死。要是自殺呢，先生，也是最好不過的。』

店主扳了扳槍機，向上聳了一聳，在銃身吹了一口氣，做出瞄準的樣子，在那里自鳴得意，歡喜得連氣都透不過來。看他那種高興的樣子，只要有這樣一把士密司維生式的手槍，也許就可以裝上子彈，立刻把他自己的腦漿打出來。

謝格夫問：『多少價錢？』

『四十五盧布，先生。』

『這個……太貴了。』

『先生，我們還有別種樣子的，比較便宜一點。先生要是願意看看，我們還有許多各種價錢都有……例如，這把黎福嘉式的手槍只值十八個盧布，不過……』（店主輕蔑的把臉孔皺了起來）『……不過，先生，這種樣子不時新了。這只有患歇士的里亞的婦人或是喪心病狂的人纔買。拿黎福嘉式的手槍來自殺或是打死妻子現在已經不時髦了。只有用士密司維生式纔合式。』

謝格夫悲慘的說：『我不想打自己，也不想打那個。我買手槍只不過在鄉間嚇……嚇小賊罷了……』

店主聰明的低下眼簾，微笑着說：『那倒不關我們的事，隨便你買去打什麼都好。先生，我們要是敢盤問人家買槍的來歷，我們這小鋪子早就該關門大吉了。先生，就是嚇賊用黎福嘉式手槍也不合用，因為這種手槍放了出去，聲音太小了。我看還是莫泰晤式好一點，所謂「決鬪槍」的便是……』

謝格夫心裏一動：『我挑撥他決鬪好麼？這未免太把他看高了……像那種禽獸像殺狗一般的打死便算了，那里值得費這樣大的事……』

店主身子前後搖動，腳依舊一點一點的踏着，依舊微笑的談着，拿了一大堆手槍放在他面前。許多手槍中最動人的要算是士密司維生式了。謝格夫拿了一把那種式樣的，定定的看着，陷入了沈思。他幻想着他將如何的打出他們的腦漿，血將如何的染到氈子和木器上，叛逆婦的腿將如何的作最後的痙攣，受臨終的痛苦……但他憤怒的心覺得這還不足以洩憤。流血，哀哭和恐怖的情況不能使他滿意。他應該想出一種比這個更可怕的復讎方法來。

他想：『有了！我要打死我自己和他，讓我的妻活着。使她受良心責備，受衆人蔑視，弄得她憔悴萬分，在人間活受罪。因為像她那種感覺靈敏的人，一定能感到比死更甚的痛苦。』

於是，他想到他自己的出殯：他，被損害的丈夫，唇上顯出微笑，躺在他的棺材裏，她面

色灰白，滿心懊悔，跟隨在棺材後面，好像 *zoo* 一樣，她看見憤怒的觀衆輕蔑的用目光齊射着她，倘有地縫可鑽，她恨不得鑽了進去。

店主打斷了他的沈思：『我看，先生，你是喜歡士密司維生式的。你要嫌太貴的話，好罷，我就減去五盧布……你要別樣的也有，還要便宜。』

法國式的小人很好看的轉過身去，又從架子上拿下一打手槍來。

『先生，這里每把只要三十盧布，像現在錢價落得這樣利害，關稅又高，這真不算貴呢。先生，我可以賭咒，要不是我會保存，現在去買，真貴極了。像現在的錢價和關稅，只有富人纔買得起手槍。差一點的只好買透耐槍或是硫磺手銃罷了。不過透耐槍不大好用。你如拿透耐槍向你妻子購準，一定要反而打傷你自己肩胛骨的。』

謝格夫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恐怕他自己要死，不能看見叛逆婦的髮傷。復讎總要能夠嘗到果子的味道，纔算甜蜜；倘若他睡在棺材裏，一點事也不曉得，又有什麼意思呢？

他沈思了。『我像這樣的做一下好不好呢？我要打死他以後我去看他出殯，以後我

再打死我自己。也許在出殯前他們要捕拿我，把我手槍拿了去……對了，我要像這樣的打死他，她仍活着，我——這時，我不自殺，讓人家捉去好了。我總有機會可以自殺的。被捕有一種益處，在第一次審問時，我可以有機智把她的醜事宣佈給大家聽。如果我先就自殺，她就要顯出她那婦人的瑣碎嘴巴，厚着臉皮，把一切的不是都派在我身上了。於是社會上也要說她有理，而向我嘲笑了……我如活着呢，那麼……」

一分鐘後他仍在想：

『是的，我如自殺，一定要受人毀謗，還要受人恥笑……再者，爲什麼我要自殺呢？那是一樣的。況且，自殺是怯懦的舉動。因此，我要打死他，讓她活着，我自己去受審判。我受審時，她要傳到法庭來做證人……她這時一定很煩惱很羞愧，她被律師問住了！於是法庭，觀衆，報界都要同情於我了。』

當他正在考慮的時候，店主還在那里搬弄手槍，覺得款待主顧是他的本分。

他獨自的說：『這個英國貨，新式的，剛剛運到。但是，我要說句老實話，先生，無論什麼

樣式的，拿來和士密司維生式的一比就遜色了。前回——我敢說你在報上見過這回事——一個官員在我們這里買了一把士密司維生去。他打死了他妻子的愛人，並且——你相信麼？——子彈穿過了他，穿過了黃銅燈，再打在鋼琴上，從鋼琴再彈回來，打死了小狗，跌傷了他的妻。報上很詳細的記着這件事，使得本店也增光不少。那官員現在已經被捕了。他自然要做犯罪人，還要做苦工。首先，我們的刑律已經老很了；其次，先生，法庭總是同情於奸夫的。爲什麼呢？先生，理由很簡單。審判官，陪審官，告發人，律師都是和別人妻子有勾搭的，俄羅斯少了一個丈夫，他們也就更舒服一點。政府如果把一切的丈夫都遣戍到撒哈林去，社會上人一定要歡喜得發狂起來。呵，先生，而今的道德淪落，真使我憤怒而且吃驚呵。愛別人的妻子在今日已經成了正例，正如吃別人的香煙，看別人的書籍一樣的平常。我們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壞——這並不是說妻子都忠心於丈夫。實是丈夫拋棄了他自己的權利，怕吃官司，怕充軍。」

店主向四圍張望了一下，低聲說：『先生，這是誰的錯呢？政府呀！』

謝格夫心想：『豬纔到撒哈林去呢——一點意思也沒有。我如果去充軍，做苦工，只是給我妻子一個機會再嫁，再欺騙第二個丈夫。她要勝利了……所以我不打死她，也不打死我自己，他呢……也不打死他，誰也不打。我要想一個更聰明，更有力的法子。我將以我的蔑視來責罰他們，後來再離婚，使她受人家誹謗。』

店主從架子上又拿下一打手槍來說：『先生，這又是一種式樣。您瞧，先生，機件多靈活呀！』

謝格夫主意打定，手槍已經於他無用了。這時店主愈來愈高興，更加拿了許多手槍放在謝格夫面前。謝格夫看他又是微笑，又是高興，拿了許多手槍出來，說了許多話，忙了一大陣，一把手槍也沒有買，實在有些難為情。

他只好喃喃的說：『很好，這樣式很好，下次我再來買……或者我派人來。』

他沒有看店主面部的表情，心想還是隨便買點東西吧，怪不好意思的。但是有什麼可買的呢？他向店中的牆上一看，想找一件不值什麼錢的東西敷衍一下。忽然他看見了

掛在門口的一個綠網。

他問：『那個……那是什麼？』

『那是捉鷓鴣的網。』

『好多錢？』

『先生，八盧布。』

『好，替我包起來……』

被損害的丈夫付了八個盧布，拿了網，走出店門，更加覺得被損害了。

頭等搭客

一個頭等搭客，剛在車站吃過飯，多喝了點酒，現在躺在天鵝絨的椅墊上，很安逸的伸開了四肢，在車廂裏假寐。沒有睡上五分鐘他就醒了，油油的眼睛看着對面的客人，對那客人假笑了一下，便搭起白來：

『我的父親每逢飯後，總喜歡農婦在他腳跟上抓癢。我也和他一樣，不過稍有不同，我每逢午飯後，總喜歡我的舌頭和腦筋略略的受點刺激。我真是個罪人，喜歡飽肚子談空話。你能够允許我和你攀談麼？』

對面的客人答道：『我很喜歡』

『吃過飯後，每一件極小極小的事，能够引得起我的腦起很大的狂瀾。好比罷，我們

現在看見車廂外欄杆旁立着兩個少年，你聽見這一個稱讚那一個的名氣大。他說：「我慶賀你，你已經是一個名人，開始要獲得聲名了。」其實像這種戲劇家，新聞家多得很，顯微鏡一打就是幾十萬。他們能否算做名人，我倒不很在意。那時我心裏所想的就是所謂「名譽」「名人」這種字應作何解釋。你的意見如何？普希金稱名譽為爛衣服上一塊好補釘；我們也和普希金一樣的懂得這個——雖然多少有點主觀——但還沒有一個人替這個字加上一個很清楚的合於於邏輯的定義……我願花費許多時間來找尋這個定義！」

『你怎麼這樣急切的想知道「名譽」的定義？』

頭等搭客想了一會，說道：「你想，如果我們知道了名譽是什麼。我們不是就知道怎樣獲取名譽了麼。不瞞先生說，早年我全身每一個細胞差不多都追逐着名譽。我幾乎想出名想瘋了。因此我飯也不一定吃，一天到晚只是讀書，著文，有時還半夜裏起來。在我自己總以為，像我這樣的才幹，公公道道的說，總應該容易得到名譽的。第一，我的職業是工

程師。畢生在俄國造過二十幾座大橋。我替三個大城開過水道；我在俄國、英國、比利時……等國都做過工。第二，我又是一個著作家，著過許多文章。第三，我親愛的先生呵，小的時候我的化學差得很。暇時我學習那種科學，發現了一種製有機酸素的方法，所以，你能在一切外國化學書上找到我的名字。我又在政界裏做事，現已升到文官的位置，我做官是很清廉的。好了，我不詳細的誇功了，我想你也聽倦了，總之一句話，我做的事，比幾個名人所做的還要多。但我年已老邁，行將就木，我的名譽，不過和那堤上奔跑着的黑狗一樣罷了！

『你又怎知道也許你有名呢？』

『呵！我們不妨試驗一下。我問你，你知道克里克洛夫麼？』

對面的客人睜起兩隻大眼睛向着天花板，想了一陣，不禁笑了起來。

他說：『不知道，委實不知道……』

『那就是我的姓。像你這樣受過教育，辦事多年的人都不知道我，可見我是的確不

出名了！實在說來，我要想得名譽，卻不會找到正當的途徑，我要想捉住名譽的尾巴，卻總走錯了路。

『要怎樣纔是正當的途徑呢？』

『鬼曉得！你以為是天才麼？才幹麼？天生的麼？先生，一點也不是！……有些人，我很熟悉的，一點本事也沒有，身分又比我卑賤得多。他們所做的事，不及我十分之一，沒有才幹，夠不上享盛名，然而怎麼樣！他們的大名卻繼續不斷的在報紙上和人的嘴上諛揚！你要是不討厭的話，我可以舉個例。幾年前我在K城造了一座橋。那地方又髒又小。要不是演劇的女子和廣告吸引了我，我早就要離開那地方了。說起來這是多年的事了：我那時極想念一個歌女，和她發生了關係。也真是怪事，許多人都捧她；我想，她也不過是——我應當怎樣說呢？——一個普通動物，和尋常一般人一樣的。她的腦筋又簡單，脾氣又壞，又愛奢華，又不聰明。』

『她會大吃大喝，會睡覺，一直要睡到下午五點——我實在想不出她還會做別的』

事。她的樣子真像個蕩婦也難怪，她本是幹這行當的；但人們卻都捧她爲戲劇家或是音樂家。我是忠信於藝術的，因此這種欺世盜名的戲劇家實在使我異常憤激。她簡直沒有一點資格配稱作戲劇家或是音樂家。她是一個既無才幹又無感覺的動物——可以說是一個可憐的動物。我到如今，還是覺得她唱得令人作嘔。她的拿手好戲，就是會把腿高高的蹺起來，蹺得異常肉麻，還有就是人家走到她更衣室裏去，她不惱怒，她時常選擇翻譯的俗歌，有歌譜在裏面的，有時還女扮男裝爲戲總之是——嘔！不說了。現在請你注意我記起來了，有一次新建築成功的橋行落成禮，有宗教儀式，演說，賀電等等。我撫摹着那可愛的創造，你知道，那時我的心幾乎要歡喜得炸裂了，想不到我竟會造得這樣的好。在這是多年的事，我也無須客氣，老實說，我的橋是個宏偉的工程！那不是橋，簡直是一幅畫，異常壯麗！來觀禮的人那個不驚歎呀？「呵，現在觀衆的眼睛要一齊射到我身上來了！我要在什麼地方藏躲呢？」唉，先生，其實那里用得着我來操心！除掉局裏的同事以外，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他們在河岸上站了一大羣，像羊一般的看着橋，卻不管橋是誰

造的。從那時起，我便恨起我們可尊敬的觀衆來——他們都該永世不得翻身好，我再講下去罷！後來觀衆忽然騷動起來，低語傳遍了人羣裏……他們臉上都顯出微笑，肩也開始移動起來。我想，「他們一定已經看見我了！」倒也差不多！我注目看時，原來是我那歌女，後面跟着一羣小流氓，正從人羣中走過。人們的眼很快的都轉向這個小隊伍去了。於是大家都低聲的說起來：「那就是某人某人……美極了！迷人極了！」後來他們中有人看見我了……據我的猜想，那是一對少年夫婦，都是愛美的戲劇家，他們看着我，彼此打了個眼風，低聲的說：「那就是她的情人！」你要是聽見這話，你歡喜不那時有一個不會趕上去看的人，戴着高帽子，滿頭的鬍子卻不剃去，拂在我的身上，身子打了一個轉，然後問我：

「你知道在岸上走的那一位姑娘是誰麼？那就是某人……她的嗓子不大好，但他卻另有好處……」

「我向那不會趕上去看的人道：『你知道這座橋是誰造的麼？』」

「那人答道：『我委實不知道。我想，總是個工程師造的罷！』」

「我又問：『那麼你們城裏的大禮拜堂是誰造的？』」

「我實在說不出。」

「以後我又問他K城裏最好的教師是誰，最好的建築師是誰，我問了許多，他所回答的照例是一個不知道。」

「我最後問：『那麼請你告訴我，那個歌女和誰住在一起？』」

「聽說是跟一個叫做什麼克里克洛夫的住在一起。」

「先生，如果你聽到這話，你高興不？我還說下去，如今很少大音樂家、大詩家、名譽都是報上捧出來的。新橋落成後的第一天，我趕忙抓起本地的新聞報，要想在那上面尋找我自己的名字。我費了許多時候將那四張報看了一遍，找來找去——呀，好極了！找着了！我便讀了起來：『昨日天氣晴朗，省長某某並屬下官員舉行新橋落成禮，觀者極形擁擠。』」

等等……最後寫的是：『我們有才華的女戲劇家某某，那城裏最美麗的姑娘，也來觀禮。』」

自然她一來，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位女明星穿了……」等等。他們也應該有一個字提到我呀！就半個字也好。這似乎算不了什麼，我卻常真的很憂傷的哭起了！

「我安慰我自己，我想那城裏的人都是蠢人，我對於他們是永遠沒有希望的，要想出名應該到文化的中心去——聖彼得堡和莫斯科。事有湊巧，前次我會送一件我的作品到聖彼得堡去競賽。揭曉的日子快到來。」

「我便離開K城到聖彼得堡去。從K城到聖彼得堡路很遠，我想旅途舒服一點，便包了一間房間——自然，我帶我的歌女同去。我們動身後，一路吃呀，喝香檳酒呀，並且——嗒——啦——啦！終於我們到了文化中心點了。我到的日子，正是揭曉的那一天。親愛的先生，我高興極了，我竟成功了，我得了頭獎。高興呀！第二天我跑到蕭夫司基街，花了七十個戈比，買了各種報紙。我趕忙跑回旅館，躺在沙發上，竭力壓制着興奮的抖顫，很快的讀下去。我翻開一種報看了一陣——沒有。又看第二種報——依舊沒有；天哪！終於在第四種報上，我發現了以下一節：「昨天的著名本國女戲劇家某某坐特別快車來聖彼得

優；我們想南邊的氣候對於我們這位美麗的朋友一定是很有益的，她那容顏……」其餘我記不得了！在那一節底下很遠，我找着了一節，是用小字印的：「競賽會的頭獎爲一工程師某某得。」如此而已，承他們的好意，把我的名字都拼錯了，他們把克里克洛夫拼成克爾克洛夫去了。所謂文化中心，唉，夠受了！還有更可氣的呢……我離開聖彼得堡，一月以後，報紙上爭着評論「我們無雙的，神品的，天才的女戲劇家。」那自然說的是我的太太，他們不稱她的姓，只是很親暱的稱她的小名，和她父親的……

「數年後我又在莫斯科住。我到那里，是因爲市長寫了一封親筆信給我，要我來辦一件工程，這件工程在莫斯科的報紙上，已經喧囂了一百多年了。在我工作期間，我在一處博物館裏講了五次公開講演。我想，這至少也該使全城轟動個三天。是不是？但是，罷了！沒有一種莫斯科的報紙論到我一個字。報上談到失火的房子，新編的歌劇，睡覺的小官，酗酒の店主——談到一切；至於我的工程，我的計畫，我的講演——嚇嚇莫斯科的人真多！我坐在電車上……人都滿了；有婦女，有軍人，有男學生，女學生，各種的動物，一對對的。

「我向鄰坐的人說話，故意說得高高的，使全電車的人都聽得見：『聽說市長請來一個工程師來辦某種工程，你知道這位工程師的名字麼？』」

「鄰坐的人搖了搖頭。其餘坐在電車上的人略看了我一眼，從他們的眼睛的表情，我彷彿聽見他們說：『不知道。』」

「我要想引起他們談論我，只得又厚着臉說：『聽說有人在某處博物館講演，講得很有興味呢。』」

「連點頭的都沒有一個。很明白的，他們都不曾聽過這講演，婦人們連有所謂博物館都不知道。親愛的先生呵，這倒不要緊，最難堪的，人們忽然跳起來爭着伏在窗上看什麼事？那是什麼事呢？」

「我那鄰坐的人用肘撞了撞我說：『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見那個黑漢，在那馬車裏麼？那就是有名的賽跑之王！』」

「賽跑之王深印在莫斯科人的腦筋裏，於是全電車的人立刻絮絮的談起他來。」

「我還能舉出許多例來，但我想那已經足夠了。就算我沒有本事，我是瞎吹牛皮，自己以為了不得，其實是一文不值；但除了我以外，我還能舉出許多和我同時的人，又有學問，又有才幹，死後卻也是無人知道。俄國的航海家，化學家，物理學家，機械學家，農業家又有幾個人知道呵！有一位貧窮的老文學家，既有才能，又極努力，跑印刷所跑了三十三年，幾乎踏破門限，花了無數「零」的紙，結果得了二十次譏刺，名聲卻沒有傳出蟻山以外。許多文學家之所以著名，大半由於曾經因決鬥而被殺，害神經病，充軍或是命運不濟。除去因這些事得名的文學家以外，你還能找出一個別的文學家麼？」

頭等搭客說到激昂處，立起身來，不自覺的雪茄煙從口裏落下來了。他很快的繼續着說：『除這些人外，我還能舉出好幾百各種的歌女、走軟索的人、小丑，他們的聲名反而個個小孩都知道。唉！』

門開了，漏進來一點風，走進來一個面目可憎的人，穿了一件印弗勞斯（蘇格蘭地名——譯者註）式樣的衣服，戴着高帽，架着藍眼鏡。這人看了看座位，皺了皺眉，又往前

去了。車廂遠遠的角裏發出膽小的低聲來：「你知道剛纔那人是誰麼？那就是M.M.，他是透拉城（俄國中部域名——譯者註）的收支員，現在被某銀行控告了。」

頭等搭客笑着道：「你看！他知道透拉城的收支員，但你如問他知不知道謝米諾斯基，恰可夫斯基，或是哲學家梭羅約夫——他一定要搖頭了……真是豬！」

三分鐘沈默的過去。

對面的客人提了提嗓子，膽小的問：「請你允許我，我也問你一下，你知道普希可夫麼？」

「普希可夫呢？普希可夫……不知道，我委實不知過。」對面的客人略有點不快，說道：「那就是我的名字……你不知道麼？我曾經在一個俄國的大學裏當過三十五年的教授……又是科學社的社員……還出了好幾種書……」

頭等搭客和對面的客人面面相覷，撲嗤一聲，不禁大家都笑了起來。

詢 問

時值中午，胡哲夫，一個又高又肥的鄉裏的紳士，光光的腦袋，凸出的眼睛，他脫去他的外套，用絲巾揩了揩眉毛，有點膽小似的跑進審判廳的辦公處。他們都正在很忙的寫着……

一個僕人端了滿盆的玻璃盃從辦公處的遠遠的休息室走來，他便問這個僕人道：『請教，詢問事情是在那里？我想問一件事，並且想得一本記事錄』

僕人用盆子指着遠遠的一扇窗子說：『那一邊，問那靠窗子坐着的人』胡哲夫咳嗽着走近窗前，綠桌子上，一點一點的好似窒扶斯一般，（這是指寫的字，的密而且多——譯者）坐着一個年輕人，頭髮分爲四叢，高了起來，鼻子長而有痣，制服也長，卻破舊了。他

正在寫字，幾乎將長鼻子貫穿到紙裏去，一隻蒼蠅正走近他的右鼻孔，他繼續的伸出他的下唇，在他鼻子底下吹，使他的臉顯出十分憂愁的樣子。

我可以請教你一件事麼？我的名字叫胡哲夫，我到這里來，想得一本三月二日的記事錄。

書記將筆浸在墨水裏，看了一看，恐怕浸多了。後來很滿意於自己，知道所取的墨水不會滴壞字紙，於是又急忙的寫下去。他的唇又伸了出來，但已無需乎吹，蒼蠅已經跑到他的耳朵上去了。

一分鐘後，胡哲夫又重複着問：『我可以請教你一件事麼？我的名字叫胡哲夫。我是一個地主……』

書記好似不會看見胡哲夫的樣子，高聲的喊：『伊凡愛勒克齊！你告訴那商人亞利科夫，他來的時候，要他在那連同警察一同告發的原告的狀況上簽字！我告訴他總有一千遍了！』

胡哲夫喃喃的說：『我是來詢問我和郭歌林公主承繼者訴訟的事。這件事很著名。我誠懇的請求你留心我這件事！』

書記依舊不會看見胡哲夫，卻在他的脣上把那隻蒼蠅捉住，注意的看了看他，又把他的放掉了。鄉裏的紳士咳嗽，還用棋盤布的手巾來打噴嚏。但這都沒有用。書記仍舊聽不見。沈默了兩分鐘。胡哲夫從他的口袋裏拿出一張一盧布的紙票，放在書記面前一本打開了的書上。書記皺了皺前額，帶着憂慮的神氣，將書引到自己身邊，便把書閱了起來。

『一個小詢問……我只想知道郭歌林公主的承繼者得些什麼地方……我可以打攪你一下麼？』

書記爲他自己的思想所吸引，豎起身子來，抓了抓肘，便跑到杯廚裏去找東西去了。一分鐘後他回到桌前，又被書吸引了去。胡哲夫又拿出一個盧布放在書上。

『我要打攪你一下，只有一分鐘……我只問一件事……』

書記依舊聽不見，又抄起東西來。

胡哲夫皺了皺眉，失望的看着這一些寫字的同事。

他一邊想，一邊嘆息：『他們寫字！他們寫字！鬼完全把他們的魂攝去了！』

他離開了桌子，走了兩步，停在室中，他的手無望的垂了下來。僕人拿着玻璃杯又從此經過，大約注意到他那臉上失望的表情，那時他一直走到他面前，低低的問他：

『你的事情問過了麼？』

『我問卻問過，他可不答我。』

僕人低聲說：『你給他三個盧布呀。』

『我已經給了他兩個哪。』

『再給他一個。』

胡哲夫跑回來，到桌子面前，又放了一個盧布在打開了的書上。

書記又將書拉到他自己面前，開始翻那書頁，立刻，很快的，彷彿是偶爾的機緣，舉目看了看胡哲夫，他的鼻子開始發光，變紅，笑着捲了起來。

他問：『呵……你來做什麼？』

『我來問一件關於我的訟事的。……我的名字叫胡哲夫。』

『可以；郭歌林的訟事，是不是很好？這件事的真情究竟怎麼樣？』

胡哲夫便把來意說了一番。

書記忽然活潑潑地有了生氣，好似被狂風捲過一陣的樣子。他給胡哲夫重要的文件，做成一本，又讓他椅子坐，都是在一會兒的事。他甚至於談到天氣，問到莊稼。胡哲夫走時，他還送到樓梯口，慇懃而且恭敬的微笑着，看起來似乎每分鐘都在紳士面前鞠躬。胡哲夫爲了某種緣故，有點不大舒服，沒有法子，只得又拿出一個盧布，獻給書記。書記仍是鞠躬微笑，拿了盧布，好似變戲法一般，一會兒就看不見了。

胡哲夫走到街上，心裏想：『哼，這種樣子的人！』說時停了一下脚步，用他的手巾來揩他的眉毛。

村舍

兩個年輕人結婚沒有多久，正在鄉間火車站的月台上走上走下。他的臂圍着伊的胸，伊的頭差不多靠在他的肩膀上，兩人都很快樂。

月亮從愁慘的濃雲裏探出頭來，眉峯緊鎖，好像在忌妒他們倆的快樂，悔恨伊自己那可厭而且非必需的聖潔。靜寂的空氣裏滿載了紫丁花和野櫻桃的香氣。遠遠的有幾聲鴉鳴。

年輕的妻細語着說：『這裏多麼美麗呵！唉，薩西呀，多麼美麗呵！一切都像是夢境。你看那輪明月多麼愛人呵！那些固體的，沈靜的電燈柱是怎樣好看呵！他們在風景畫裏特別引人注意，足以代表近代的人類和文明……風送火車聲前來，你以為美不美呢？』

『是的……但你的手怎的這樣熱……呀，你激動感情了，華芽……我們今晚的晚飯你做些什麼菜呀？』

『雞雞和沙勒（鹽醬調製的生菜——譯者註）……雞雞還不小，足夠我們倆吃的……還有鮭魚和沙丁魚，是從城裏買來的。』

『月亮好像碰了一鼻子的灰，把臉藏在雲後，人類儘量的快樂却把伊拋棄，讓伊獨自睡在山谷後孤寂的臥榻上。』

華芽說：『車來了！好極了！』

遠遠的能够看見三隻火眼。車站長跑到月台上來。信號的光在車道上到處閃爍。

薩西打着呵欠說：『我們看見火車進來了，便可回家。華芽呀，今天是我們的好日子呀！很有光彩的日子，想想不到的！』

漆黑的巨人（指火車——譯者註）無聲的沿着月台爬，漸漸停歇了下來。他們瞬間便看見睡的臉，帽子，肩膀在微光的車窗前。

他們從車中的一輛裏聽見有聲音發出：『看哪，看哪！華芽和薩西跑來接我們了！他們在那里……華芽……華芽看哪……！』

兩個小女孩從火車裏跳了出來，抱住華芽的頸子就接起吻來。他們後面跟着一個中年的高婦人，還有一個高而細長的先生，有幾撇灰鬚；他們後面還有兩個小學生，背着行李，小學生後面還有女教師，女教師後面還有老祖母。

有鬚鬚的先生和薩西握手，開始說：『親愛的孩子呀，我們來了，我們來了！勞你們久待了，真對不住得很！我想你們一定要咒罵你們的老叔叔，說是怎麼還不來呢！科亞，科司他，尼那，菲發……孩子們！快來和你們表哥薩西接吻！我們都來了，全家都在這里，只有三四天的功夫……人太多了！怕會要把主人家擠出去呢！』

兩夫婦看見老叔叔帶了這麼一大羣人來，嚇了一大跳。他的叔叔一面講，一面和他們接吻，薩西也一面在幻想他們家裏的小房子。他和華芽挪出三間房子來，枕頭和被褥都給那客人；鮭魚，沙丁魚，雛雞立刻吃得精光；表弟兄們在他們的小花園裏亂摘花朵，打翻

墨水瓶，在村子裏一天吵到晚；他的婦孺連珠不斷的談到伊自己的煩惱，以及伊的爸爸已經做了男爵的事……

薩西惡狠狠的，看着他的妻子，低聲說：

『他們就是你請來的……真討厭！』

華芽氣得臉發白，答道：『是你，是你！他們是你的親戚！他們不是我的親戚！』

伊回過頭來，又微笑着做出歡迎的樣子對伊的客人說：『請到我們小村舍去住！』

月亮又出來了。伊似乎微笑，好像在欣喜伊自己沒有親戚。薩西藏起惱怒和失望的臉色，回過頭來，勉強的說出一句欣悅的歡迎辭來：

『你們來，真歡迎極了！請到我們小村舍去住！』

悒

鬱

『我尊敬的總理先生！』一個小書記名叫雷衣丹的正在寫一封祝賀復活節信的草稿。『我祝你復活節日，身體健康，事業發達，年年此節，有增無已。你的家庭以及我……』

燈裏的油快點完了，發出一種使人不快的煙和氣味來。一隻迷路的油蟲驚慌的在桌子四處跑，挨近雷衣丹寫字的手。隔辦公室兩間房僕人巴拉門正在刷他的漂亮靴子，這已是第三次了，那僕人非常巴結，刷靴子很用力，以至於黑刷子的聲音和他自己的痰喘，交響並作，隔着幾間屋都可以聽得見。

雷衣丹遲疑的想：『我還寫什麼給他呢，那個老滑頭？』想時他的眼睛望着被煤煙薰黑的天花板。

在天花板上他看見一道黑圈——燈的影子，下面便是灰塵滿積的簷邊，再下便是牆，這牆是以前塗過髒的淺藍色的。辦公室在他看來似乎是一個孤寂的地方，他不但爲他自己感傷，也爲那油蟲感傷。

他想：『我退班時可以不在辦公室，他却要永遠在這里過油蟲生活。』這時他伸了一伸懶腰。『我難受極了，也能去看看我的靴子擦好沒有了。』

雷衣丹又伸了一伸懶腰，這纔垂着頭懶懶的踱到僕人房間。巴拉門已經擦好了他的靴子。一隻手叉着腰，一隻手拿着刷子，正站在打開的窗前聽。

他眼睛睜得很大的看着雷衣丹，低聲向他說：『鐘響了！預備了！』

雷衣丹於是也在打開的窗前豎起耳朵聽。復活節的鐘聲飄到房間裏來，帶來一陣新鮮的春意。鐘聲混和着車聲，還錯雜着隣近禮拜堂輕快的次中音的歌聲，以及高聲的大笑。

雷衣丹藉着燈光，憑窗下瞰，但見人影紛亂，在街道上奔走不暇，不禁嘆道：『人真多

呀！他們都去過復活節去了……你自然是相信的，他們一定要喝酒，還要在城中跑來跑去，看熱鬧。笑聲真多呀，談話聲真多呀！我是最不幸的一個人，整天的坐在这里，動都不能動。我也只有每年都是這樣的度着寂寞的日子了！

『唉，也沒有人強迫着你一定要在这里呀。今天本不應你坐在这里，只是總理僱你在這里的。人家都在快樂，誰叫你被人家僱了去呢？你是貪食的人呀！』

『只是撕一小片罷了！貪食有什麼好吃的——』其他只給我兩個盧布；外加一條領結……這是窮吃，不是貪食。你知道，最快樂的是赴復活節，有得吃……有得喝，有得睡……一坐在桌上，復活節的餅就擺了上來，茶也端了上來，還有迷人的小東西（指妓女一流人——譯者註）坐在你旁邊……你喝一杯酒，摸摸她的下巴，多麼有趣……；你可以表示你也是一個人物……；唉！我也只是嘴裏做出許多菜來罷了，還不是一個幻想麼？你看那個蕩婦坐在車子裏，我却在这里，好像母雞生蛋似的動也不能動。』

『衣丹先生，各人有各人的命。祈求上帝，但願你飛黃騰達，將來也有一朝坐在車子

裏的時候。」

『我麼？老弟，不像！我就是用盡平生心力，恐怕也只是個「掛名差事」。我不曾受過高等教育呀！』

『總理也沒有受過教育，但……』

『你要知道，總理在未得地位以前，花了十幾萬呢。老弟，他的儀容態度和我的大不相同。像我這種倒霉樣子，一輩子也不得發達！我姓又姓得不好，姓什麼討厭的雷總之，我是沒有希望的。我或者是安分守己，不生妄想，或者只有上吊……』

他離開了窗子，在各房間倦怠的踱着。鐘聲愈響愈高……站在窗前聽，實在無味！他聽鐘聲愈聽得清楚，車聲也愈響得利害，污牆和黑簷邊也似乎愈顯得黑暗，燈也愈顯得煙子多。

雷衣丹想：『我還是拆一天爛污，走了拉倒！』

但這實在不值得……出了辦公室，在城中瞎跑一陣，然後回到家裏，家裏比辦公室

更灰色，更悶人……就算他這天能夠過得舒舒服服的，後來又怎麼樣呢？還不是依舊跑回辦公室，看那灰色的牆，做那無聊的事，寫那諂媚的信麼……

雷衣丹靜靜的想，站在辦公室中不動。新而好的生活底要求很痛很痛的在咬他的心。他的情感衝動着，恨不得立刻跑到街上，和衆人挨肩擦背，也一嘗復活節的味道。免得鐘聲和車聲引誘人，響得討厭。他想到童年——家庭的空氣，喜悅的臉色，白衣，光明，溫暖……！他想到方纔過去的婦人坐的車子，聰明的大寫穿着的外套，秘書胸前的金鏈……他想到溫暖的牀，新的鞋子，肘前沒有破洞的制服……他想到他一切所沒有的東西。

他想：『我偷東西好麼？偷還容易，藏可難了！人家說，偷了東西的人大都逃到美洲去，天哪，誰曉得美洲是在那里呀？一個人就是做賊，也還要受教育才行呢。』

鐘聲沈靜了！他只聽見遠遠的車聲和僕人巴拉門的咳聲，他的惱怒和鬱悶愈來愈難受。辦公室的鐘聲已打十二點半了。

『我寫一封告發信好麼？羅西根這樣幹了一下，立刻就闖了起來。』

雷衣丹坐在桌上沈思。燈油愈加快乾了，發出大烟來，似乎點不得了。迷路的油蟲仍在桌子四處跑，總也不休息。

『人家常寫告發信，怎麼寫呢？我要學卜羅西根，寫上許多告發別人的話，還寫上許多討好總理的話，這並不難。我只要一寫，立刻我就鬧起來。我是笨驢，永遠不會發達的！』

雷衣丹拚命的在腦筋裏剜，要想一個跳出牢籠的方法，注視着他所打的信稿。這信是寫給一個他全生命又怕又恨的一個人，（指總理——譯者註）近十年來他要想得十八盧布的月薪，而總理依舊只給他十六盧布一月。

『鬼東西，我帶你到好地方去！』他用手掌拍的一聲，將油蟲惡毒的打了一下。油蟲也該倒霉，偏偏衝在他的眼裏。『討厭的東西！』

油蟲翻了翻身，絕望的伸了幾伸脚。雷衣丹揸着油蟲的一隻脚向燈裏一去。燈火蹙的冒了上來。

雷衣丹心裏覺得好過一點。

樊 凱

九歲的樊凱沙克夫，在鞋匠亞利開亨店裏做學徒，已經有三個月了。那一天正是聖誕節的前夜，他沒有上床去睡。他等到主人，主婦和店夥全去做禮拜，他就從主人的盥廚裏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管筆，筆頭早已生鏽了；後來，鋪了一張縮纒的紙在他面前，就寫了起來。

在他決定要寫這第一次信以前，他先偷偷的在門前張一張，在窗前望一望。這暗淡的屋裏，每邊架子上放着許多鞋模子，還放着撐鞋的東西。紙放在一張櫈子上，他跪在地上寫字。

他寫：『親愛的祖父考司但丁馬開拉克，我正給你寫一封信。我祝你在聖誕節一切

平安。我沒有父母，你就是我唯一的親人了。』

樊凱向着窗子看了看，窗上映着洋燭的流光，他好似看見他的祖父考司但丁馬開拉克，他祖父是瑟費列夫家裏的看門的。他是一個瘦小精明六十五歲的老人，時常總是笑着，有時也流眼淚。整天他睡在僕人的廚房裏或是和廚役開玩笑。晚間裹着寬大的羊皮袍子，他迷了路途，拐杖不住的敲着地響。在他後面，跟隨着兩條狗，一個叫克西但開，一個叫費恩，他叫這個名字，就因為他的身長毛黑，很像河魚一樣，他們都是垂頭喪氣的。費恩是一條很馴善很溫和的狗，待客人和他的主人一樣，但人們都不愛他。謙卑的總容易引起人的懷恨呵！偷小雞，盜火腿的本領真沒有再比他好的了。好幾次他們幾乎打斷他的後腿，兩次他被人家吊起來，每禮拜他幾乎要死，時常又復原過來。

在這個時候，一定的，樊凱的祖父一定是站在門口，避他的眼不看村莊禮拜堂裏亮紅的窗，穿着高靴踏着腳，在院子裏和人家鬥笑。他的棍子掛在腰帶上，他要抱着他自己的身體，因為天氣冷。他不時的乾咳，有時還要和一個女僕或是一個廚子說笑。

他拿出鼻烟匣來給婦人們，問道：『你們要聞聞鼻烟麼？』婦人們撮了一把，就打起噴嚏來。

老人就說不出的歡喜，高聲大笑，喊着說：

『快些將鼻涕甩開，不然就要凍着你們的鼻子了！』

他也將烟給狗聞。克西但開打了噴嚏，扭了扭鼻子，很不高興的走開了。費恩很伶俐，不來聞，只是搖尾巴。天氣很好，沒有一些風，清而寒冷；這是一個黑夜，但全村裏白的屋頂，一縷縷從煙筒裏冒出來的烟，霜飾的銀樹，雪塊，你仍能看得很清楚。天上閃耀着光明的亮星，牛乳路很白，好像是禮拜日用雪擦過的一樣。

樊凱長嘆了一聲，蘸他的筆在墨水瓶裏，繼續的寫：

『昨夜我挨了打，主人捉着我的頭髮，把我拖到院子裏，拿鞋匠用的馬踏鐙痛打我。他打我的原故只是因為我搖他那嬰孩，偶而睡熟了。在這禮拜內，主婦叫我洗青魚，我從魚尾洗起，伊就拿起青魚，把彼の嘴貼到我的臉上。夥計磨難我，差我到酒店買佛克，（俄

國一種麥酒——譯者註）叫我偷主人的黃瓜，主人一知道，手裏拿着什麼，就用什麼打我。食物這裡是沒有的；早晨吃麵包，午時吃稀飯，晚間又吃麵包了。至於茶和芽菜湯，主人和主婦自己喝，我是得不着的。他們命我睡在前房，嬰孩一哭，我就一點也不能睡，只得來搖搖籃。親愛的祖父，看天上的面子，把我帶出去，回到我們的家鄉裏罷，我實在受不住了！……我向你叩頭，永遠永遠的求着上帝，我要離開這裡，不然我就要磨難死了……」

樊凱的嘴角下垂，他用他的髒拳頭擦他的眼睛，哭了起來。

他繼續寫，『我要你不吸烟，我要爲你祈求上帝；若是我有說得不對的地方，你可以鞭打我像灰色羊一樣。你若真以爲我要找不着工作，我要求老板，爲耶穌的原故，讓我擦鞋，不然我就替代費雅來做個牧羊的。親愛的祖父，不能再忍受了，這樣做下去真的要死了……我想逃回家鄉，但我沒有靴子，我怕風雪，我長大時我要跟隨你，不讓人來害你，你死的時候，我要求上帝使你靈魂安臥，如同我對於母親皮勒苟雅一樣。』

「至於莫斯科，是一個大城，有許多貴人的房子，許多馬，沒有羊，狗是不兇惡的小孩

們不圍着戴金星的聖誕樹，不許人唱聖詩，有一次我在一家店窗上看見釣魚竿、線和鈎子，全都出賣，無論什釣鱸魚都可以，非常便利。有一個鈎子可以釣席特魚，重約一磅。還有

的店賣槍，和我主人的一樣，我相信那要值一百個盧布。肉店裏有杜鵑肉、竹雞肉，和兔子肉，但是這些是誰打來的或者是從那里來的，店裏的人都不肯說。

『親愛的祖父，當主人交給你聖誕樹的時候，拿一個金核桃藏在我的綠盒子裏。問小孩歐格意格那特要，你說這是給樊凱的。』

樊凱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又向着窗子望着。他想起他的祖父時常到森林裏去採聖誕樹，帶着他的孫子在一處，那是怎樣的快樂呵！冰凍溶解，他祖父也暖了，樊凱也暖了。在割樹以後，他祖父吸着烟管，拿了一把鼻烟，同可憐凍壞了的小樊凱鬥笑……小松樹藏在冰地裏，不動的站着。等待死期。忽然有一隻兔跳過雪堆……他祖父不禁喊了起來：

『捉住牠，捉住牠，捉住牠啊，短尾兔！』

樹砍下後，他祖父把樹拖到主人屋裏，他們就坐下點綴起來。年輕的小姐，歐格意格

那特，樊凱的好朋友，將全副精神爲這事忙着。那時小樊凱的母親皮勒苟雅仍然活着，伊是這屋裏的女僕，歐格意格那特常給樊凱糖吃，沒有事做的時候，就教他念書，寫字，計數到一百，有時還教他作四班跳舞。皮勒苟雅死時，他們將孤兒樊凱放在廚房裏和他祖父在一處，從這廚房裏他就被送到莫斯科到皮匠亞利開亨的店裏。

樊凱又繼續着寫：『親愛的祖父，快些來爲耶穌的原故，我求你帶我離開這里。可憐一個可憐的孤兒罷，因爲在這里他們打我，我非常的餓，我很憂愁還有一件不能使你知道的事，就是我終日哭泣。第二天主人就拿鞋摸打我的頭；我跌倒在地上，差一點緩不過氣來。我真不幸得很，連狗都不如……我祝愛聊那，一隻眼的鐵哥和馬夫，願他們不要有我這樣的苦命。我是你的孫子，伊凡沙克夫，親愛的祖父，一定要來接我呀！』

樊凱將紙疊成四疊，放在一個信封裏，這是前晚一個柯劈買來的。他略爲想了一想，蘸筆在墨水瓶裏，寫了以下的話在信封上：

『村莊，給我祖父。』他又搔了搔頭，想了一會，又寫：『康司但丁馬克立克。』他寫的

時候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來干涉他他心裏非常歡喜戴了帽子連羊皮袍子也忘了穿穿了短褂就跑到街上去了。昨天他問過賣雞商知道信是送到郵筒裏的從郵筒裏可以用郵車送到各地大半都是些喝醉酒的郵差送車上的鈴聲不住的鐺鐺響樊凱跑到第一個郵筒就將他寶貴的信丟在裏面。

一點鐘後爲希望所撫慰他很酣的睡熟了在他的夢裏他看見一個火爐他祖父坐在火爐旁邊搖晃着腿赤着腳向廚子念一封信費恩搖着尾巴圍着火爐走。

寒 蟬

—

在柯爾迦·伊維羅扶娜女士結婚的那天，來了許多她的朋友以及和她相識的人。她一邊向她的丈夫點頭，一邊向賓客們說：『你們看他這個樣子，不是很有點貨色麼？』好像她在那里辯護她和這樣一個平凡而且沒有特長的人結婚不是沒有理由的。

新郎名叫阿西普·司梯般克·戴莫夫，他是個醫生，論起他的地位來，不過和掛名的顧問差不多。他在兩個醫院裏做事；一個地方是當問員；一個地方是當解剖者。從早晨九點到正午，他是在一個醫院看門診；弄完了這件事，又坐電車到第二個醫院，去解剖身體。他自己工作的機會很少，一年只賺五百個盧布。如此而已。還有什麼好替他吹的呢？至於

他的妻婀爾迦·伊維羅扶娜却不同了，她的朋友沒有一個不是頂刮刮的。大家都有一點特長，爲人所知，全是很有名的；即使在現在沒有什麼大名，將來總是很有希望的。有一位是戲劇家，他很有天才，聰明而溫和，背誦劇本誰也沒有他馴熟，他教婀爾迦·伊維羅扶娜背誦，還有一位是有趣的歌劇演員，他嘆息着說伊維羅扶娜是自暴自棄——如果她肯向歌劇方面努力，一定能成功，做一個有名的歌者；還有幾位是藝術家，其中首屈一指的便是擅長人物畫，動物畫，和山水畫的油畫家雷波夫司基，面目可喜，頭髮秀美，年二十五歲，他在展覽會裏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將最後的一張畫賣了五百盧布——他教伊維羅扶娜練習圖畫，並且預言她將來是很有希望的；還有一位是音樂家，他會奏低音壞瓏，奏得非常哀婉，他很明白的說，天下的女子都不在他心裏，只有伊維羅扶娜能夠做他的朋友；還有一位是文學家，年紀很輕，但他的短篇小說，雜記和戲劇已經著名了。還有誰呢？還有還有一個魏西萊·維西里克，他是鄉間的紳士，愛美的插畫和圖案畫家，他很歡喜他本國的史詩，並且對於古代俄國的藝術也極摯愛——便以這些材料應用到紙

上瓷器上和煙盤上，創作成各種不同的大作品。在這樣的集會裏——藝術的，自由的，並且是不管一切的；除了害病，誰也不會想起醫生（那怕他是最溫和的人）；在他們看來，所謂戴莫夫簡直就不像人，不如稱作賽得羅夫或是泰羅所夫還要好些。——在這樣的集會裏，新郎似乎不在範圍之內，一點也不需要，雖說他實實在在是個身高肩闊的人。他的夜服好像是替別人做的。他的鬍鬚好像是店裏的小夥計。但這也是實實在在的，他如果是個文學家或是藝術家，這樣他鬍鬚却又像文豪左拉了。

藝術家稱讚伊維羅扶娜說，她襯起麻色的頭髮和結婚的衣服很像一株美麗的櫻桃樹，在春天盛開着嫩白的花。

伊維羅扶娜握住他的手回答道：『不敢當，你聽我說！這件事是個什麼來由！聽着聽着……戴莫夫和我父親都是同在一個醫院裏。當我父親病的時候，戴莫夫日夜在牀旁伏侍。這樣的犧牲自己！聽着，雷波夫斯基……還有你，文學家，也聽着——這是很有趣的。坐近一點！這樣的犧牲自己，這樣的忠心！我自己在晚間睡不着，便坐在我父親的牀邊，忽

然……我降服了那可憐的青年！我的戴莫夫的愛火一直燒到他頸子上，實在的，事情的遇合總是很離奇的。在我父親死後，我們有時在街上遇見他，有時也來看我，在一個天氣很好的晚間，忽然——他向我提議了……我哭了一整夜，我自己也覺得非常的愛他。現在，你們看我們已經結婚了。你們看，他不是很有點貨色麼？這種東西是強而有力的，好似獅子一般的！現在他的臉背著我們有四分之三，可惜光不大亮，不然他回過臉時便可以看見他的前額！雷波夫斯基，他的前額真好看。呵，戴莫夫，我們正在談論你呢！她又轉過臉來向她的丈夫說：『到這里來！將你誠實的手拿給雷波夫斯基握……對了，做朋友！』

戴莫夫微微的一笑，和雷波夫斯基握手，並且說：

『我很歡喜我的同學也有一個雷波夫斯基。他是你的親戚麼？』

二

伊維蘿扶娜二十二歲，戴莫夫三十一歲。結婚後他們過得很好。伊維蘿扶娜在會客

廳裏掛滿了圖畫，她自己的和她朋友的，有框的和無框的；又在披霞娜和器具的周圍，錯雜而美麗的安排着中國的小傘，畫架，華麗燦爛的帳帷，短刀，雕像，照片。在飯堂裏她又掛起鮮明色彩的石印畫，合於農人的嗜好，將鞞皮鞋和鈎鏟，放在芒鏟和曳乾草架一起，都靠着牆角，將那房間弄得大有本地風光。她又將她自己的臥室弄得像山洞一樣，用黑布遮住天花板和牆，牀頂掛一盞威尼斯燈籠，門旁放一個持戟的雕像。人人都說這一對小夫妻過得很甜蜜。

伊維蘿扶娜每天在十一點鐘起牀，彈披霞娜，如果有陽光，便畫油畫。下午一點坐車到裁縫鋪。她和戴莫夫沒有一個是有錢的，因此她穿起新衣到朋友家裏去，這樣突然變換便給了大家一個深刻的印象。舊的染色布條，不值錢的薄紗團，絲邊，毛絨布和絲都從裁縫處送回來，不是衣服，只是狂喜的夢罷了。到過了裁縫鋪，伊維蘿扶娜又坐車到女戲劇家的家裏來打聽戲劇界的消息，要廉價券；以後又到藝術家的工作室或是圖畫陳列室；最後又去找一個名人，請他過來玩，或者只是閒談一會。並且她以為是名人的人，也是

同等的看待她，還告訴她說如果她不將機會拋棄，像她這樣的天才興趣和聰明，一定能產出真正偉大的作品來。她唱歌，彈琴，繪畫，雕刻，並且演愛美的戲劇，樣樣皆精；如果讓她只做明亮的燈籠，或是將自己打扮起來，或是替人打領結，結果總是極美麗的，藝術的，並且是動人的。在與名人來往的時候，她的才華不露，並且不顯出她和任何人親熱的態度。只要有一個人有點名氣，甚至於只被人家說起，當天她就去拜訪，發生了友誼，並且請他到她家裏去玩。每一個新相識她都要專請他赴宴。她崇拜名人，很驕傲她能和他們做朋友，並且整夜的做着名人夢。她的飢渴是不會滿足的。老名人離開了並且被遺忘了，新名人便來替代了他們；對於新來的她又漸漸的熟識起來；他們再失去了魔力，她便又去找幾個。

五點鐘時她和她的丈夫在家吃飯。她的丈夫的簡單腦筋，平庸和良善，每每使她狂喜。她從她的椅子上跳起來，抱着他的頭，深深的接吻。

她喊道：『戴莫夫呀，你是一個聰明而且尊貴的人。你只有一件缺陷。你對於藝術沒

有興趣。你反對音樂和圖畫。」

他溫和的答道：「那些我不懂。畢生我只研究科學和醫藥。我沒有閒暇來研究藝術。」

「但那是不好的，戴莫夫！」

「爲什麼不好呢？你朋友不懂得科學或是醫藥，你也沒有責備過他們呀。人各有所好！我不懂山水畫和歌劇，但我的觀察以爲：如果有天才的人終身研究藝術，聰明人花了許多錢來買，那足以表明藝術是有用的。我不懂藝術，但不懂並不就是反對。」

「把你的手拿給我！讓我來親你誠實的手！」

飯後伊維羅扶娜便坐車到她朋友家去；跟着便到劇場或是音樂會。回家總在半夜。每天都是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要開個夜會。沒有紙牌，也沒有跳舞。女主人和賓客都在從事藝術。戲劇家背誦歌者唱歌，藝術家在伊維羅扶娜無數的畫冊裏速寫；女主人畫油畫，做雕刻，還唱歌。休息的時間便談論文學，戲劇和藝術。沒有請一個女子，因爲伊維羅扶娜覺得女子，

除去女戲劇家和女裁縫而外，都是討厭而可鄙的。院子裏的鈴聲一響，她驚了一下得意的說：『一定是他！』意思是說又有一個新名人來了。他們早把戴莫夫忘掉。有幾個方纔想到他。但在十一點半時餐室門忽然打開，戴莫夫顯出和悅的笑，搓手並且說：

『來，先生們，請吃飯！』

那時大家一擁進了餐室，每次都一樣的招待：一盤蠔，一節豬腿或是牛蹄，沙丁魚，牛酪餅，鹹魚卵，香蕈，麥酒，和兩玻璃瓶的酒。

伊維羅扶娜狂喜的搖她的手喊道：『我親愛的管家的！你真可佩服！朋友們，看他的前額！戴莫夫呀，抬起頭來給我們看看。看哪！他是彭加利，虎臉，表情又慈善得和鹿子一樣。我的寶貝呀！』

於是賓客們一邊吃，一邊看戴莫夫。不久他們又把他忘記，又談起戲劇，音樂和藝術來。

兩口子過得很快樂。他們的生活滑得像油一般的流過去。但在蜜月的第三個禮拜

忽有黑雲擋住。戴莫夫在醫院裏受了丹毒，他那美麗的黑髮割掉了。伊維羅扶娜坐在他旁邊苦苦的哀哭；但他病一好，她又用一塊白手巾裹住他的頭，把他當作一個阿刺伯的遊牧者來畫了。兩個都快樂。病好了三天後，又有第二件不幸的事發生。

飯時他說：『媽媽，我的運氣真壞！今天我解剖了四次，割去我兩個指頭。到現在我纔覺得。』

伊維羅扶娜大吃一驚。但戴莫夫微笑了，若無其事一般，還說這是他常有的事。

『媽媽，我被我的工作困壞了，忘記了我是在那裏了。』

伊維羅扶娜怕血毒，晚間便禱告上帝。但此後便沒有危險的事了，生活平靜而快樂，毫無驚擾的流過去。現在都快樂，此後便是春天到了——春天已經將近，喚回大地，大家歡躍，快樂無窮。四月五月和六月，在城外有一別墅，可以在那裏散步，釣魚，讀書，聽鶯。從六月到秋天，藝術家要到佛伽河去遊歷，伊維羅扶娜以藝術協會會員的資格也去赴會。她已經做了兩身極講究的棉衣。又將顏料，畫筆，畫布和新顏料板一齊放在一個畫箱裏。差

不多每天雷波夫斯基都要來看她畫油畫。當她將所畫的東西拿給他看的時候，他便將手深深的插在口袋裏，緊閉着嘴唇，咕嚕着說：『你看……你畫的雲太亮了；晚間沒有這樣大的光。前部好像被牛吃了的一樣，這里應該有點東西，你是知道的……茅屋好像是要破的樣子……那一角還要稍微暗一點纔好。但在全部看來這張畫還不壞……這是我可以稱讚的。』

他愈說得深，伊維羅扶娜愈懂得清楚。

三

在三一節的第二天飯後，戴莫夫買了一些糖果零食，坐火車到鄉間的別墅去。他已經整整的有兩個禮拜沒有看見他的妻子了，他很想和她見面。他到了那里，沒有尋着別墅，在林中迷了路，他覺得又餓又乏，不過一想到不久可以很自由的和他妻子用點心，並且能够睡一個好覺，不覺重又歡喜起來。所以他看了看他攜帶的鹹魚卵，牛酪和白魚，非

常高興。

等他找到別墅時，太陽早已落下來了。老僕人說他的女主人不在家，但她不久就要回來的。這個別墅很難看。房子非常的低，滿壁糊滿寫過字的紙，地板不但不平，還有許多洞，一共只有三間房子。一間放了一張牀，還有一間堆着許多東西，畫布呀，畫筆呀，廢紙呀，衣服和帽子呀，有放在椅子上的，有放在窗台上的，東一處西一處，亂七八糟的放着。在三間戴莫夫纔看見三個客人，兩個臉黑，而且有鬚。第三個——顯然是個演劇的——鬍子剃得很光，人很矮。

演劇者疑惑的看了戴莫夫一眼，粗聲粗氣的問道：『你找誰？』
『你找誰？』
『找伊維羅扶娜麼？』
『一等，他一會兒就回來。』

戴莫夫便坐下等。有一個黑臉，懶洋洋的看着他，倒了一杯茶給他，說道：

『請喝茶！』

戴莫夫肚子裏本是又飢又餓，但因怕壞了他的胃，便不喝茶。不久足音近了，還聽見

很熟的笑聲；門忽的開開，走進伊維羅扶娜來。她戴了一頂大帽，肩上掛了一隻籃子，在她後面，是快樂而紅頰的雷波夫斯基，手裏拿着一把大傘和一把船板上用的椅子。

伊維羅扶娜歡喜極了，滿臉春風，她叫着說：『戴莫夫，戴莫夫！』她將他的名字重複的喊，將手和頭都放在他的肩上，又說：『原來是你。你怎的不早點來？怎的？怎的？』

『媽媽，我不能早來！我老是忙着，等我工作做完，又已經趕不上火車了。』

『你來了我真歡喜。我天天晚上夢着你呀，我真愛你——幸而你來了！你是我的救主！』
『明天我要赴新的婚禮。』她笑着替她丈夫重打領結。她繼續着說：『車站上有一個年輕的電報生，名叫齊克得雅夫，正要結婚。他長得還漂亮，倒不大蠢，他的臉很能引人。他常常作「模特兒」，裝維南金人，被我們畫。我們都很歡喜他，並且答應了他去參與他的婚禮……他是個窮漢子，孤獨而且羞慚，不答應他是很對他不起的。幻想一下看……結婚是在禮拜堂後面，以後大家都到新婦房裏去……你懂得的……那樹林，那鳥歌，那草上的陽光，還有我們自己——雜色的點子在光亮的，綠的背景上……極其新鮮，十分像法

國印像派的畫風呢。但是我要穿什麼衣服呢，戴莫夫我這裡什麼都沒有的，確沒有……沒有衣服，沒有花，沒有手套……你一定要救救我。你到了，意思就是我的運氣來了。親愛的鑰匙在這裡。趕快坐火車回家，將我衣櫥裏的一件玫瑰色的衣服拿來。你知道的；那件衣服漂亮極了。在大抽屜裏——右手邊底下那一個抽屜——有兩個小匣。面上蓋的盡是破布條子，底下就有花了。將花都拿來——細心點！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挑選好的戴……還替我買雙手套！

戴莫夫說：『好，我明天就去拿來！』

伊維羅扶娜驚訝的望着他，問道：『怎麼？要等到明天麼？明天就沒有用了。第一趟車是九點鐘開，結婚的時間是十一點。不，親愛的；今晚就去！明天你如果不能回來，可以打發聽差的送來。火車快開了。不要耽擱，快去罷！』

『好！』

『我真對你不起，這樣晚還要你跑路！』說時淚流了。『我爲什麼要答應那電報生

呢真蠢，真蠢！』

戴莫夫趕忙喝了一杯茶，仍是溫和的笑着，回到車站去了。至於鹹魚卵，牛酪和白魚，都被演劇者和那兩個黑臉吃掉了。

四

是七月的靜美的月夜。伊維羅扶娜在佛伽河的船面一會兒看水，一會兒看美麗的河岸。在她身旁站着雷波夫斯基。他說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黑影，只是夢幻；那有魔力的河水，神秘的微光，浩渺的天空，灰色的河岸——都足以表示人生是虛空的，只有一種東西，高尚偉大——能使我們忘記自己，忘記死，忘記一切。過去是無價值而且討厭的，將來也是不要緊的；像這樣迷人的夜，這樣一夜的生活不久便成過去，再也不回頭來。爲什麼人還要活着呢？

伊維羅扶娜先聽着雷波夫斯基的話，以後又聽午夜の靜默，想到她得了超脫，她是

永生的。河水的青藍寶石色，她從未看過的顏色，天，黑影，以及充滿在她心裏的不負責的歡喜，全都向她低語，說她要成一個大藝術家，遠遠的，在河以外，在月夜以外，有這樣一個廣大無限的地方，那就是世界上的成功光榮，和戀愛。她定睛遙看，彷彿看見一羣人，燈光燦閃；又聽見莊嚴的音樂和歡呼的聲音；她又看見自己穿了一身白衣，圍滿了從各處賓客撒來的花。她相信現在在她身旁的，倚在船欄的，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個天才。他已經畫成許多美麗新穎，出俗超凡的油畫；只要時期成熟，他立刻便可以飛騰上達，光輝萬古——那很容易從他臉面的表情以及他和世界的關係上看出來。關於黑影，夜色和月光，他用他自己的心聲來說，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他統御自然的魔力。他很漂亮而又有天才。他的生活平靜自由，不管世界上的一切，似飛鳥般的遨遊。

伊維羅扶娜戰慄着說：『好冷的天呀！』

雷波夫斯基將她裹在他的大衣裏，悲切的說：

『我覺得我是在你的權力之下了。我是一個被廢的奴隸。今天你怎麼這樣的喜歡

呀？」

他定睛看着她，他的眼很可怕，以至她不敢望他。

他的臉靠着她的腮，氣喘不定的低語說：『我愛你得瘋了……只向我說一個字，我就可以死……我就可以拋棄藝術……』他訥訥的急切的說：『愛我，愛……』

伊維羅扶娜閉着眼說：『不要那樣說！可怕得很。戴莫夫呢？』

『誰是戴莫夫？說甚戴莫夫？我有什麼關係對於戴莫夫？只有佛伽河，月色，美景，我的愛情，我的狂喜……一點也沒有戴莫夫在……呀，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不管過去，只給我一會兒……一秒鐘！』

伊維羅扶娜的心很快的跳着。她竭力要想起她的丈夫；但她以前的生活，她的結婚，戴莫夫，就連夜會也算上，都覺得是無味的，鄙陋的，沈悶的，無需的，疎遠的……實在，誰是戴莫夫？說甚戴莫夫？她有什麼關係對於戴莫夫？他在自然中是永存的呢？他還是僅僅的夢幻呢？

她閉着眼想『他實是腦筋簡單，優遊卒歲的人，太平凡了。讓他們定我的罪罷，讓他們捕拿我罷，我要享樂一切而死，我要享樂一切而死……我們一定要嘗人生的各種滋味……上帝呵，這是怎樣的痛苦而又甜蜜呵！』

『呀，什麼？你說什麼？』藝術家口吃的說着，擁抱着她。他貪食般的吻她的手，那時她要想抽回手去。『你愛我麼？是麼？是麼？呀，怎樣的一晚呀！永生的一夜呵！』

她看見他的淚珠瑩潔，不覺低語說：『是的呀，怎樣的一晚呀！』以後她向四圍看了一眼，將臂緊緊的圍着他，用力在他唇上親吻。

有聲音送過船板：『船到京西瑪了。』

重的脚步聲在他後面送過回聲來。一個侍者從茶食間經過。

伊維羅扶娜歡喜得笑喊道：『茶房拿酒來！』

藝術家坐在長檯上，因驚異而臉灰白了。他以感恩而崇拜的表情看着伊維羅扶娜。但一會兒他閉了眼，倦着笑說：

『我倦了』

他便將頭靠在船欄上。

五

九月二日，天氣溫和，但鬱悶無風。清晨輕霧橫過佛伽河，九點鐘時漸漸落起雨來。很難希望清朗的天氣。早餐時雷波夫斯基告訴伊維羅扶娜，油畫是最無好處而且可怕的藝術，又說他不是藝術家，只有僂人纔以為他是天才。那時，他無緣無故的，拿起小刀，將他最得意的油畫都割得粉碎。早餐後，他坐在窗前看河水前進，覺得那是沒有一點生命的——沈悶，死板而且陰森。四圍都奏着悲哀的秋之進行曲。似乎岸上的綠氈，水上的寶石閃光，清朗的藍天——一切自然界的誇飾和陳設，都從佛伽河取去，關在一個箱子裏，直等春天來到。烏鴉飛過河也咒罵自然界說：『赤裸裸，赤，赤，赤！』雷波夫斯基聽見烏鴉叫，便深思他天才的枯竭和損失。他又想到全世界都是多餘的，不能獨立的，愚蠢的，他不應

該將自己緊緊的繫在那婦人身上。總之他是隱隱的在那里含着怒意。

伊維羅扶娜在隔壁牀上拉着美麗的頭髮也在那里想。她彷彿是在自己家裏，先會客廳，以後在臥室，以後又在她丈夫的書房；幻想又帶她到劇場，到裁縫鋪，到她朋友家。現在戴莫夫在做什麼事呢？他想她麼？季快到是該想到夜會了。戴莫夫呢？親愛的戴莫夫他是怎樣的仁愛，像小孩一般的痛苦在信裏求她回家呵！每月他給她七十五盧布，她寫信告訴他說她借了藝術家一百盧布，他立刻便將那一百盧布寄來。這樣和氣的好人呵！伊維羅扶娜倦於遊歷了，倦極了，很想即刻離開鄉下人，離開佛伽河，離開骯髒的破爛草房，離開無定的飄泊生涯。如果雷波夫斯基沒有答應他的兄弟藝術家在九月二十日走，他們可以立刻分手。分手是最好沒有的事！

雷波夫斯基呻吟道：『天哪，太陽還能出來麼？我沒有太陽便不能畫山水了。』

伊維羅扶娜說：『那你何不畫陰天的景色呢？你畫過一張油畫右邊有樹左邊有牛和鵝的，正是這般景色。將牠續成豈不是好？』

藝術家縮眉道：『什麼？續成那張畫？你真以為我像這樣蠢，連這一點都不知道麼？』

伊維羅扶娜嘆道：『我倒不以為你蠢，却以為你對我變了心了！』

『是的；那就對了。』

伊維羅扶娜的臉變了色；她跑到火爐前痛哭起來。

『我們只須眼淚來完成那幅畫！不要哭！我有一千個原因應該大哭，但我不哭。』

伊維羅扶娜大哭起來。『一千個原因麼？第一個是因為你討厭我了。是麼？』她漸漸的由大哭變成嗚咽。『我把實話替你說出來罷：你覺得你愛我是不名譽的。你想隱瞞，不讓別人知道，但那沒有用，他們早就知道了。』

藝術家將手蓋着自己的耳朵，懇求着說：『我只要你一件事，僅僅一件事；不要再打攪我！我不想再問你要什麼了！』

『那麼向我賭咒，你仍愛我！』

雷波夫斯基咬牙道：『痛苦極了！大約我的結果也就是投佛伽河或是神經錯亂了。』

走開些！

伊維羅扶娜哭着說：『那麼殺我！殺我！殺我！』

她又嗚咽起來，跑回自己房裏。雨點打在茅屋頂上。雷波夫斯基懷手抱首頭，在房裏踱來踱去；後來現出決定的臉色，彷彿要找尋證據的一般，戴上帽，拿起槍，便跑出茅屋外去了。

他走時，伊維羅扶娜仍在牀上嗚咽。起初她想最好是服毒，雷波夫斯基回來便可以看見她已經死了。但一會兒她又轉了一個念頭，想到會客廳和她丈夫的書房；她彷彿靜靜的坐在戴莫夫身旁，享受清福；夜間便聽故事。於是，知識，繁華，名譽的渴慕充滿了她的心。一個農婦走進茅屋，懶懶的預備火爐來做飯。有煤煙味，空氣因煙而變爲藍色。那時走進幾個藝術家，滿鞋爛泥，一臉溼雨；他們看着圖畫，自言自語的說就是天氣陰霾，佛伽河也有牠特別迷人的地方。牆上的破自鳴鐘不住的滴搭過去，半凍的蒼蠅集在爐火前營營的叫；油蟲在長櫬下啼。

雷波夫斯基在日落時回來。他用力脫下帽子在桌子一攢，臉白人倦，滿身泥濘，倒在長櫬上，閉着眼睛。

『我倦了，』他說時揉了揉眉毛，要想睜開眼來。

要想表示對他親愛，並且她的氣已平息，伊維羅扶娜走到他面前，用梳子替他梳美麗的長髮。

他吃了一驚，彷彿有冷東西接觸了他，忙說：『做什麼？』他睜開眼來，又連說：『做什麼？麼？求求你，讓我一個人在這里罷！』

他用雙手推開她，他的臉色似乎厭惡而且鬱悶。農婦戰兢兢的端給他一盤菜，伊維羅扶娜看見她將大拇指放在湯裏。凡這髒農婦的饑涎欲滴，雷波夫斯基飲湯時的狼吞虎咽，茅屋的卑陋齷齪，都使她難於忍受。她覺得氣上心頭，冷冷的說：

『我們還是暫別的好，倘成天的吵架，只是多找煩惱。我不願這樣過下去。我今天就走。』

「走，爲甚坐船去？」

「今天是禮拜四——九點半有船。」

「噢是……好罷，去。」雷波夫斯基柔和的說，將圍布當作手巾。「你在這裏也住厭了，又沒有什麼事。只有一個極自私的人守着你去……我們二十以後再會。」

伊維羅扶娜氣也平了，靜靜的打點衣服。她的臉燃燒着快樂。她自己問自己說：「還能够麼？我還能够在會客廳裏繪畫，在臥室裏睡覺並且在餐室裏用餐麼？」她的心漸漸光明起來，她對於雷波夫斯基的怒氣完全失去。

她說：「雷波夏，我將顏色和畫筆留給你，你可以隨使用……記住，我去後你不要懶惰下來，不要氣，好好的畫畫。雷波夏，你是我的孩子！」

在十點鐘時雷波夫斯基在茅屋裏和她親吻告別，她覺得他不和她在碼頭上親吻是怕別人看見說閒話。不久輪船開到，將她載回去了。

兩天半後她到了家。戴着帽子，披着大衣，心跳得氣喘，穿過會客廳走到餐室，戴莫夫

正捲起襯衫袖，穿着沒有鈕釦的背心，坐在桌前磨刀；在他面前的一塊板上放了一隻沙
姆伊維羅扶娜走進房，決計想把那件事瞞過去，覺得她很聰明而且有力，一定能够成功。
但她一看見他寬闊，仁愛，快樂的笑和他光明，喜悅的眼，立刻覺得欺負這樣一個人是卑
微而且不可能的，不可能得像誹謗偷盜和殺人一樣。她又決心當時便將一切的經過告
訴他。他和她親吻並且擁抱後，她突的跪在地下，羞得擡不起頭來。

他溫和的問：『怎麼媽媽，怎麼一回事你倦了麼？』

她仰面向着他，滿臉通紅，似乎求饒的樣子。但恐懼和羞恥又不許她說實話。

她說：『不怎麼……我只是……』

他拉起她來，使她坐在桌前，安慰她道：『好好的坐下！我們都在這里，請吃沙鳩！自然，
你餓了，可憐的小孩！』

她竭力抑下氣喘來吃沙鳩，戴莫夫狂喜並且微笑的看 ней。

六

自然，在孟冬之際，戴莫夫便看出他的妻子的不忠實來。他做出明白了的樣子。他不再直線的看她的臉了；她來時也不再露出光明的笑容了；又爲避免和她同處的寂寞起見，另將他的同事科羅司提里夫請來吃飯。科羅司提里夫頭髮很短，一臉的縐紋，鈕釦總是扣一個不扣一個的，又常歡喜摸右面鬚鬚，這在伊維羅扶娜的藝術眼光看來，實在太不像樣子。吃飯時兩個醫生說，隔膜不規則的升高，心有時也不規則的跳動，神經炎便大增，他們又談到戴莫夫解剖時的新發明，有一種病平時人家診斷爲「充血感冒」，其實是分秘腺的毒癰。當然，兩個人說的都是醫藥上的話，伊維羅扶娜只好靜靜的聽着。飯後，科羅司提里夫坐在披霞娜前，戴莫夫嘆息着對他說：

「哎，大哥！好！請你爲我奏一哀曲！」

那時他聳着肩，攤開手，科羅司提里夫彈得不成調子，用次中音唱：『請君告我，俄國』

晨民何處不叫苦！戴莫夫又嘆息起來，低下頭，手托着腮，似乎失去了知覺。

伊維羅扶娜一舉一動都極小心。她每天早晨醒來，心裏極煩躁，想起雷波夫斯基已經不愛他，幸好現在又復舊觀，一切事都成過去。但她喝咖啡時又想到雷波夫斯基將她從她丈夫那里偷了去，現在她竟一無所屬。她又想到她待雷波夫斯基總算不錯。他預備展覽一幅驚人的畫，是山水和人物的混合品，頗似波里諾夫的作風，這張畫使人人狂喜；她自己思忖，他這幅畫全靠她纔能成功。他應該感謝她，並且待她好一些，如果沒有她，他就沒有好材料來畫了。她又想起他最後會她的時候，穿了一件閃光的布衣，繫了新結，倦弱的問她：『我還好看麼？』聰明的雷波夫斯基，藍眼睛，長捲髮，自然很好看——或者可以說他似乎是好看的，並且他待她很有感情。

想了許久，商量了許久，伊維羅扶娜決定穿起衣，匆匆的坐車到雷波夫斯基的家裏來。他很高興，很得意他的佳作；他又是跳，又是裝怪樣，她拿嚴厲的話問，他總是用嬉笑的態度回答。伊維羅扶娜妒忌那幅畫，恨那幅畫，但爲了想得他歡心的原故，只好在畫前站

了五分鐘，像人們站在聖物前一般的讚嘆，溫和的說：

『呀，你從來沒有畫過這樣好的畫。你知道不，這幅畫使我大吃一驚呢。』

後來她就求他愛她，不要拋棄她，憐憫她——可憐而且薄命！她親他的手，哭，使他發誓要愛她，又大言如果沒有她，他將潦倒一生，沒有好作品問世。像這樣的將他弄惱了，她又忍著氣坐車到裁縫舖，或是找女戲劇家要免費券。

有一次她知道雷波夫斯基出去了，留下一個條子，發誓說如果他不來立刻看 ней，她就要服毒而死。他害怕起來，趕忙跑去看她，她正在那里吃飯。不管她的丈夫也在那里，他竟厚着臉皮向她說話；她也照樣的回答。他們覺得彼此鉤連着，他們是君王和仇寇；他們的怒氣隱藏着，就連寡言的科羅司提里夫也看出來了。飯後雷波夫斯基匆匆告別而去。

伊維羅扶娜問：『你到那里去？』她站在會客廳裏，狠狠的釘了他一眼。

雷波夫斯基繃了繃眉頭，眨了眨眼睛，隨便講出一個她所認識的女子的名字，故意的逗她發氣。伊維羅扶娜果真又氣又妒，跑回臥室，直挺挺的倒在牀上；更感到屈辱和羞

恥，不禁咬着枕頭，放聲的嗚咽起來。戴莫夫撇下科羅司提里夫，走到臥室裏來，心亂如麻，柔和的問：

『媽媽，不要哭得這樣利害！哭有什麼用呢？我們對於這件事要保守秘密……人家不會知道的……你自己想也知道，事情做過後是收不回來的。』

她愈想愈氣，怎樣也平止不下她那痛苦的妒忌，直想得她頭腦都痛，有了，事情做過後不是收不回來的，她趕忙洗臉搽粉，跑到女友家去。看看雷波夫斯基沒有在那里，又去找第二個，第三個……起初她覺得這樣找人很羞愧，但不一會便安若無事；她到處找尋雷波夫斯基，一個晚上幾乎將她所認識的女友家裏全都走遍；她們也全都明白她是幹什麼來的。

她向雷波夫斯基談起她的丈夫：

『這個人真豪俠，我極佩服。』

這句話她很得意，遇見藝術家是知道她和雷波夫斯基的事的，她故意加重語氣的

重複着說：

『這個人真豪俠，我極佩服。』

總之，她的生活仍和從前一樣。每逢禮拜三她仍是開夜會。演劇者背誦，油畫家作稿，音樂家奏瓊瓊璘，歌者唱歌，仍舊在十一點半以餐前室的門打開，戴莫夫微笑着說：

『來，先生們，請吃飯！』

伊維羅扶娜依舊找名人，找着後不滿足，又另找一個。她依舊回家很遲。但戴莫夫却不像以前那樣睡覺，他坐在書房裏做工。三點上牀，八點起牀。

有一次她站在穿衣鏡前打扮。正預備到劇院裏去，戴莫夫穿着夜服，繫着白結，走到臥室裏來。他仍是照樣的溫和的微笑，很欣喜的看他妻子的臉。他的臉色很溫和。

他說：『我方纔正在辯護我的論文。』他坐下捶腿。

伊維羅扶娜說：『你的論文？』

『是呀，』他笑了。他走向前看他鏡中的愛寵，但她理着美髮，總也不回過臉來。『是

呀』他又道說一次，『你懂得麼？我作過一篇病理學的論文。如此而已。』

從他臉色很容易看出來，只要伊維羅扶娜幫他快樂，祝他勝利，他立刻可以饒恕一切，並且忘記一切她所做的事。但是「論文」和「病理學」在她看來是毫無意義的，她只愁太遲了趕不上看戲，她什麼也沒有說。

戴莫夫靜靜的坐了幾分鐘，搭訕着笑了笑，就出去了。

七

這天大不吉利。

戴莫夫頭痛得利害；他沒有吃早餐，也不到醫院裏去，只是躺在他書房的睡椅上。一點鐘伊維羅扶娜到雷波夫斯基家，想拿她畫的自然之豐富給他看，問他爲甚昨天不到她家去。她對於自然之豐富並不是很看得起，只是借牠來做找尋藝術家題目罷了。

她不待通報，徑自入室。她正把套鞋脫下放在廊下時，彷彿聽得急忙的足音，和繚繞

的衣聲，她忙走進工作室，又看見棕色裙，一閃就隱到一幅大畫後去了。那婦人一定藏在那里。就是伊維羅扶娜自己，也常藏在那幅畫後面呢！雷波夫斯基慌張的伸開兩隻手，好像驚詫她的突如其來，強笑道：

『哈，我很歡喜看你。有什麼新聞麼？』

伊維羅扶娜眼裏充滿了淚。又羞又怒，恨不得立刻和那婦人開談判。她是她的競爭者，一定在畫後惡意的嘻笑她。

她顫抖着說：『我帶來一幅畫……自然之豐富。』

『什麼什麼？一幅畫？』

藝術家拿着畫，對畫看看，機械的走到別室。伊維羅扶娜服從的跟隨着。

他訥訥的說話，似乎在找韻：『自然之豐富……咕嚕……類數……政府。』

工作室裏又是一陣急忙的足音和繚繚的衣聲。她去了。伊維羅扶娜想要哭，想要打雷波夫斯基的頭；但眼淚溼透，使她看不清楚，又極羞愧，彷彿她已不是藝術家伊維羅扶

娜，只是一隻小甲蟲。

雷波夫斯基懶懶的說：『我倦了……』他看了看畫，搖頭欲睡。『好倒好，但……這是今天的畫，明天的，去年的，一月以後仍是這樣的畫……你也不覺得倦麼？我如果是你，早就不學油畫，改學音樂或是別的了……你不是圖畫家，却是音樂家。你想像不到我是怎樣的疲倦。喊聽差倒茶，好罷？』

他出去了，伊維蘿扶娜聽見他喊倒茶。爲免告別和解釋，尤其是爲防止她的哭泣起見，她趕忙跑到廊下，穿起套鞋走了。有一次她在街上微微的嘆息。她覺得從此她可以不問雷波夫斯基和油畫，就是在工作室碎心的羞辱也不會再遇見了。一切都成過去，她坐車到裁縫舖，又去找巴勒，他是昨天剛到的，從巴勒處又到樂器舖，總是想怎樣寫一封又冷又硬的信給雷波夫斯基，吐一吐氣。春夏兩季她要和她丈夫到克蘭米島上去住，從此將終身自由，開始更新生活。

回家照常很遲，來不及脫大衣，就坐在會客廳裏，預備寫信。雷波夫斯基說她不是龜

術家；她氣不過，想在信上說他的油畫也不好，一輩子是那一樣老而討厭的東西，他一受了挫折，便難成名了。她還想寫，他的成功多虧她的助力；他如不能成功，那是因為她的助力被那躲在畫後的許多曖昧女子弄癱軟了。

『媽媽！』戴莫夫在書房裏喊，沒有開門。

『什麼事？』

『媽媽，不要進來，走到門口就是。前天我在醫院發喉痧，現在……我覺得難過。快找科羅司捋里夫來。』

伊維蘿扶娜喊她丈夫和男朋友總喊姓；她不歡喜他的名字阿西普，使她想起果歌里的阿西普，但這次她竟喊道：

『阿西普，那不能！』

『找去！我病了，』戴莫夫在門後說；她聽見他走到沙發前重又躺下。『找去，』他發出粗暴的聲音來了。

伊維蘿扶娜嚇得渾身冰冷，心想：『怎樣弄起的？莫非很危險麼？』

她弄得沒有主意，拿起蠟燭，跑到自己房裏，不知怎樣做纔好，無意間在鏡子裏看見她自己。臉白得可怕，短衣長袖，在胸前有黃花，裙子的條紋是奇怪的，她覺得她自己非常可憎而且可厭。忽然她爲戴莫夫感傷起來，他待她有無限的恩情，但他的青春却沒有好。好度過，和她同居的日子極少。記起他仁愛而懇求的微笑，她就哀哭起來，趕忙抽筆寫給科羅司提里夫一封懇求的信。這時是夜間兩點。

八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伊維蘿扶娜因爲一夜未睡，頭有點沈沈的，不暇梳洗，便跑出臥室，看見一個不認識的黑鬚人，自然是醫生，從大廳經過。有一股藥味。科羅司提里夫站在戴莫夫書房外，用右手捻他左邊的髭鬚。

他惡狠狠的看着她說：『恕我不能讓你進來。我恐怕你受傳染。無論如何，也是無用。』

的了，他發狂了。」

伊維羅扶娜低聲道：「真的是喉痧麼？」

科羅司提里夫很詫異她所問的話，喃喃的說：「他真是自作自受。你知道他得喉痧的來源麼？禮拜二他替一個小孩治病，將管子伸到小孩喉裏，將小孩的喉痧吸進去了。真蠢……笨伯一個！」

她問：「危險不十分？」

『是的，他們說這是十分危險的症候。我們一定要找須來克來，我們一定……』

先來了一個矮子，紅頭髮，長鼻子，滿口猶太白；以後又來了一個長子，弓着腰，又不整潔，像煞古代教會裏當庶務的；最後來了一個年輕人，身材魁偉，鼻架眼鏡。這些醫生全來看他們的病同事。他們輪流看護，科羅司提里夫做完仍留着不走，走來走去，像影子一般。女僕一會兒替醫生們倒茶，一會兒到藥店買藥，忙得要死，弄得房間也沒有人打掃。全都靜默而且憂鬱。

伊維蘿扶娜獨自坐在房裏想這是上帝懲罰她因為她欺騙了丈夫那個沈靜的、不責備人的、神祕的人——似乎是超人的、仁愛溫和、軟弱善良——躺在沙發上獨自受苦，不出喊聲。如果他心亂時將那件事說出來，醫生們一定要猜疑，不僅僅喉痧是罪人了。他們一定要問科羅司提里夫，他是知道這件事的，一說出來就要惡狠狠的看著她，以她為主犯，而以喉痧為從犯。她不再想佛伽河的月夜，愛情的許諾，農舍的浪漫生活了；她只想到她的變心和自私，彷彿她自己從頭到腳塗滿了黏性的髒東西，怎麼樣洗也洗不掉。

她想起她對於雷波夫斯基無休止的愛，說：『我是怎樣的欺騙他呵！事情該不至於發作罷！』

四點鐘她和科羅司提里夫吃飯，他一點也吃不下，只是繃着眉，喝紅酒。她也是一點也吃不下。但她默默的禱告，向上帝發誓，只要戴莫夫復原，她將要重新愛他，做他忠心的妻子。出了一會神，看着科羅司提里夫想：『真討厭，這樣一個沈悶的人，還有這樣大的脾氣。』彷彿她背叛了丈夫，上帝要打死她。她被死之悲哀壓迫住，感到她的生命已壞，無法

補救的了。

飯後，天已晚。伊維蘿扶娜跑到會客廳，看見科羅司提里夫睡在榻上，頭枕着鑲金邊的絲枕頭。鼻息如雷。

醫生們輪流看護，感到秩序的不整齊。奇人睡在會客廳打呼，房間裏的什物亂雜無章，女主人又蓬頭散髮，——沒有一件可以發生點趣味。有一個醫生笑，但這笑也可怕。

伊維蘿扶娜第二次走進會客廳時，科羅司提里夫已經醒了。他坐起吸煙。

他慢慢的說：『他得了喉痧……在鼻穴裏……唔，他的心弱……不妙。』

伊維蘿扶娜說：『最好去找須來克。』

『他在這裏。他親眼看見喉痧進到他的鼻孔……誰是須來克？講句實話罷，須來克就沒有這樣一個人。他是須來克，我是科羅司提里夫，就是這樣！』

時間如此的長。伊維蘿扶娜和衣躺在破牀上假寐。她覺得屋頂和天花板之間裝了一塊巨鐵，只要鐵一移動，她就舒服了。以後她又想起並沒有鐵，只是她丈夫的病。

她失神般想『自然之豐富，嚙咕，比武……誰是須來克？須來克，格來克，墨來克，克來克。我的朋友們現在那里？他們也知道我們的憂愁麼？上帝呵，救……救我們！須來克，格來克……』

又是一塊鐵。時間如此的長，樓下的鐘打了無數響。門鈴時時在響。醫生來了……僕人託着盤上的空杯進來，說：

『主人，要收拾牀麼？』

她不答話，女僕便走了出去。鐘又響了——佛伽河畔兩天的夢境——又有人來了，這次似乎是生客。伊維羅扶娜驚了一下，看見科羅司提里夫走進房來。

她問：『什麼時候了？』

『大約三點鐘。』

『什麼？』

『就是那麼，我來告訴你他死了。』

他坐在她牀上哭，用袖子拭乾了眼淚。起初伊維羅扶娜昏了過去；以後醒了過來，畫了個十字。

『他死了，』他剛剛顫抖着說過，又哭了起來。『他死了，因為他犧牲了他自己。真是科學界的大損失！這個人真是難得！真有學問！他替我們開了許多道路！』他緊壓着手。『上帝呀，你找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學者，只有末日纔找得出戴莫夫呀，戴莫夫呀，你做了些什麼？上帝呀！』

他絕望的用手遮着臉，不住的搖頭。

他繼續着說，愈說愈氣：『他的道德真好！純潔可愛的靈魂——不是人，是結晶體！他爲醫學服務，更爲醫學而死。白晝像牛一般的工作，自己一個錢不花；晚間還要譯書……這些破布！』

科羅司提里夫惡狠狠的看着伊維羅扶娜，兩手拿着褥單，發狂的撕破，好像不是她犯罪，却是褥單犯罪。

『他自己一個錢不花……別人也不花他的錢。爲什麼……爲甚？』

餐室裏彷彿有沈着的聲音：『是的，一百個裏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

伊維羅扶娜記起她和戴莫夫的生活，從頭到尾，毫無遺漏。忽的明白她丈夫確是很難得的，比她一切的朋友都好。又想起她的亡父和他的同事都很重視他，方知將來他確是能成爲名人的。牆，天花板，燈，氈子，都引誘般的向她眨眼，好像說：『你把機會錯過了，錯過了！』她哭着衝出房外，經過幾個陌生人坐着的餐室，衝進她丈夫的書房。戴莫夫被褥蓋到胸部，直挺挺的躺在榻上。臉色又瘦又黃，依舊露出微笑。她摸他的胸口，他的前額，他的手。胸口還溫，前額和手都是冰冷的。他半閉的眼不看伊維羅扶娜，只看着被褥。

她大哭了。『戴莫夫呀！戴莫夫呀！』

她想在他面前認罪；一切還未失去；日子仍可快樂而且美麗的過去；他是未來的名人；從今天起她要崇拜他，她要禱告，就是自己隨便受多少苦痛也好，只要……

她哭着搖他的肩，不相信他是死了。『戴莫夫呀！戴莫夫呀！戴莫夫呀！』

但科羅司提里夫在會客廳裏向女僕說話。

『不要優問了！快到禮拜堂看守人那里去找婦人的地名。她們要洗淨屍身，裝進棺材，做一切應做的事。』

太早了

遐邇莫伏村的暮鐘響了。太陽快要和地平線接吻；顏色變成朱紅，不久即將沈沒。在謝榮的酒店裏坐着兩個本鄉的獵人。這個酒店如今已經改了名字叫做飲食店了，其實只是一所破舊的小草屋，屋頂連稻草都蓋不滿，兩扇窗污黑得不成樣子。這兩個飲客，一個名叫史倫凱，他是一個年近六旬的老人，以前曾做過木匠，還在柴弗林公爵邸裏當過聽差。也曾有一次在洋釘廠裏做過工人，只因歡喜喝酒，懶得做事，被主人趕了出來，現在他和妻子同居，妻子是以乞討度日的。他瘦而且弱，小鬍子很骯髒，說話時總帶着嘶嘶的聲音，講一句話總要把右臉癢癢般抽引幾下，同時連忙聳幾下右肩。還有一個名叫李博夫，他是一個強壯闊肩的本鄉人，什麼事也不做，永遠沈默着。現在他正坐在牆角，一大串

麵包正掛在他的頭頂上。門是朝裏開的，一重黑影覆在他的身上，以致史倫凱和酒店老板謝榮看不見他別的，只看見他補布的膝頭，他長而多肉的鼻子，和他一大蓬覆額的頭髮。這些頭髮不會被梳上去，真算幸運，不然也要纏在亂毛山裏了。謝榮是一個病容的小人，面色灰白，頸項細長，站在櫃台上，憂傷的望着麵包串，不時的輕輕咳嗽。

史倫凱抽了抽頭，向謝老板說：『你要是還有點聰明，也早該想透了。你把我那鳥槍放在你身邊，一點兒好處也沒有呀。我們却用得着牠。一個獵人沒有槍就好像聖房司沒有嘴巴一樣。你應該明白這個，不過我看你可未必懂，你到底不算聰明……喂，拿出來還我能！』

『你要曉得，你的槍是押給我的！』謝榮說話時聲音很輕，好似婦人一樣，隨時又嘆了一口氣，眼睛仍舊釘着麵包串。『你把借我的錢還我，我就還你槍。』

『我是一個盧布都沒有。謝榮，我對你發誓，天在頭上：你要是給我槍，我今天就可以和李博夫去打鳥，立刻就拿槍還你。我一定拿槍還你。要是不還，我不但在今生該倒霉，就

是在來生也該倒霉。」

李博夫低聲說：『謝榮，給他罷。』從他的聲音聽來，可知他是熱情的想得謝榮的允許。

謝榮憂愁的搖了搖頭，嘆氣說：『你要槍有什麼用呢？現在還有什麼鳥可打的呢？如今依舊是冬天，除去老鴉，什麼也沒有呀。』

『是冬天，不錯。』史倫凱說時，用手指挖了挖煙灰；『自然還早，但鷓鴣不一定。鷓鴣鳥是要看守的。你要是大意一下，坐在家裏等，牠就悄悄的飛過去了，那末你該倒霉，就只好一直等到秋天。……這是很要緊的！鷓鴣並不是老鴉。……去年牠在復活節前一星期飛來，前年却是在復活節後一星期飛來的！我說，謝榮，太爺，您把槍給我罷。您老總算修福修壽，真不曉得怎麼弄的，李博夫也把槍當來喝酒了。唉，你喝酒的時候，不覺得什麼，現在你可……唉，該死的黃湯，我頂好不要看牠！酒是撒旦的血，謝榮，把槍給我罷。』

『我不給你。』謝榮說時，黃手放在胸前，好像是在禱告的樣子。『史倫凱，你該來去

分明欠債未還清以前，押的東西是不能還你的……況且，你捉鳥又有什麼用呢？有什麼用呢？現在是四旬齋了——你又不吃葷。」

史倫凱的眼光同李博夫打了一個照會，煩惱而且嘆氣說：「我們還是空手捉鳥去罷！」

「用什麼去捉呢？你真笨極了。你不是傻子呀……李博夫傻，這是上帝苦他的，倒不去說他，你却是一個老年人呀，怎麼也跟他比呢？你現在也該料理後事了。你已經到了暮年了！」

年老的提醒使得史倫凱很感傷。他清了清喉管，繃了繃眉，便沈默了整整一分鐘。

「我說，謝榮，」他熱烈的說，這時不但右腮抽了抽，連全個的臉都抽了起來，身體也豎了起來。「上帝看着我……我說的如果不是實話，該讓天打死我。復活節後，我要把車軸賣給顧密齊，到那時我一定將欠你的一盧布加倍償還！我要不還，天就來懲罰我！我可以對天發誓，你還是把槍給我罷！」

『拿——出來』李博夫微聲說，他的呼吸很難，好像他想說許多話，但却說不出來。只得又喊了一聲『拿——出來』

謝榮嘆了一口氣，哀傷的搖了搖頭說：『不能夠。弟兄們，不要說了罷。不要讓我犯罪了。我不願把槍拿給你。不把錢還清，要拿東西，這簡直不成話。我爲什麼要給你呢？你走罷，上帝保佑你。』

史倫凱舉起袖管，揩了揩臉上的汗，更加懇切的請求起來，發誓起來。他在他胸前畫了一個十字，又喊着亡父，亡母的名字作證，但謝榮只是嘆氣，依舊目不轉睛的看着麵包串。李博夫本來是坐着不動的，終於興奮的站了起來，向老板鞠了一個一百多度的大躬，但老板依舊是漠漠然的樣子。

史倫凱這時實在忍不住了，面孔抽了抽，肩胛聳了聳，大聲說：『你這混蛋，你想吞沒老子的槍麼？你敢吞沒，你是強盜，你是惡鬼。』

他一面發誓，一面捏着拳頭，和李博夫一同出了酒店，站在路上，一步不動。

後來史倫凱看了看李博夫，哭喪着臉說：『他不肯給，這個混蛋。』

『他不肯給！』李博夫照樣的咆哮。

遠處茅舍的玻窗，簷下的鳥籠，白楊的樹梢，和禮拜堂塔尖的十字都閃着金色的光。現在他們只能看見太陽的一半，因為太陽晚間需要休息，牠正在眨眼皮，放出朱紅的光，似乎在歡樂的狂笑。史倫凱和李博夫看見樹林是一團朦朧的黑影，臥在太陽之右，離村有一里半遠，輕雲撇過澄澈的天空，他們感到今晚天氣一定很好，不會落雪。

史倫凱抽了抽臉說：『現在是時候了。空手站個一兩點鐘也好。那個該死的畜生，他不肯拿槍給我們，但願他不得……』

『空手捉鳥，現在是時候了……』李博夫雖想說得清楚一點，終於口吃得說不下去。

他們站了一會，便走出了村子，彼此一聲不響，眼睛直釘着黑漆的樹林。樹林上滿天佈着移動的黑點，白嘴鴉啞的一聲，飛回牠的巢裏去了。棕黑的耕地上積着雪，東也一堆，

西也一堆，被夕陽照着，閃耀着金光。

沈默了一會，史倫凱說：『去年這個時候，我在銳夫基河空手捉鳥，曾經捉着三隻鷓。』於是又沈默了一會。兩個人站了許久，對樹林遙望着，以後便懶懶的移動脚步，沿着泥路向前走。

史倫凱說：『現在好像鷓還不會出來，但願牠們在那里纔好。』

『郭士嘉也說鷓不在那里。』

『也許不在那里，誰敢寫包票；今年又不比去年。喝！好爛的泥！』

『我們也只得走呀。』

『自然囉——誰說不？』

『我們不妨站着看守，跑到樹林裏去看一看也許要上當。要是真個有的話，我們好告訴郭士嘉，或者尋着一桿鳥槍，明天我們好自己來。真倒霉，唉！我真碰着鬼，爲什麼要把槍押在酒店裏李博夫呀，我痛苦極了，我簡直說不出我是怎樣的痛苦！』

像這樣談着，兩個獵人走近了樹林。太陽已經落山，只剩一條紅帶從樹林後射出來，像一團火一樣。雲是東一片西一片的散在天上，誰也捉不住雲的色彩，牠們的邊緣是紅的，但牠們自己這分鐘是灰色，那分鐘是淺紫，再過一分鐘又變成深灰。

樹林裏杉樹葉極濃密，樺樹也極繁榮，使樹林變得黑漆漆地，只有靠在外面的樹枝被太陽的餘暉照在樹皮上發光，還算能得見一點天日。那里有融雪和枯葉的氣息。風睡着；一切都動。遠遠的傳來白嘴鴉靜鬧的叫聲。

史倫凱害怕似的，低聲向着李博夫說：『現在該站在銳夫基河的淺處去了。在那里捉鳥最好。』

李博夫也害怕似的看着史倫凱，瞪着眼，張開了口。

史倫凱顫抖的低聲說：『好天氣，天老爺送好春來啦……我想鷓該在那兒了……誰說不在？現在天氣這樣暖。清早晨鶴鳥四處飛，許許多多。』

史倫凱和李博夫，細心的踏過融雪的水和泥濘，一步一沾，沿着樹林邊走了兩百步

便停止了。他們的面孔都帶着驚慌的神氣，彷彿他們預期着一個可怕而非常的東西。他們立定着好似哨兵，也不說話，也不動腳，他們的手漸漸做成一種姿勢，彷彿他們是正在舉着槍，扳着撥火金……

黑影從左邊爬過來，覆蓋了大地。夜的薄暗走來了。如果你向右邊看，透過樹枝和樹幹，還能看見一點朱紅的光。這地方靜寂而且潮濕……

『鵲的聲音一點也沒有，』史倫凱低聲說，冷得他又聳了聳肩胛，寒冷的鼻孔倒抽了一口冷氣。

忽然受了自己低語的驚嚇，突然舉起手來，好像是在捉什麼的樣子，眼睛睜得大大的，嘴唇嚙啣着。忽然又是輕拍的聲音傳來。兩個獵人很要緊的彼此看了看，彼此拿眼睛說話，意思彷彿是說，沒有什麼。這是枯枝敗葉掃地的聲音。夜的黑影漸漸的伸張開來，紅光漸漸的黑暗起來，潮濕也變成不愉快的了。

兩個獵人站了許久，但他們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每一分鐘他們希望看

見鷓飛過天空，聽見如小孩咳嗽一般的急切的鳴聲，和撲翅的響聲。

史倫凱放下手來，眨了眨眼睛，高聲說：『沒有，一點聲音都沒有。鷓真的還沒有出來。』

『時候還早！』

『正是。』

兩個獵人彼此不能看清臉孔，天很快的黑了下來。

史倫凱和李博夫從一株樹後走了出來，史倫凱說：『我們不妨再等五天。時候太早

了！』

他們走回了家，在路上靜悄悄的一聲不響。

錯 誤

皮普羅夫和他的妻克里帕脆正站在門邊偷聽。在小客堂的那邊一場愛情的活劇正在很明顯地演着。演劇的是兩個人：一個是他們的女兒娜泰先伽，一個是縣立學校的教師西雀普金。

皮普羅夫忍耐的顫抖着，搓着手，低聲說：『他立起來了！喂，克里帕脆，留心點；只要他們談起情話的時候，你立刻從牆上把神像取下來，我們就立刻跑進去替他們祝福，舉行結婚儀……我們便可以捉住女婿了……拿着神像祝福是尊嚴重大的事……他逃不出我們的圈套了，就是他到法庭上去起訴也沒有用。』

在門的那邊這時正在談話：

西雀普金在他棋盤布的禱上劃了一根洋火，說：『不要說那樣的話！我不會寫過信給你！』

這個姑娘對着鏡子不住的偷看她自己，動了春心，嘻嘻的笑着：『我那樣歡喜！因為我還不會見過你的字！我立刻就可以知道了！你真是一個奇人！你是寫字的能手，你寫的字同蜘蛛一樣的細！如果你自己的字寫得不好，你又怎能教習字呢？』

『這個……那是沒有什麼的。習字這樣課程並不用我來寫字，只須管管小孩們好了。你只要用戒尺打這個小孩的頭，或者是叫那個小孩跪下就完了……此外什麼事也沒有！尼克拉莎夫（Niklassov）是一個文學家，但他的字却寫得極壞，在他的全集中有他手寫稿的插圖，你看了便能知道。』

『你不是尼克拉莎夫……』（嘆息）『我願意嫁給一個文學家。他可以寫詩贈我。』

『你如果喜歡，我可以寫詩贈你。』

『你預備寫些什麼呢？』

『戀愛——熱情——你的秀眼。你只要讀到我的詩，一定要發狂！就是鑽石，也可以引牠出眼淚！倘若我真的寫一首詩給你，你可否讓我吻你的手呢？』

『這沒有什麼！只要你歡喜，現在也可以。』

西雀普金跳了起來，做起羊一般的眼睛，去吻那有蛋湯氣息的小肥手。

『取下神像來，』皮普羅夫慌忙的這樣低聲說，驚喜得臉都白了，一面扣鈕子，一面用肘去撞他的妻，『喂，走過來！』

一點也不停留，皮普羅夫推門進去了。

他舉起兩臂，含淚的眨眼說：『孩子們，上帝祝福你們，我的孩子們。願你們生活美滿，
豐富！』

母親也走了進來，快樂的喊着：『我也祝福你們。我親愛的孩子們，願你們快樂！』她又向着西雀普金說：『你得着我唯一的寶貝了！你要愛我的女兒，好好的待她……』

西雀普金嚇得目瞪口呆。父母的襲來很勇敢，並且意想不到，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嚇軟了，心裏想：『我入了圈套了！我只好承認婚約了！我的大希望完了！這是逃不掉的了！』

他服從地低下頭來，好像說：『任你們處置罷，我被你們征服了！』

父親含着淚說下去：『祝——福你們。娜泰先伽，我的女兒，你站在他身邊。克里姆帕脆，將神像遞給我。』

但是，這時父親忽然不歡喜起來，面孔歪了歪，非常惱怒。

他惡狠狠的罵着妻說：『你這蠢東西！笨人！這是神像麼？』

『呵，願神靈永在！』

這是什麼緣故呢？寫字的能手抬起頭來一看，知道他自己已經得救；母親匆忙間從牆上取下萊士齊尼珂夫（Lazhetchnikov）這位作家的像來，錯當作神像。老皮普羅夫和他的妻站在客堂裏呆若木雞，高高的舉起照片，不知道怎樣做，也不知道怎樣說。寫字的能手趁着這個機會，一溜煙的逃走了。

活財產

一

格羅和士基擁抱着麗沙，將她那粉紅指甲的手指，一個一個的挨次狂吻，她在睡榻上，蓋着不值錢的天鵝絨。麗沙一隻腳蹺起放在別一隻腳上，交叉着手，背着頭頸，躺了下來。

格羅和士基坐在椅上，靠在她身旁，彎下腰來。他簡直爲她顛倒了。

在他眼裏看來，她被那落日的光輝映照着，那是怎樣的美麗呵！

在窗前可以看見落日的全景，金黃的顏色，輕輕的着了一點紫。

整個的會客廳，連麗沙也在內，沐浴在落日的光輝裏，這光輝並不傷眼，不久便蓋滿

了黃金……

格羅和士基太歡喜了，要想說句讚美的話都說不出來。麗沙美麗得很，幾乎要使人不信天下會有這樣美麗的人。真的，她那小貓般的臉，棕黑色的眼，高的鼻子都帶着少女美，她那稀少的頭髮黑得像烟煤一般，而且鬢曲，她那樣子很溫雅的，身材恰當，輕浮得好似電氣鱈魚一般。總之……無論如何，總覺得不大合我口味。格羅和士基是被婦女拋棄的人，他一生得戀失戀，不下數十百次，自然以為她很美了。他愛她，本來盲目的愛到處能夠找到理想的美的。

他直射着她的眼睛說：『我說，我的寶貝，我有話向你說。戀愛是不能不確定的……不確定的關係，你知道的，昨天我已經向你說過了，麗沙……我們今天要把昨天發生的問題解決一下，我們來商量一下……我們要怎樣辦呢？』

麗沙打了個呵欠，眉頭一蹙，把頭後的右臂伸了出來。

她隨着格羅和士基輕輕地重複了一句：『我們要怎樣辦呢？』

『對呀，我們要怎樣辦呢？來，商量一下，聰明的小東西……愛你，在戀愛生活中的人是不喜歡分享的。他是一個比利己更甚的人。我和你丈夫分享，實在使我受不住。我想到他也愛你，我心裏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其次，你愛我……完全的自由是戀愛主要的條件……你自由了麼？不覺得有一個人緊壓着你的靈魂，使你不得安寧麼？一個你所不愛的人，很自然的，很近情的，你恨……那是第二個理由。第三……第三是什麼呢？是……我們欺騙了他，那……是……應該的。麗沙，真理是最要緊的。我們快點把這件事解決了罷！』

『那麼，我們要怎樣辦呢？』

『你可以猜得出……我想，我們應該把我們的關係「告知」他，然後與他脫離，去過自由的生活。這兩件事越是快點做越好……例如，就是今晚……也該到結束的時候了。戀愛像做賊一般，大約你也討厭罷？』

『告知告知樊亞麼？』

『是呀！』

『不行！格羅和士基，昨天我向你說過了，那是不行的。』

『爲什麼？』

『他要煩惱的。他要吵鬧了，又要做出許多不快的事來……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麼？上帝不許的！須告訴他。怎麼想起的呵！』

格羅和士基將手攔在眉上，長長的嘆了一聲。

他說：『是的，他恐怕不僅僅是煩惱呢。我擄掠了他的快樂。他愛你麼？』

『他愛我的。很愛。』

『又是一個糾纏！簡直叫人不得該從那里下手了。還是瞞着他好，告訴他便是殺他。……仁慈點罷。但是，怎麼辦呢？』

格羅和士基沈思了。他灰白的臉愁容不展。

麗沙說：『我們永遠像現在這樣的度過去罷。倘若他願意知道我們的事，讓他自己』

去發現去。』

『但是你知道那……是罪過的，再說……事實是你已經屬於我了，沒有人配說你不屬於我而屬於任何他人！你是我的！不能讓一個人把你奪了去……我爲他憂傷——麗沙，上帝知道我是怎樣的爲他憂傷啊！看見他傷了我！但是……總之這是沒有救了。你不愛他，是不是？你同他憂愁的過活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們總要把這件事辦好！我們把這件事同他辦好，你就可以歸爲我了。你是我的妻，不是他的。隨他做他歡喜做的事罷。他總該有一點煩惱的……他不是起始的，也就不能做結束的……你願意逃麼？』

麗沙從睡榻上起身，看着格羅和士芬說：

『逃？』

『是的……到我宅第裏去……再到克里米……我們可以寫信告訴他……我們晚間就走。一點半有火車。好麼？好麼？』

麗沙抓了抓鼻梁，遲疑了一會。

她說：『很好，』說時眼淚流下來了。

一陣陣紅暈上了她的腮，她的眼睛睜大起來，淚滴下她的小貓臉……

格羅和士基慌得喊道：『怎麼麗沙，什麼事來你哭什麼？真是女孩子氣來，怎麼愛人小婦人！』

麗沙舉起手，抱着格羅和士基的頸子。一陣陣嗚咽的哭聲。

麗沙喃喃的說：『我爲他憂傷……呵，我很爲他憂傷！』

『爲誰憂傷？』

『樊——樊亞……』

『你以爲我不憂傷麼？但是怎麼好呢？我們使他受痛苦……他要不快樂，要咀咒我們……但是，我們彼此相愛，這是不是我們的過錯呢？』

格羅和士基剛剛說到末一字，趕忙推開麗沙，跳了起來，好似被刺了一針。很快的坐

在安樂椅上。麗沙也放下手，很快的——一分鐘內——坐在長椅上。

他們倆臉紅得非常，垂下眼簾，不住的咳嗽。

一個寬肩膀，高身材，年約三十的人，穿着秘書的制服，走進會客廳來。他進來時沒有人注意。他進門碰着椅子響了一下，纔使一對戀人驚覺，四圍張看。他就是丈夫。

他們四圍張看，已經遲了。

他已經看見格羅和士基的手臂抱着麗沙的腰，他已經看見麗沙抱着格羅和士基白而高貴的頸子。

麗沙和格羅和士基同時在想：『他看見我們了！』他們不知怎麼纔好，只覺得手重得擡不起來，眼睛也不敢亂動。

丈夫不禁愕然，血紅的臉變成灰白了！

一陣苦悶的，稀奇的，靈魂衝突的沈默延長了三分鐘。呀，那三分鐘呀！格羅和士基到如今還記得。

第一個打破沈默的是丈夫。他慢慢的移動，走到格羅和士基身前，無意識的歪着臉孔，好像是微笑，伸出手來給他握。格羅和士基握住發汗的軟手，遍身戰慄起來，好似拳頭捏了一把冷霧。

他含糊的說：『晚安！』

『你好？』丈夫發出一種微弱到難聽見的聲音，於是坐在格羅和士基對面，伸了伸頸後的衣領。

又是一陣苦悶的沈默……但那樣的沈默不至太愚蠢……很困難的第一步已經過去了。

現在只要兩人中的一個跑去找火柴，或是做一件類似的小事。兩人都非常想走開。他們靜靜的坐着，誰也不看誰，摸着鬍鬚，搜盡枯腸要想一個逃避可怕地位的方法。兩人都出汗。兩人都感到難堪的苦惱，兩人都充滿了嫉恨。他們都想爭鬪……但是如何爭鬪呢，又誰先出手呢？她不在這里就好了！

樊亞說：『我昨天在大會堂裏看見你。』

『是的，我在那里……跳舞會……你跳舞了麼？』

『是的……是的……同那……同年輕的綠谷芙絲妻……她跳得很疲勞……她跳得很吃力。她是個大話匣子。』(稍停)『她說話再也沒有困倦的時候。』

『是的……跳舞得很慢。我也看見了你……』

格羅和士基偶爾看了樊亞一眼……他捉住了受欺騙的丈夫的活動眼睛，不能忍受。他很快的立起身來，很快的捏住樊亞的手，握了握，拿起帽子，走到門前，覺到他自己的背。他覺得有好幾千隻眼睛釘着他的背。這種感覺正如同優伶被觀眾叱罵，走下臺來，或是年輕的豪華子弟腦後着了一下打，被警察捉了去是一樣的。

格羅和士基的脚步聲剛剛聽不見，廳堂的門響了一聲，樊亞就跳了起來，在會客廳走了兩三轉，即便緩步到他的妻面前。她那小貓臉蹙了起來，眼睛眨呀眨的，好像在等待鞭子抽她。她的丈夫走到她面前，帶着灰色的面孔，臂，頭和肩搖動，走近她衣裳旁邊，用他

的膝蓋碰她的膝蓋。

他哀哭的聲音說：『你這個不要臉的禽獸，倘若再把他引到這里來，我就要……不許他進門……我要殺你。你明白麼？——哼……沒價值的東西，你也發抖呵！淫——賤的婦人！』

樊亞抓住她的臂膀，一把一推，好像拋橡皮球一般的，把她推到窗前……

『壞東西，下賤婦人！你這無廉恥的東西！』

她撲到窗前，用手抓住了帳幔，不然便要跌了下來。

牠的丈夫眼睛閃閃發光，走到她面前，躁着腳罵道：『不許還嘴！』

她果然不還嘴，眼睛看着天花板，孩子般的哭泣，她的面部表情，彷彿一個女孩子希望受罰一般。

『你原來愛做這宗事情。呢？想跟豪華公子逃跑！好！你在聖壇前盟下的誓約呢？你的身分呢？你是良妻賢母呀。不許還嘴！』

他打她美麗而且柔嫩的肩。

『不許還嘴，你這不要臉的禽獸。我還有利害的手段要給你嘗嘗！那個痞子要是再敢來，我若看見了你——聽着——再和那下流來往，你不要想活命！我要打死你，就是到西伯利亞去充軍也不怕！我還要打死他！我決不後悔！你滾罷，我不願再見你了！』

樊亞用袖子揩眼睛和眉毛，在會客廳踱來踱去，麗沙嗚咽得更高了，聳着肩膀和她的高鼻子，撫弄着帳幔的繆子。

她的丈夫罵：『你瘋了，你愚蠢的頭腦裝滿了無意識！除了怪想沒有別的！麗沙，小女孩，這是我所不許的你！最好安分一些！我不歡喜這件事！你要是願意做豬，那麼……你去！』
做去罷，在我房裏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你的捲起行李走你的，只要……你是一個妻子，因此你該忘記這些豪華公子，腦筋裏不要存這種思念！這是蠢極了的事！不要讓這件事再發生第二次！你該保守你自己的貞操！愛你的丈夫！你已經給了你的丈夫，因此你一定要愛他。真的一個還不够麼？走開去，等……唉，苦惱呀！』

樊亞停了一會，又罵道：『走開去，我告訴你，到育兒室去！你總是哭，這是你自己的錯，你去哭去罷！真討厭！去年你跟陶際科來往，今年你又跟了這個小鬼了！上帝赦免我們……』

：『噯，你該曉得你的責任。你是妻子！你是母親！去年不快樂，今年又要不快樂了……』

樊亞長嘆了一聲，空氣裏充滿了車釐酒的氣味。他方纔喫酒回來，微微的有點醉意。

『你知道你的責任麼？你那里會知道……你一定要教過，你的母親是個遊蕩的人，你……你就會哭！好哭去罷……』

樊亞跑到妻子面前，把她握帳幔的手拿了下來。

『不要站在窗前，人家看見你哭不好……下次不要這樣了。你再這樣，會得到悲慘的結果。你以為我歡喜做傻子麼？你和禽獸在一起，是把我當作傻子了呢……來，够了，不用哭了……你是……下次……我自然……麗莎……不要哭……』

樊亞嘆息了一聲，一股酒氣，抱着麗莎。

『你年紀輕，又蠢，不懂事……我不在家……他們便來揩油。你該放聰明一點，慎重』

一點。他們要欺騙你。我就要受不了……我自然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那麼，你的死期便到了。我……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如果你欺騙了我，我的好女孩子我可以打得你半死……還要……把你推出大門外，隨你跟小滑頭跑去。」

樊亞用柔軟的大手來替叛逆婦麗沙揩眼淚。他待他二十歲的妻子好像小孩一樣。『來，够了，不用哭了……我饒恕你。只是……上帝不許再發生這樣的事！我饒恕你第五次，但我不能饒恕你第六次，上帝是聖潔的。上帝不會饒恕像你這宗事的。』

樊亞低下頭來，發光的唇吻着麗沙的前額。但這接吻不會繼續下去。廳堂的門，聚餐室的門，客室的門，會客廳的門全都大聲響了起來，格羅和士基一陣旋風般的捲進了會客廳。他面色灰白，遍身發抖。他把臂一揮，用力把他手裏值錢的帽子撕碎。他將大衣張了起來，好像掛在釘子上的一般。他滿身包裹着狂熱。樊亞看見了他，趕忙從他妻子身邊離開，靠着窗子，做出眺望的樣子，將背朝着他。格羅和士基飛到他面前來，搖着手臂，深深的呼吸，眼睛也不看人，起始顫抖着說：

『樊亞呀！我們彼此不要再演滑稽戲了！我們彼此已經欺騙得很長久了！實在夠受了我簡直受不住。你隨便怎樣都可以，我却不能！這是嫉恨和卑鄙，這是背叛！你懂得這是背叛麼？』

格羅和士基連急帶喘的說着。

『這不是我的初意。你是一個誠實人。我愛她！我愛她勝過愛世上的一切！你已經明白，但……我說這些話是我的責任！』

樊亞奇怪了：『我將怎樣向他說呢？』

『我們一定要有個結局。這齣滑稽戲不能再拉長了！這件事也該決定一下了！』

格羅和士基抽了一口氣，繼續的說：

『我沒有她就不能生活；她之於我也是一樣。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你該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的家庭生活是不會圓滿的。這個女子不是你的，所以……總之，我請求你從寬大的……人類的立腳點……來觀察這件事。樊亞！你一定知道我愛她——愛她』

甚於愛我自己，甚於愛世界上的一切，在愛裏掙扎是出乎我的權力之外的！

『她呢？』樊亞悲慘而稍帶暗譏的說。

『問她來呀，問她！她同一個她所不愛的人同居，和你同居……是痛苦的！』

『她呢？』樊亞重複的說，這時不帶暗譏了。

『她……她愛我樊亞呀，我和她彼此相愛！殺了我們罷，輕視我們罷，窘迫我們罷，你高興怎樣就怎樣罷，但我們不能再把這件事隱瞞你了。我們現在面對面的站着——你可以用人類最嚴酷的手段對待我們……你這失却幸福的人！』

樊亞臉紅得好似煮熟的螃蟹，一隻眼向麗沙一瞟。他起始眨眼睛。他的手指，他的嘴唇，和他的眼簾都痙攣起來。可憐的人呀！他哭泣的妻子的眼睛告訴他，格羅和士基是對的，這是一件嚴酷的事，倘若他……

他喃喃的說：『好！倘若你……在這些天……你時常……』

格羅和士基尖銳的高聲說：『上帝在上，我們了解你。我以為我們沒有意識，沒有感』

「錢麼？上帝在上，我知道我使你感到的是什麼苦悶了！但是我懇求你，寬容一些！我們不該受譴責，戀愛不是罪惡，無論怎樣的意志都不能反抗這戀愛……」樊亞將她給我放她和我同走！你所受的犧牲，我都可以報償。你可以取去我的生命，只要你肯給我麗沙。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來，告訴我，我可以替你做什么什麼事呢？為補償你失去的快樂，我可以使你另得一種快樂。樊亞，我能夠的，你要怎樣我就怎樣。我不能使你不快樂，這時我明白你了！」

樊亞擺了擺手，好像說：『爲了上帝的緣故，走罷！』他的眼睛漸漸潤濕起來——立刻他們要看見他像小孩一樣的哭起來。

「樊亞，我明白你，我要給你別的快樂，至今你還不會知道的快樂。你歡喜什麼？我有錢，我的父親是個有勢力的人……你要錢麼？你要多少？」

樊亞的心立刻跳了起來……他兩隻手緊緊的握着窗幔。

『五萬好不好？樊亞，我請求你……這並不是賄賂，也不是條約……我只想犧牲我

的一部分來略償你不得已的損失。十萬好不好？我願意的。十萬？

天哪！兩把重鎚開始打擊不快樂的樊亞發汗的顛顛。俄國的雪車帶着叮叮的鈴聲開始在他耳朵裏奔逐……

格羅和上基繼續的說：『承受了我的犧牲罷，我請求你！你將取去我良心的重擔：……我想求你！』

天哪！一輛綺麗的寶車，在那被五月雨打濕過的路上走，經過樊亞淚眼所眺望的窗。前馬都很好，馴善且有精神。車裏戴草帽的很多，帶着滿足的容貌，手裏拿着長釣魚竿和魚袋……一個戴白帽的學生手裏拿着一桿槍。他們坐車到鄉下去捉魚，打鳥，散步，飲茶。他們趕車到幸福地方去，那地方樊亞兒時——亦是，日炙，村執事快樂的兒子——曾經奔逐於牧場，樹林與河岸。呵，五月是如何的惡毒地引誘着呵！他們真快樂極了，脫去厚制服，坐在車子裏，飛一般的跑到鄉間，去聽鷓鴣叫。去嗅稻花香。樊亞心痛起來，一陣甜蜜的刺激使得他發抖。十萬！他長年的當着祕書，坐在辦公室裏，或是坐在破爛的小書房裏，實

在無味。因了那輛寶車，他便彷彿看見了一切他所企望的幻景呈現在他眼前……一條河，深深的，有魚；一座富麗的別墅，有高臺，大樓，風神 *Aeolus* 的豎琴和小銀鈴（他聽過德國傳說裏說起風神的豎琴）一碧無雲的天空和透明純潔的香氣，又使他迴想到兒時之困苦……飢餓，赤足，五點鐘起床，九點鐘睡；終日無所事事，不是捉魚，便是和農夫談話。倘他有了錢，兒時的困苦和生活的無聊便都可以免去了……何等的快樂呵！

「樊亞，不要苦我，十萬好不好？」

「呵……十五萬！」樊亞輕聲的說，聲音彷彿低叫的公牛。他說過後，低下頭來，很是羞愧，等待回答……

格羅和士基說：『好，我贊成樊亞，我感謝你……一分鐘……請你等一分鐘……』

格羅和士基跳了起來，戴上帽子，猶豫了一下，立即跑出會客廳。

樊亞手握著窗幔比前更緊了……他羞愧極了……在他靈魂裏有一個污穢，愚蠢的感覺，但是，從別一方面看，在他顛顛裏又集滿了光明的希望，他將成爲富人了！

麗沙對於這事並無可得的利益，疾奔出半開的門，遍身戰慄，恐怕他要到她窗前來，將她丟出去。她跑進育兒室，倒身在保姆牀上，彎腰睡下。她發寒戰好像患了寒熱病。

樊亞獨自在那里。他感到氣窒，打開了窗子。空氣吹到他臉上和頸上，是何等的芬芳呵！橫倚在寶車的椅褥上，吸着這種香氣，一定更加有趣……再遠一些，出城，村莊和消夏別墅的空氣，一定比這里更香……樊亞微微的笑，完全被香氣襲住了，使他夢想到站在別墅的露台上觀看景色。他做了好一會夢……太陽落了，他仍在那里夢想，他要想把麗沙的影像除去，但麗沙的影像偏偏要追逐到他的幻夢裏來。

格羅和士基回來了，在他耳邊低聲說：「樊亞，我帶來了！我帶來了——拿着……這一捲是四萬……這張二萬元的銀行支票你後天可以到維倫替羅去拿……這是一張兌換券……這又是一張銀行支票……其餘的三萬在一兩天……我就打發用人送來。」

格羅和士基臉紅而且激動，腿不住的抖，將許多捲鈔票和幾張銀行支票放在樊亞

面前這一堆很大，各種的顯色和花樣都有。樊亞長了這麼大，還沒有見過這樣一堆鈔票和支票。他張開肥手指，也不看格羅和士基，恨不得全身鑽到紙捲裏去……

格羅和士基把票子鋪在桌上，不停的在房裏轉，尋找他用錢買來的情婦。

樊亞抓了一把票子放在口袋裏，其餘的都放在抽屜裏，喝了半杯開水，便衝到街上去了。

他發狂一般的喊：『車子！』

那晚十一點半他坐車到了巴黎旅館門口。他很響的走上樓梯，敲格羅和士基房間的門。格羅和士基說一聲：『進來！』他打開門一看，只見格羅和士基正在那里檢點行李，麗沙坐在桌旁試戴手釧。他們一見是他，都嚇了一跳。他們以爲他反悔了，帶了錢來取麗沙的。但樊亞不是爲麗沙來的。他羞愧的穿着新衣，站在門口，做出阿諛的樣子，恭恭敬敬的鞠躬。新衣確是很講究的。人家幾乎要不認得樊亞了。他的身材本來高，除了制服外又從來不曾穿過別的衣服，現在忽然穿起好衣服來，格外顯眼。樣子又時新，料子又是法國

的新牌。鞋上的貝殼扣子閃閃的發光。他穿了新衣，很是羞愧，右手遮着錶鏈，那錶鏈是他一點鐘前花了三百盧布買來的。

他說：『我來商量一件事。我不能將米學佳也給你。』

『什麼米學佳？』格羅和士基問。

『我的兒子。』

格羅和士基和麗沙彼此面面相覷。麗沙的眼睛張大起來，腮紅了，唇發抖了……

她說：『很好。』

她想到米學佳溫暖的小搖籃。將小孩從溫暖的小搖籃移到旅館裏的冷睡椅上是一件殘忍的事，於是她允許了。

她說：『等一會我要去看一看他。』

樊亞鞠躬，走出，穿了闊氣的衣服，旋轉着值錢的手杖，下了樓梯……

他對車夫說：『回家，我明天早晨五點鐘要起身……你一定要來；如果我睡熟了，你

『要喊醒我。我要出城去。』

二

是美麗的八月之夜。太陽隱在遠山後，沈落在西方的地平線上，顯出金的背景點染着紫色。在花園裏，蔭影已散，但金光依舊在樹梢嬉弄……天氣很和暖……雨方纔落過一陣。使這新鮮，透明，芬芳的空氣格外新鮮了。

我不是在敘述聖彼得堡或是墨斯科的八月，那些地方是多霧，多雨，黑暗，陰冷的。上帝也不允許！我也不是在敘述我們北方殘酷的八月。我要求讀者隨着我的筆尖移動到克里米去，到那海岸，離費呵多沙不多遠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別墅住着我們的主人翁之一。這是一座美麗，清潔的別墅，環繞着花牀和剪過的小樹。一百步外有一座果園，寓主常在這裡散步……格羅和士基花了高價租到這所別墅，要一千盧布一年，我相信……別墅不值這個租價，但却很美……房子很高，牆很壯觀。欄杆極其玲瓏，彷彿嫩而易碎的樣

子，漆着淡藍的顏色。房裏掛着窗幔，照片，帷帳，彷彿一個迷人的，嫩弱的中國女子。

就在上面所述的這一晚，格羅和士基和麗沙正坐在這座別墅的露臺上。格羅和士基正讀着 *Noroye Vienna*，拿着一個綠色有耳的杯子在喝牛乳。一隻曲管，裏面盛着雪爾則水，（德國的一種礦水——譯者註）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格羅和士基疑心他自己患了「加答兒」肺臟病。因了醫生狄粹夫的忠告，減去了多量的葡萄，牛乳和雪爾則水。麗沙坐在一把軟和的安樂椅上，離桌稍遠。她斜憑着欄杆，手支着頤，正在眺望對過的露臺……太陽正在對過別墅的窗前嬉弄，發光的玻璃反射出閃目的光來……那邊別墅也有花園，也有樹木，旁邊可以略略看見海浪，海水深藍，煙波浩淼，時有白帆來往……這是很可愛的。格羅和士基正在讀一本沒有作家姓名的著作，每看了十幾行，他的藍眼睛總要看一看麗沙的背……他的兩眼依舊閃耀着同樣的熱情之愛……他快活到了極點，幾乎忘了他自己所疑心的「加答兒」肺臟病……麗沙知道他在看她的背影，想到米學佳燦爛的將來，她覺得很舒服，也很靜逸……

她這時無心看海，也無心看對過別墅窗上反映的閃光，最引起她注意的就是對過別墅門前一輛一輛的貨車接連不斷的拖了來。

貨車裏裝滿了傢俱和各種家用的東西。麗沙看見別墅的格子門和大玻璃門開了，人們忙着搬運傢具，吵吵鬧鬧，聲音甚是嘈雜。大圈椅，一把遮蓋黑覆盆子色天鵝絨的睡椅，廳堂的桌子，會客廳的桌子，餐室的桌子，一個大牀，一個小孩的搖籃都從玻璃門擡了進去；還有一樣東西，用布包着，也擡了進去。麗沙想，這一定是大鋼琴，她的心動了。

她許久沒有聽見鋼琴聲了，她是很喜歡彈鋼琴的。他們的別墅裏一種樂器也沒有，格羅和士基和她只是心靈中的音樂家，再沒有別的了。在鋼琴後又擡進一大堆箱子包裹，一邊擡，一邊說着：『當心，當心！』那些是穿衣鏡和磁器。又有一輛莊麗的馬車停在門口，兩匹白馬拖着車子，看來好像天鵝一樣。

『哎哎，多麼闊氣呀，』麗沙心裏想。她記起格羅和士基是不大歡喜騎馬的，只花去一百盧布，買給她一匹老馬。拿她的馬來和天鵝般的馬一比，她的馬簡直成了臭蟲了。格

羅和士基恐怕馬跑得太快，纔給麗沙買一匹蹩腳的馬的。

麗沙看見一羣人吵吵鬧鬧的在搬東西，不禁輕輕的說了：『多麼有錢呀！』

太陽隱在山後了，空氣起始失去了乾燥和清澄，傢具仍在那里搬運。後來天很黑了，格羅和士基放下書不看了，麗沙仍是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對過別墅搬運東西。

格羅和士基說：『我們點燈罷？』

他恐怕天黑喫牛乳把蒼蠅喫了進去，

『麗沙，我們點燈罷？我的安琪兒，我們要坐在黑暗地方麼？』

麗沙也不答應。她的心正注意在對過別墅那輛四輪馬車上……那匹駕馬車的牝馬多麼愛人呵。中樣身材，又不大，又好看……一個貴人戴着高禮帽坐在車子裏；一個兩三歲的小孩，顯然是男孩子，坐在貴人了膝上搖着小手……他搖着小手，高興的喊叫。

麗沙突然失聲喊叫，從座位上起來，向前一跌。

『什麼事？』格羅和士基問。

『沒有什麼……我只是……我在幻想……』

那個戴高禮帽寬肩的貴人從馬車裏跳了下來，把小孩也抱了下來，跳跳跟跟的走進到玻璃門。房門嘈雜的打開，他隱到別墅黑暗的地方去了。

兩個伶俐的僕人跑到四輪馬車的馬面前，很小心的把馬牽到門裏去。立刻對過的別墅就點起燈來，盤子，刀，叉的響聲遠遠的都可以聽得見。戴高禮帽的貴人正在喫晚飯，從盤子接連不斷的響聲，可以知道他喫的時候很長。麗沙彷彿嗅到了鷄湯和燒鴨的味兒。晚餐後不調諧的鋼琴聲從對過別墅裏吹送過來。這大約是戴高帽的貴人爲要使小孩快樂，故意讓小孩沒有節奏的彈着。

格羅和士基跑到麗沙面前，將手圍着她的腰。

他說：『奇怪的天氣！天氣真好！你覺得麼？我很歡喜，麗沙，我實在很歡喜。我太快樂了，我恐怕要樂極生悲。快樂過了頭，每每容易變成悲哀。麗沙，你知道不，無論我怎樣快樂，我總不能完全的……平靜……有一個意念總是苦惱着我……苦惱得我很利害，要除也』

除不去我日裏夜裏都不得平靜……」

「什麼意念？」

「吾愛，一個可怕的意念。我一想到你的丈夫，我就痛苦了，以前我總是沈默着不說。我恐怕擾亂了你平靜的內心，但我實在忍不住了。他在那里？他的境遇怎樣？他拿了錢去怎樣花的？可怕得很！每天晚上我看見他的臉，帶着疲勞，忍受，祈求的樣子……唉，我的安琪兒——他能不能因為受了我的錢就忘懷於你呢？他非常的愛你，是不是？」

「非常愛的！」

「是了。你看他現在一定要借酒澆愁，做了酒鬼。不然，也應……咳，我真替他憂傷！我如何的憂傷呵！你看，我們寫封信去給他，好罷？我們要安慰他……幾句，你知道的。」

格羅和士基長嘆了一聲，搖了搖頭，望安樂椅上一倒，這時他痛苦極了。他把頭放在拳頭上，好像在做遊戲。從他的臉色看來，這種遊戲是痛苦的。

麗沙說：『我要上牀去睡了。時候到了。』

麗沙跑到她自己房間，脫了衣服，鑽到被窩裏。她時常十點鐘上牀，十點鐘起牀。她是
很愛舒服的。

不一會，他就在夢神 *Morpheus* 的臂中了。整夜她做着迷離的夢……她夢到傳奇小說，天方夜譚……一切夢裏的英雄都是戴高禮帽的貴人，就是那晚使她失聲喊叫的那個貴人。

戴高禮帽的貴人把她從格羅和士基那里搶了去，他唱歌，打格羅和士基和她，在窗下鞭撻小孩，向她求愛，帶她坐在四輪馬車裏……呵，夢一般閉着眼睛睡一晚，一個人有時可以度過十年多的快樂……那晚麗沙得了許多經驗，做了許多快樂的事，就連挨打也覺得舒服。

六七點鐘時醒來，她披上衣服，略理了理頭髮，連尖頭的韃韌拖鞋都不穿，激動感情的跑到露臺上。一隻手遮着眼睛，以避陽光，一隻手還在拉着衣裳，她向對過的別墅注視。她的臉現了喜色……這不是他是誰？

在對過別墅的露臺上，有一張桌子放在玻璃門前面，一副茶具亮而發光，前面有一個銀茶缸。樊亞正坐在桌前，他手裏拿一隻銀柄的杯子，正在那裏喝茶。他喝得異常有味，嘴唇啾啾的響，聲音直達到麗沙的耳朵裏來。他穿了一件黑花櫻色長袍。許多襠子拖到地上。麗沙畢生第一次看見她丈夫穿這樣講究的長袍。

米學佳坐在他的一個膝上，不讓他喝茶。他跳上跳下的要想抓他爸爸發光的嘴唇。每啣三四口父親總要彎下身來，在他兒子頭上接吻。一隻灰色的貓，舉起尾巴，身子抵着一隻桌腳磨擦，咪咪的叫着，要想嗅東西。麗沙躲在露臺的帳幔後，眼睛釘着她以前的家裏人，她的臉發出快樂的光。

她低聲喊：『米遐！米學佳的暱稱——譯者註）米遐！米遐，你真在這里麼？可愛的！他是如何的愛樊亞呵！天哪！』

米學佳用匙替她父親攪動着茶，麗沙看見了，不禁微笑了。心裏想：『樊亞是如何的愛米遐呵！我的可愛的人們！』

麗沙的心刺住了，她的頭旋轉着快樂。她倒在圈椅上坐下來繼續看他們。

她在空中和米學佳接吻，心裏却很奇怪：「他們怎麼會來的？誰叫他們到這里來的？天哪！這一切的財富都是屬於他們的麼？那兩匹天鵝般的白馬，引進門裏去的，也是屬於樊亞的麼？」

樊亞喝完了茶跑到房裏去了。十分鐘後，他已經站在門口，麗沙很驚訝的……他七年前還是個窮光蛋，把家抄翻了，也只有二十個柯比，現在却穿得這樣闊氣。他戴了一頂寬邊草帽，穿了一雙極光亮的鞋子，着了一件極漂亮的背心……幾千個圓圈，大的小的，在他錶鏈上閃耀。他右手很嚴肅的拿着手套和手杖。

他很高貴的動着手，吩咐僕人把馬牽了出來。

他很高貴的進了四輪馬車，告訴僕人，要他們把米學佳抱來給他，把打魚的東西也拿給他。放米學佳在身邊，把左臂圍着他，拉着馬韁繩，就動身了。

米學佳喊：『走——呀！』

麗沙忘其所以，竟在他們後面搖起手巾來送別。她如果照一照鏡子，一定要驚訝她自己那又紅暈，又歡笑，同時淚濕了她的臉。她很憂愁她沒有在她快樂的孩子的身邊，爲了某種緣故不能立刻在他臉上狂吻。

爲了某種緣故……你一切微小的溫柔都失掉了！

麗沙跑到格羅和士基寢室，推着他睡熟的身子，要想喊醒他。『格里遐』（格羅和士基的暱稱——譯者註）格里遐起來，他們來了！吾愛！』

格羅和士基醒了，忙問：『誰來了？』

『我們的人……樊亞和米遐，他們來了，他們在對過別墅裏……我會窺看過，他們在喝茶……米遐也……我們的米遐長得真像天仙一般！你一看就要稱讚！天哪！』

『看誰？怎麼你……誰來了？到那裏來？』

『樊亞和米遐……我曾經窺看對過別墅，他們坐在那里喝茶。米遐現在能够自己喝茶了……昨天你沒有看見他們搬進來麼？這是他們到了！』

格羅和士基搓着前額，臉色白了。

他問：『到了你的丈夫？』

『是呀。』

『來作甚？』

『大約他到這里來住。他們不曉得我們住在這里。如果他們知道，一定要來看我們的。但他們只是喝他們的茶，並沒有注意到他們是我們的鄰居。』

『現在他在那里？你不要說瘋話！他在那里？』

『他和米遐坐在四輪馬車裏釣魚去了。你看見昨天的馬麼？那就是他們的馬……樊亞的……樊亞坐了馬車出去了。格里遐，你知道麼？我們要米遐和我們同住……好不好？他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孩子！這樣一個秀氣的孩子！』

麗沙不歇的講下去，格羅和士基沈思了。

格羅和士基痛苦的回憶着，停了一會說：『這是一個想不到的會聚。誰料到我們能

在這裏會聚呢？……既已如……也就如此好了。好像是命中註定，我想他會着我們，他一定要感到可怕的難堪。

『我們要米遐和我們同住麼？』

『是的，我們要……和他相遇是很可怕的……我要對他說些什麼話呢？我能說些什麼呢？這件事於他難堪，於我也難堪……我們還是不見面的好。要是有什麼事，一定要商量的話，讓僕人傳達好了……麗沙，我的頭痛。我的臂和腿也痛，我週身都痛。我的頭髮燒麼？』

麗沙摸了摸他的前額，果然是很熱的。

『我整夜做着惡夢……我今天起不來了。我要睡在牀上……我要喫金鷄納霜。小婦人呀，早餐吩咐僕人送到牀面前來了。』

格羅和士基喫過金鷄納霜，在牀上整整的睡了一天。他喝了一口熱水，哀哀的哭泣，換了被單和枕頭布，他還在哭泣，覺得房裏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引起他傷心的。

他幻想到他受了涼，他的身體支持不住了。麗沙時常從露臺上跑到他房裏來，繼續的把她所見的對過別墅的佈置告訴他。喫午飯時她想放上點芥粉。讀者呵，如果對過別墅不能使女主人公滿意，這將使她如何的失望呵！麗沙整天的看着對過的別墅，快樂的喘着氣。

十點鐘樊亞和米學佳打魚回來了。喫了早餐。兩點鐘用午餐，四點鐘又坐着車子出去了，白馬像閃電一般的載着他們奔馳。七點鐘許多客人來看他們——都是男客。他們在露臺上打紙牌，共有兩桌，一直打到半夜。有一個客鋼琴彈得最好。客人們喫，賭錢，說笑，極盡歡樂。樊亞高聲大笑，用力說着亞美尼亞（Armenian）古代的史事，以至於別墅四周都能聽得見。這是很快樂的，米學佳也一直坐到半夜。

麗沙想：『米遐很快樂，他不哭，他連他媽媽都不想他把我忘了！』

於是麗沙的靈魂感到深深的痛苦。她整夜的哭泣。她的小心上有了斑點，她憂傷，她懷和米學佳談話，她想和他接吻……第二天早晨起床時，淚猶未乾，頭很痛。格羅和士基

以爲她是爲他自己的病哭泣。

他向她說：『吾愛，不要哭，我今天病好了，我的胸有點痛，但沒有什麼要緊。』

他們正在喝茶，對過別墅裏食物已經擺好了。樊亞看着他的盤子，沒有看見什麼，只見一塊鵝肉，油只是往下滴。

格羅和士基斜視了樊亞一眼。說：『我很歡喜，他的生活還不錯，但願適當的環境能減去一點他的憂鬱。麗沙，躲藏一點！他們要看見你了……我現在不想和他們說話……願上帝與他同在！何必攪擾他的平靜呢？』

但午餐不能平靜的過去。正當午餐時，那格羅和士基所懼怕的「可怕的難堪」終於發生了。格羅和士基最歡喜喫的一盤鷓鴣肉剛剛放在桌子上，麗沙便心意擾亂起來，格羅和士基正拿圍巾在揩面。在對過別墅的露臺上他們看見了樊亞。他站在那里，臂倚着欄杆，逼直的注視着他們，眼睛幾乎要從腦殼裏走了出來。

格羅和士基低聲說：『進去，麗沙，進去！我說的我們要在裏邊用午餐麼？你偏不聽，你

「看，你看真……」

樊亞不住的注視，忽然喊了起來。格羅和士基看見他顯出驚訝的樣子……

樊亞喊道：『是你麼？你你也在這裏？』

格羅和士基手按着胸，彷彿說：『我的胸痛，不能喊得這樣遠。』麗沙的心裏很難過，一切東西都在她眼前旋轉起來。樊亞從露臺上跑了下來，跑過了大路，幾分鐘還不到，就已站在格羅和士基和麗沙用餐的露臺上了。可惜了鷓鴣肉！

他把大手插在口袋裏，臉緋紅的問：『你好麼？你在這裏？你也在這裏？』

『是的，我們也在這裏……』

『你怎麼到這裏來的？』

『你呢？』

『我麼？我的好友，說來話很長啦！不要客氣——請用午餐！你知道的，我一向住在……奧若爾省。我租了一所房子。一所壯麗的房子，請用午餐！我是五月底起租的，

現在我不住在那里了……那里冷得很，並且——醫生又忠告我，到克里米來住……」

格羅和士基問：「你病了麼？」

「是的……總好像……有東西咳嗽流出，在這個地方。」

說到「在這個地方」，樊亞將他張開的手從頸子上摸到胃的中部。

「你也到這里來了……是的……很有趣。你來了好久？」

「七月來的。」

「你麗沙，你好像很安適麼？」

「很安適，」麗沙答時，心痛了。

「你失去米學佳，他却把我纏壞了。噢！他同我一同來的……我要喊李接福送他到

你這里來。很有趣。好，再會！我就要走……我昨天認識特了爾，海美左夫王子，一個快樂的

人，雖然他是亞美尼亞種。今天他舉行一個球會；我們要去打球去……再會！馬車在等着

我呢……」

樊亞點了點頭，說聲再會，就跑回家去了。

格羅和士基看見他去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不快樂的人！』

麗沙問：『爲什麼他不快樂？』

『看見了你，不能稱你是他的。』

麗沙心裏想：『傻子！蠢人！』

天沒有晚，麗沙已經抱着米學佳在接吻了。起初小孩鬧着不肯，後來把他糖果喫，他也就微笑的願意了。

格羅和士基和麗沙三天沒有看見樊亞。不曉得他到什麼地方去，只有晚間在家。第四天他又在用午餐的時候來看他們。他進來，和他們倆搖手，坐在桌前。他的臉色很嚴肅的……

他說：『我有話和你說。你念念看！』他交給格羅和士基一封信。

『你念念看！高聲的念！』

格羅和士基讀如下文：

『我永不忘記，安慰我心的愛兒樊亞！你恭敬而且可愛的信收到了，你的信上說，請你年老的父親到溫和的克里米去，呼吸新鮮空氣，並且瞻覽異地景物。我一定要請假到你那裏來，但不能很長久。我的同事，紀內熙老先生是個好人，我不能讓他太寂寞了。我很歡喜，你不會忘記你的父母……你以你的感情娛悅父親，以你的禱告紀念母親，這是很好的。望你到費呵多沙去接我。費呵多沙是個什麼樣子——像那一個地方能看看這城也是很有趣的。你的教母，就是替你施洗的教母，也叫費呵多沙。你說上帝給你福祉，使你得到二十萬盧布。我很滿意。但你現在職務很小，我不贊成你不做事，就是富人也應該做事的。我為你祝福，現在直到永遠。伊拉和安渚諾夫問候你。你該給他們每人十盧布——他們境况很不好。

愛你的父親，

修道士，包特。

格羅和士基高聲的念這封信；他和麗沙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眼睛看着樊亞。

樊亞遲疑的說：『你們不明白麼？麗沙，我的意思是叫你不要讓我父親看見，好在他幾天就要走的。我已經寫信給他，說是你病了，現已往高加索醫治。如果你和他見面……你自己想想看……這是很不好的……嗎……』

麗沙說：『好，就這樣罷。』

格羅和士基心想：『這件事我們能够辦得到的。他既能犧牲，爲什麼我們不能呢？』

『請躲藏一些……他要見看你，又有麻煩了……我的父親是個很嚴厲的人。他要在七個教堂裏咒罵我。麗沙，千萬不要出門。他住不長久的。不要害怕。』

包特不讓他們久等。有一天天氣很好，樊亞跑來，神秘地低聲說：

『他來了！他現在睡覺，請你留心！』

於是麗沙幽閉在四堵牆裏了。她連院子裏也不去，露臺上也不去。她只能隱身窗幔後觀看天色。她真不幸，偏偏樊亞的父親整天都在外邊，甚至露宿在露臺上。父親包特本

是一個小教區的修道士，穿了一件櫻色的長袍，戴了一頂捲邊的高帽，慢慢的繞着別墅走，戴着老花眼鏡，希奇的注視着『異地景物』。樊亞在小鈕釦上戴着 Stanislav（勳章之一種——譯者註）跟隨着他。他平時是不愛戴勳章的，但在自己人面前總愛顯顯的。在他們的社會裏他常常戴着 Stanislav。

麗沙忍得幾乎要死。格羅和士基也受够了。他只好孤單單的獨自一個人走。他差不多哭出眼淚來，但是……只好服從他的命運。還有更壞的事情呢，樊亞每天早晨跑到他家來，將老人包特的起居注背給他們聽。他對於這些起居注也受够了。

他報告他們：『他睡得很好。昨天他發怒了，因為我沒有鹽黃瓜……他遷怒於米學佳；他打米學佳的頭。』

終於，兩星期後，父親包特末次繞着別墅，居然走了，格羅和士基頓時心裏輕鬆許多。他高興得很，滿意得很。於是麗沙和格羅和士基又回到原來的愉快生活了。格羅和士基重又祝福他的命運。但他不能時常這樣的快樂。一個比父親包特還要壞的事情臨到了。

樊亞每天跑來看他們。樊亞，說明白點，是個頭等人物，也是個可怕的人。他在午餐時來和他們一同用午餐，一坐就是半天。那還不要緊。他們還要在用午餐時啣伏加酒，這是格羅和士基頂討厭的。他要喝五杯酒，用午餐時談話談個不歇。那也還不要緊……他還要一直坐到夜間兩點，不讓他們睡覺，更壞的，他不應該說話的時候，也要說話。到了晚間兩點，他喝伏加酒和香檳酒喝得太多了，他便抱着米學佳在臂膀裏，當着格羅和士基和麗沙的面，哭着向米學佳說：

『米遐，我兒，我是誰？……是一個痞子。我把你母親賣了，把她賣了十五萬，上帝呵，請你懲罰我吧！米遐，乳臭的小豬，你母親在那里？失了！走了！賣去當奴隸了。我真是個痞子呀。』

這些眼淚和這些話打進格羅和士基靈魂的深處。格羅和士基要膽怯的看著麗沙灰白的臉，絞着雙手。

他要膽怯的說：『樊亞，去睡罷。』

『我就走……米學佳來……上帝來審判我們……我一想到我的妻做了奴隸，我就睡不熟……但這不是格羅和士基的錯……貨是我的，錢是他的……拿錢換貨，一點也不錯。』

白天樊亞也不能安穩的讓格羅和士基過日子。格羅和士基所非常恐怖的，就是他在麗沙身邊。他同她去釣魚，講故事給她聽，偕着她散步，有時格羅和士基有病，還同她坐着車子出去玩，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整夜的不回來！

格羅和士基咬着唇想：『這是暴虐的，不人道的。』

格羅和士基歡喜繼續不斷的和麗沙接吻，他沒有那些蜜一般的吻簡直不能生活，當着樊亞的面接吻實在難為情。這真是苦惱。苦命的人兒感到被棄了。但不久命運又憐憫他。樊亞忽然一個禮拜沒有回來。客人約了他同到一個地方去了……米學佳也帶去了。

有一個晴明的早晨，格羅和士基散步回家，一臉的喜色。

他搓着手向麗沙說：『他來了。我好歡喜，他來了！哈——哈——哈！』

『你爲什麼笑？』

『他帶了好幾個女人來。』

『什麼女人？』

『我不知道……他有了女人是一件好事……一件頂頂好的事，真的……他依舊像個少年人的樣子。到這里來！你看！』

格羅和士基引麗沙到露臺上，指着對面的別墅。他們都大笑起來。這是很好玩的。樊亞站在對過別墅的露臺上微笑。兩個黑髮的女子和米學佳站在露臺下面。女子們正在歡笑，高聲的說着法國語。

格羅和士基說：『法國女子。在我們這邊的那個長得還不錯。輕佻的女郎，但那不要緊。輕佻的也有好的……但她們實在走得太遠了。（下句倘說出來，應該是一「恐怕有點靠不住」——譯者註）』

有趣的是，樊亞在露臺上俯下身來，伸着長臂，圍着一個法國女子的肩，將她舉在空中，放在露臺上，嘻嘻的笑個不住。把兩個女子都舉上去了以後，又把米學佳也舉了上來。女子上去以後，又跑下來，這樣繼續的做。

格羅和士基看到這種情景，低聲說：『好力氣，嚇！』這種工作繼續了六次。這兩個女子很可愛，將她們的衣服吹起，她們也不以為意。當女子們到了露臺，把腿蹺到欄杆上的時候，格羅和士基羞愧的放下了眼簾。但麗沙只是望着笑她的意思怎樣呢？她以為這並不是男子自己的行為不正，實在是女子們不好。

晚間樊亞跑來，煩惱的說，他現在要管家務了。

他說：『你一定要以為她們是誰是誰。她們實在是法國人。她們尖聲的喊叫，喝酒……我們全都知道。法國人生來就是這樣的，簡直不可救藥……王子』樊亞又說：『差不多無代價的給了我……他說：「帶去，帶去……」將來我一定要把你介紹給王子。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不停的寫，寫……你知道她們的名字麼？一個叫芬麗，一個叫衣撒白勒……』

……卽此便是歐洲，哈——哈——哈……西方再會！

樊亞平靜無事的別了格羅和士基與麗沙，又去忠心報効他的女子們去了。整天談笑聲和杯盤聲從對過別墅裏發了出來……電燈一直燃到深夜不熄。格羅和士基又幸福起來……終於在長期的煩惱後，他又感到快樂和平靜了。樊亞有兩個女子，還不及他有一個女子的快樂。但是可嘆，命運真沒有良心。命運彷彿同格羅和士基，麗沙，樊亞，米學佳開玩笑……格羅和士基又失去平靜了。

十天以後，有一天早晨，他醒得很遲，跑到露臺上一看，把他嚇了一跳，非常憤怒。在對過別墅的露臺下站着法國女子，在她們中間的是麗沙。她一面談話，一面時時看着自己的別墅，好像在看那個暴君醒了沒有。（格羅和士基看見這種情形，自己這樣解釋。）樊亞站在露臺上，把袖子捲了起來，舉衣撒白勒到空中，以後是芬麗，以後是麗沙。他舉起麗沙的時候，格羅和士基覺得她是在擁抱她……麗沙也蹺起一隻腿上了欄杆……唉，這些女子全是女面獅身的斯芬克斯，全都是的！

麗沙從她丈夫的別墅裏回家，跼着脚尖走進寢室，彷彿沒有這麼一回事的一樣。格羅和士基面色灰白，帶點消耗熱症的紅暈躺在那里，彷彿一個人快斷氣的一般。

看見麗沙，他就從床上跳了起來，在寢室裏踱來踱去。

他高聲的數說道：『你歡喜這樣做，是不是好呀！多謝你呀！太太，這是叛逆！這是不道德！讓我來告訴你！』

麗沙面色灰白，自然哭出了眼淚。女子們覺得這件事是對的，又是罵又是眼淚；倘若良心上覺得是錯的，那就只有眼淚，沒有罵。

『跟這些壞種在一起這……這……這……是比一切非禮的行爲還要壞的！你知道她們是些什麼人？她們是秘密女子！下流貨！你是一個尊貴的婦人，怎麼也跟她們在一起，況且他……他……他要什麼？他還想要什麼？我真不懂！我已經給了他我的一半財產了——我給他很多錢！這事你也知道的！我自己所沒有的也給了他……我幾乎一切都給了他……而他！你親熱的稱呼他，我也算了。他阻止了我和你散步接吻的機會，我也算

了……一切我都可干休，惟有這件事不得干休……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不是他走，便是我走！我不能再像這樣並立的生活下去！你自己能夠明白……不是他便是我……夠了……杯邊已經滿了。我已經忍受了許久了。我立刻去和他講話——這一分鐘總之，他是什麼東西？他配在誰面前擺架子？哼！不配……他不要把自己太看高了……」

格羅和士基說了許多帶刺的利害話，但並不「立刻去」；他膽小而且忸怩……三天以後他纔到樊亞那里去。

他走到樊亞的房裏，嚇得口都合不攏來。他想不到樊亞會有這樣闊氣！天鵝絨的帳幔，極貴的椅子……地氈也極講究，使人踏上去都要感到慚愧。格羅和士基看見過許多同時代的富人，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富人……他看見這些東西，感到混亂的煩惱，不知怎的，他走進會客廳，會得震恐起來——盤子四散在鋼琴上，還剩了些麵包屑，一個杯子放在一把椅子上，桌子底下有一隻籃子，裏面有一塊破布……果殼散堆在窗子上。格羅和士基走進時，看見樊亞不像平時修飾得整齊……面孔紅紅的，頭髮也沒有梳，穿

着便服，自言自語，在房裏踱來踱去，顯而易見很是激動感情的米學佳坐在會客廳的睡椅上，哭得刺耳。使空氣也震動着哭聲。

樊亞看見格羅和士基進來，便說：『格羅和士基，難爲情得很，房裏這樣亂……房裏這樣亂……請坐請坐，我簡直過的亞當夏娃原人的生活了，請不要見笑……真亂得不成樣子！我不懂我自己怎麼還住得下，我真不懂叫僕人做，僕人又懶得做大氣不好，樣樣東西都貴……不許哭。』樊亞立刻跑到米學佳面前喊了起來：『不許哭，我告訴你小畜生，還不閉嘴麼？』

樊亞拉着米學佳的耳朵。

格羅和士基帶着哭聲說：『樊亞，你是叛逆！你怎麼待小孩這樣待法？那真是……』

『好，我是讓他不要哭……不要哭呀——我替你揩眼淚！』

『可愛的米遐，不要哭……父親不會再打你。樊亞，不要打他；他還是個嬰孩呢……』

你……你不要不要小馬？我要送你一匹小馬……你真是狠心呀……』

格羅和士基停了一停，然後說：

『樊亞，你的女子們好麼？』

『不要提起。我已經無禮的把她們趕出去了……小孩要長大起來……父親應該做個模範……我要是獨自一人就好辦了……再者，我留她們又有什麼用嗎……這真是趣劇！我和她們講俄國話，她們回答我法國話。她們什麼都不懂——樣樣都要教。』

『樊亞，我有事到你這里來的，我們且談一談……晤……這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三言兩句可了……真的，我想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樊亞，你能離開這里麼？我們很高興你在這里，我們很願意，但是有點不方便，你知道麼……你要明白我。這樣是很難堪的……你我都很難堪……我們應該分開……這是很要緊的。恕我這樣說，但是……你也該自己想想，自然，像這種樣子，住在對門，使人回想……這是……不是回想實在使人難堪……』

『是的……本是這樣，我自己也想過了。很好，我不久就要走。』

『我們將十分的感謝你……樊亞，相信我，我們要時時想到你待我們的好處。你的犧牲我應……』

『是的……我只有一件事不好辦。這些東西你叫我怎麼帶去呢？我說，你把傢具買了去罷！你以為如何？不貴，八千……一萬……傢具呀，馬車呀，鋼琴呀……』

『好的……我就給你一萬……』

『好極了！我明天就走。我要到莫斯科去。這裡不能住。樣樣東西都貴！用錢像用水一樣……還沒有出門，就花了一千！我不能再像這樣過下去了，我要把小孩撫養成成人……感謝上帝，你願意買我的傢具……這樣身邊可以有點錢，不然我真要破產了……』

格羅和士基起身，離開樊亞，高興的回到家中。晚間他送給樊亞一萬盧布。

第二天清早樊亞和米學佳已經到了費阿多脫了。

數月倏已過去，春天又來了。和春天同來的，是晴和的天氣。生活是無悶無恨，大地看起來格外美麗了……溫暖的風從海邊吹來，從空曠的鄉間吹來……地上滿生春草，樹上新葉也顯出一片綠色。自然的新生命在那里躍動，並已穿上新衣。

我們以為既然自然界的一切更新年輕而且新鮮，當然新希望和新要求也能在人
心裏起此波浪……但這却很難使人的生活更新……

格羅和士基仍住在那個別墅裏……他的希望和要求小而精確，依舊集中在麗沙身上，僅集中在她身上，別無他望！仍和以前一樣，他的眼睛老是望着她，一邊流眄，一邊就陷入了沈思：我是如何的快樂呵！這個可憐人的確覺得非常快樂。麗沙仍和以前一樣，坐在露臺上，不知何故，煩悶的眼總喜歡望對過別墅和繞着別墅的樹林，從樹林裏望過去，可以略窺到深藍的海……仍和以前一樣，她白天大部分消磨在沈默裏，時時

落淚每每使得格羅和士基也辛酸起來。她應該慶祝她自己有了一種新感覺。蟲子在咬嚼她的生活力……那蟲子便是苦惱……她非常失意，苦念她的兒子，苦念她舊時愉快的生活。她過去的生活並不特別愉快，但仍覺比現在愉快些。想起以前，她和她丈夫常到戲院裏去玩呀，赴宴會呀，訪朋友呀，多麼有趣。現在同格羅和士基在一起，靜寂虛空得似死人一般……再者，這裏只有他一個人，又是煩惱，又是繼續的接着嘔心的吻，就好像一個老祖父，又是哭，又是歡喜一樣。

這真是困惱！這裏沒有塞紀耶齊同她作波蘭舞。又沒有尼可來齊，省會新聞主筆的兒子，唱歌給她聽，背詩給她聽。這裏又沒有一張桌子給她放點心待客。這裏又沒有老保姆紀來西摩夫那常常在她面前嘮叨。說她糖喫多了……一個也沒有除了睡覺，鬱悶以外，沒有別的。格羅和士基却很歡喜這種寂寞，但……他却歡喜錯了。他爲了自私，將愛情很快的用完了。五月初，氣候似乎也在入了戀愛之網，微喘着快樂。便在這時，格羅和士基失去了一切：他所愛的女子以及……

那年樊亞又到克里米來了。他不住在對過別墅，只是無聊的走着，帶着米，過一城又是一城。他終日吃，喝，睡，賭，消磨時光。他不想打魚，也不狂喊，也不愛法國女子了。自然他被法國女子騙了些錢去。他，人漸漸的瘦了，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微笑，現在歡喜穿帆布衣服了。樊亞時時到格羅和士基的別墅裏來。他帶糖，水菓，甜食給麗沙，似乎是想消除她的悵鬱。格羅和士基對於這事倒也不在意，特別由於他坐的時候很短，並且也不常來，況且他想，米學佳總不該剝奪見母的權利。樊亞來時，打開送的東西，說了幾句話就走。而這幾句話又是對格羅和士基說的，不是對麗沙說的……他對於麗沙只有靜默，這使格羅和士基很放心；但他應該記得俄國的一句俗話：『不怕狗咬，單怕狗不吵……』一句很利害的俗話，但在實生活有時却還用得着。

有一天格羅和士基正在花園裏散步，忽然聽見兩個人談話的聲音，一個是男子聲音，一個是女子聲音，一個是樊亞口氣，一個是麗沙口氣。格羅和士基在旁竊聽，氣得面如死灰，輕輕的走向說話人面前。他便隱身在紫丁花後仔細偷聽。他的臂和腿都僵了。一陣

冷汗落到眉毛上來。他抓了幾株紫丁花，恐防跌倒。一切都完了！

樊亞的臂圍着麗沙的腰向她說：

『吾愛！我們將怎麼辦呢？這似乎是上帝的意思……我是一個痞子……我賣了你。我受了 Herod 金錢的誘惑，〔Herod (B.C. 432—425) 是希臘的歷史家。據說政府會以二萬五千金酬他。此地借以爲喻。——譯者註〕如今只剩了苦惱，就是有許多金錢又有什麼用呢？除了憂傷和誇富以外沒有別的。沒有平靜，沒有快樂，沒有住處——這就好像一個肥胖的廢人，雖是很肥，却一步也動不得……你知道安渚夏卡已經做了祕書長了麼？安渚夏卡，那個蠢傢伙！我辭了職，他……天哪！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我的快樂。我是一個痞子，我是一個下種；將來受末日審判，你想我將如何懼怕呵？』

麗沙哀哭道：『樊亞，我們走罷。我悶得很……我悶得要死。』

『我們辦不到。錢已經拿過了……』

『那麼還他就是。』

『這倒不錯。只是……唉……我全都花了。我的小姑娘，我們只有屈服。上帝在懲罰我們。我爲了我貪財；你爲了你輕浮。我們是該受苦的……我們還是死了的乾淨。』

樊亞的宗教感情逐漸增加，舉目向天祈禱。

『但我不能再住在這裡了：我失意得很。』

『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想。我也失意呀。你以爲我沒有你能够快樂麼？我是慢性自殺！我的胸漸漸出了毛病了……你是我法律上的妻，我的肉的肉……一塊整肉……現在你却在那人家裏受苦！我却在遠地跑來……尋你。』

樊亞俯身向麗沙低語，其實聲音很高，幾碼外都可以聽得見：

『麗沙，我晚間到你這裡來……不要急……我就住在附近費呵多沙……我要常住在你近處，直等到我把事情辦好……不久我就可以把錢湊集起來，一個小錢也不少！』

呀——呀——呀，什麼生活呵！困倦，疾病……我的胸壞，我的胃也壞了。

樊亞停止了說話，現在該麗沙說了……天哪，女子真殘暴極了！她哭着訴着，把她愛

人的缺點，她自己的痛苦，全都列舉出來。格羅和士基在旁竊聽，覺得他自己是個惡人，是個匪徒，是個謀殺者。

麗沙的結論是：『他使我失意……』

樊亞同麗沙接吻告別，走到花園門前，格羅和士基早已立在那里等他了。

格羅和士基說話好像死人似的，『樊亞，你們的話我全都聽見了。你實在應該這樣，但我也不能罵你……你也愛她。但你應該知道她是我的。我沒有她就不能夠生活！難道你連這點也不懂麼？就算你愛她，你失意……我不是已經給了你錢補償你的犧牲麼？爲了上帝的緣故，走罷！爲了上帝的緣故，走罷！永遠離開這里罷！我請求你，不然你就殺了我……』

樊亞沈著的說：『我沒有地方去。』

『哼，你一切都浪費……你真是個神經病者。好……齊里戈夫省我存點房產，你到那里去罷。你如願意那所房子我可以送給你。那是一塊小地，很好……說實話，很好的。』

樊亞露齒笑了。他忽然覺得他自己坐在九霄雲裏。

『我願意送給你……今天我就寫信給我管地的人，給他一封保證書，說是你已將那塊地買了去。你對人家說，也不妨說是買來的……我請你，走罷。』

『很好，我就走。我懂得了。』

『我們去找中人去……立刻去。』格羅和士基高興得了不得，立刻去喊馬車。

這天晚上，麗沙坐在常和樊亞私會的地方，格羅和士基跑到她身邊來。他坐在她旁邊，握着她的手。

略為沈默了一會，他問：『麗沙，你悶得很麼？你憂傷麼？我們何不去玩玩呢？何必老是坐在家裏呢？我們去散散步，快活快活，找幾個朋友……好不好？』

『我不想出去。』麗沙說時，灰白的臉轉向樊亞常來的一條路上。

格羅和士基略略一想，知道她的心事，她是在等樊亞。

他說：『麗沙，我們回去罷，這里濕得很。』

『你去罷，我就來。』

格羅和士基心裏又想。

他便問道：『你是等他麼？』眉毛一皺，他的心好像紅火鉗夾了一下的樣子。

『是的……我有雙襪子，想叫他帶給米遐……』

『他不來了。』

『你怎麼知道？』

『他已經走了……』

麗沙眼睛睜得大大的……

『他已經走了，到齊里戈夫省去了。我已將我的房子給了他。』

麗沙頓時面色更加灰白，捉着格羅和士基的臂，恐防跌倒。

『我看見他坐了三點鐘的輪船走的。』

麗沙立刻摸着她的頭，身子搖了一搖，倒在坐位上，遍身發起抖來。

她哀哭道：『樊亞，樊亞！我要到樊亞那里去呀……愛人呀！』

她的歇私的里亞病發作了……

從那晚起，直到七月，避暑的客人常看見兩個影子在公園裏走。影子從早到晚地飄浮，使得避暑的客人感到陰慘……在麗沙的影子後一定跟着格羅和士基的影子……我所以稱他們爲影子的，就是由於他們都失去了他們的常態。他們生得又瘦削又憔悴，又畏縮，不像個人，只像個影子……兩個人都好像故事中所說，成了賣蟲藥的猶太人的跳蚤。

七月初，麗沙逃了，留下一個字條，說是去看『她的兒子』。幾人就回來……幾天就回來！她是趁格羅和士基睡熟時，在晚間逃跑的……格羅和士基讀了信以後，繞着別墅，整整的走了一個禮拜，他好像瘋了，也不喫，也不喝。八月他得了寒熱病，九月他就出了遠門，他現在也愛喝酒了……他希望在酒裏得到安慰……他將一切幸福都浪費了，但是，這個可憐的人，他終不能忘記那小貓臉的可愛女子……人不快快樂樂的死，也不憂憂

愁愁的死格羅和士基頭髮都愁白了，但他沒有死：他一直活到今天……他從遠處跑來，要想偷看一下麗沙……樊亞張臂歡迎他，讓他永遠住在他家裏。他住在樊亞那里，直到今天還住在那里。

今年我碰巧到樊亞那里去。我看見男主人和女主人正在那里喫晚飯……樊亞看見我來，非常高興，他把好東西都讓給我喫……他長得矮了點，臉有點虛胖，雖然是很紅，看起來似乎養得很好……他還沒有掉頭髮。麗沙也長肥了些。肥胖於她是不相宜的。她的臉不像小貓了，唉，可惜！只像個海豹。他的頸向上長，向外長，向兩旁長。他們的生活過的是頭等的。他們的東西很多。房裏的僕人和食物簡直像流水一樣……

我們喫完晚飯，便閒談起來。我忘記了麗沙不會彈鋼琴，我便要求她彈奏一曲。

樊亞說：『她不會彈琴，她不是樂工……好伊凡，叫格羅和士基來，他是幹什麼的？』

樊亞轉身又向我說：『我們的樂工就要來了；他會彈吉他。我們把鋼琴留給米學佳——』

我們要他教米學佳……」

五分鐘後，格羅和士基走到房間裏來——睡容滿臉，髮亂不梳，鬚長不薙……他走進來，向我鞠躬，坐在一旁。

樊亞向他說：『你看，誰睡得這樣早？你真是個懶豬！你總歡喜睡，歡喜睡……睡昏了！喂，給我們彈一曲動人的……』

格羅和士基調了調吉他，觸着弦，開始唱起來：

『昨天我期待我的愛人……』

我聽着歌聲，望着樊亞泰然的容貌，心裏想：『可惡的畜生！我彷彿聽見了哭聲……』

格羅和士基唱完了，向我們一鞠躬就出去了。

他出去後，樊亞說：『你想，我有什麼辦法？我真的被他攪擾壞了！白天他總是亂想心思……晚間他就哀哭……他睡覺，但在睡夢中還要嘆氣，哀哭……這是一種病……你想，我還有什麼辦法？我簡直想不出法子來！他不讓我們睡……我怕他有神經病。人都以

爲我待他不好……究竟那一樁待錯了他？他同我們一同喫喝……只是我們不給他錢。要是給了他錢，他又拿去買酒，或是化掉……那又要麻煩我了！上帝恕我，他是一個罪呀！

他們留我們在那里過夜。第二天早晨醒來，聽得隔室樊亞在罵人……

『禱告，禱告，會把你腦袋都磕破了！誰叫你自己把事情做錯了的！木頭，想想看聰明一點！你怎麼不說話呀？』

『我……我……錯了，』一種求饒的低聲說。

這聲音像是格羅和士基的。

格羅和士基送我到車站。

沿路他低聲對我說：『他是個暴君，他是個和氣人，但却是個暴君！他簡直一點良心也沒有……他苦了我！要不是爲了那個女子，我早就走了。我捨不得離開她。雖是捱罵，總比離開她好受些。』

格羅和士基長嘆了一聲，又說：

『她有個小孩……你看見過麼？那真是我的兒子……我的……她立刻會知道她的錯誤，又要來愛我的。她也受不了他……』

『你是個窮小子……』我忍不住向格羅和士基說了。

『是的，我的心軟弱得很……那是實在的。我生來就是個弱者。你知道我是怎麼生出來的麼？我的繼父殘忍的壓迫一個小書記——他待他真是殘忍極了！他要想把他毒死……我的母親心腸很軟。她是平民，是女工……她是很愛那小書記的……所以我便生出來了……一個受虐待的書記之子。我怎麼能有堅強的意志呢？我從那里去得這堅強的意志呢？第二次鐘響了，車快開了……再會？請再到我們這里來玩，請你不要把我告訴你的話對他說呀。』

我和格羅和士基握手道了別，就走進到車廂裏去了。他在車前鞠躬，轉身跑到水桶邊——我想他是口渴了！

罪惡

一個官府裏的科員名叫米格夫的，夜間散步，停在一桿電燈柱下，從胸臆發出深長的嘆息。一禮拜以前，那時他夜間散步回來，正往前走，就在這同一個地方，電燈柱下，被他以前僱用的使女愛妮娜克服住了。她惡毒的向他說：

『等着罷！我要把你的小螃蟹煮起來，看你以後還毀壞無辜女子的貞操不！我至少也要把嬰孩放在你的門前，讓法律來裁判你，我還要告訴你的妻子……』

她要挾他用她名義存放五千盧布在銀行裏。米格夫想到這裏，又深深的嘆息了一聲，想到一時的昏迷，竟使他感受如許苦惱，不禁重又懺悔起來。

他走近他的平屋，便坐在階前休息。這時恰是十點鐘，月亮從雲後露出一小塊來窺

探。街上沒有一個人，在他的平屋旁也沒有一個人；年紀大一點的消夏的客人已經上牀睡覺去了，年紀輕一點的正在樹林裏散步。米格夫想在他的兩隻口袋裏找一根火柴來點他的香煙，忽然他的臂肘接觸到一件軟東西。他懶懶的看了看他的右肘，這樣一看，他的臉立刻歪了起來，非常害怕，就好像看見了一條蛇在他身邊似的。就在這個門的門口放了一個包裹。一件長方形的東西捲起來放在一件東西裏面——據觸覺的經驗，知道那是填絮的被褥。包裹有一端是打開一點的，這位官府裏的科員米格夫探手進去，摸着濕而溫暖的東西。他嚇得跳了起來，慌張的向四面探望，彷彿一個囚犯偷逃，怕被警兵看見一樣。

他緊緊的捏着拳頭，咬牙切齒的憤恨着，喃喃的說道：『這一定是她幹的事！他躺在這裏……我的罪惡躺在這裏上帝呀！』

他又怕，又氣，又羞，失去了感覺……現在他怎麼辦纔好呢？如果彼の妻子曉得了，她又要說些什麼呢？同事們又將怎麼樣議論他呢？上司一定要把他追問到底笑着說：

「恭喜，恭喜……嘻嘻，嘻嘻，你的人老，心倒不老呀……米格夫，你是個無賴漢！現在夏天的俄國遊客全體都將曉得他的秘密，恐怕婦人見了他個個都要關門引避。這種事總是登在報上的，於是米格夫這個卑鄙名字印了出來，使得全俄羅斯人都知道了……」

小屋的中間一扇窗打開了，他能够很清楚的聽見他的妻子安娜·菲麗波芙娜收拾桌子，預備晚飯。在院子裏，靠近大門口，僕人亞摩來很清楚的彈着 balalaika（這是歐洲東部樂器之一種，類似 mandolin，現今吉卜希人用者尤多——譯者註）小孩子只要一醒，哭將起來，秘密立刻就要發現了。米格夫心裏感到一種重壓的願望，覺得非趕快把這事辦妥不可。

他喃喃的說：『趕快趕快……在這一分鐘，趁人家沒有看見，我要把他拿走，放在別人門口……』

米格夫一隻手挾着包裹，輕輕的走着鎮定的步子，以免人家的懷疑，一直向前面走去……

他做出躊躇不決的樣子，想道：『一個非常污穢的地位！堂堂的官府裏的科員竟挾着一個嬰孩在街上走上天哪！如果有人看見我，知道我所處的地位，我將做的……我還是把嬰孩放在這家門口罷……不能，這家窗子是開着的，恐怕裏面有人在看着呢。我把他放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知道了！我把他送到商人梅迓金家裏去……梅迓金是富商，心很仁慈，他們一定要說聲多謝而收養他。』

米格夫於是決意把嬰孩送到梅迓金那里。雖然梅迓金的別墅很遠，在街的那頭，靠近河邊，米格夫也不管。

米格夫想：『他如果不哭，不動就好了！這真是異常奇怪！我挾着一個人在臂下，好像挾着紙夾一般。一個人，活的，有靈魂，有感覺，都和別的人一樣……如果運氣好，梅迓金收養他，他總可以有造就的……或者他可以做大學教授、大將軍、大著作家……總可以有這樣一天！現在我把他挾在腋下，好似挾一捆拉圾物一般，或者三四十年後，我不敢看他面前坐下呢……』

米格夫在那荒涼的窄巷裏走，走到一處，有一帶長籬，裏面種滿了菩提樹，他罩在黑的濃蔭下，忽然使他感到他現在所做的是殘忍而且罪惡的。

他想：『這真是一件卑鄙的事！卑鄙到人再也想不到有比這個更爲卑鄙的……我們爲什麼要把這嬰孩向一家家門口移？又不是他生下來有罪。又與我們無害。我們是痞子……我們只圖自己快樂，而無辜的嬰孩們就只好替我們受罪了。只須想一想一切這樣的壞事！我做錯了，嬰孩便因我而受連累。我如果把他放在梅迓金的門前，他們就要把他送到育嬰堂，他要在那里和許多生人在一起，守着機械的規則，像這樣長大起來……後來他要做鞋匠的徒弟……他只能用手掬水喝，要學許多下流話，要忍飢挨餓。一個鞋匠他是好人家的兒子，官府裏的科員的兒子呀……他是我的肉和血呀……』

米格夫從菩提樹蔭穿出來，走到皓月照着的廣道上，打開了包裹，他看了看嬰孩。

他自言自語的說：『睡熟了！你這個小東西……呀，你也有個和你父親一樣的鷹鉤鼻子呀……他睡熟了，不曉得這是他自己的父親向他望着呢……這樣一齣戲，我的孩

子……呵，呵，你一定要饒恕我。饒恕我，親愛的……這似乎是你的命運……」

他眨了眨眼，覺得一股熱情充滿了他的顫……他包好了嬰孩，放在腋下，大踏步的向梅迺金的別墅行去。途中社會問題叢集在他腦筋裏，他的良心咬着他的胸口。

他想：「我如果是個端正、誠實人，我將自承，帶着這嬰孩給安娜，跪在伊的面前說：饒恕我！我犯了罪！隨便你怎樣責備我好了，但請不要虐待這無辜的嬰孩。我們沒有孩子；讓我們收養他能！」她是好人，她一定允許的……那時我的嬰孩就可以和我在一起……

哈哈！

他走近梅迺金的別墅，立定不動，猶豫起來。他幻想他自己在家裏的客廳裏，坐着讀報，一個鷹鼻的小孩玩弄着他長袍的縫子，同時幻想又逼着那擠眼睛的同事和嘲笑他的上司進到他的腦筋裏……還有他良心的針刺，他心裏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憂愁……

米格夫很小心的將嬰孩放在露臺的臺階上，還搖動他自己的手和嬰孩告別。他又覺得一腔熱情充滿了他的臉……

他喃喃的說：『饒恕我，親愛的！我是痞子！不要記我的仇恨！』他走了回去，但立刻又毅然得很清楚的說：『呵，不管將來怎麼樣！我要自承！我要把他帶回去，隨便人家怎麼批評去好了！』

米格夫挾着嬰孩很快的大踏步跑了回來。

他想：『他們歡喜怎樣說，就怎樣說去。我要立刻跪在她面前喊：「安娜！安娜！是好人，她一定懂得……我們要把他撫養成人……如果是個男孩，便替他取個名字叫做維拉第瑪；如果是個女孩，便替他取個名字叫做安娜！無論如何這很可以安慰我們的晚境了。』』

於是他照他所決定的去做。哭泣着，幾乎因羞愧和驚嚇而失去勇氣，充滿了希望和莫明其妙的狂喜，他跑到他的無樓屋裏，跑到他妻子那里，雙膝跪在他妻子面前……

他將嬰孩放在地板上，嗚咽着說：『安娜！在你責備我以前，請先聽我說……我犯了罪！這是我的嬰孩……你還記得愛妮娜，就是那個鬼把我弄得如此的……』

差不多是不自覺的羞愧和懼怕，他不等回答就跳了起來，跑到屋外，好似身上著了一鞭。

他想：『我要站在外邊等她來喊我，我要給她時間平一平氣，仔細想一想……』

僕人亞摩來帶着 *Dajalalka* 經過他身邊，看了他一眼，聳了聳肩。一分鐘後他又走過他的身邊，又聳了聳肩。

他喃喃的說：『有件事！你知道罷？洗衣婦愛新亞剛纔還在這裏的，米格夫呀。這個蠢婦人把她的嬰孩放在這裏的階沿上，當她在室內和我有事的時候，不知那一個就把那嬰孩拿走了……誰料到會被人拿去呢！』

米格夫大聲的問：『什麼？你說的什麼？』

亞摩來連忙解釋他主人的忿怒，抓了抓頭，嘆了一口氣。

他說道：『對不住，米格夫。但這是消夏的時候……一個人沒有……沒有一個婦人簡直是過不得，我的意思是說……』

他看了看主人的眼睛在發怒而且驚訝的望着他，便提了提嗓子，顫顫的說

『這是罪惡，自然，但是——一個人要做些什麼呢？……我知道你禁止我們在房裏留客，但現在我們都沒有留客。愛妮娜在這裏的時候，沒有婦人來看我，因為我有了一個婦人在家裏；但是，主人，你是明白人，一定知道……一個人忍不住是要有生客的。愛妮娜在這裏的時候，自然，沒有一件事不規則，因為……』

『混蛋，滾出去！』米格夫對着他罵，躁着腳，跑回房裏來。

安娜，驚異而且發怒，仍照前一樣的坐着，她的淚濕的眼睛釘着嬰孩……

米格夫歪着嘴笑，喃喃的說：『你看！你看！我方纔是和你開玩笑的……他不是我的嬰孩……他是洗衣婦的……我……我方纔是取笑的……把他拿給僕人罷！』

香檳酒

一個旅客的自述

我這故事要說一件小事，那時我正在西南鐵路一個小站上當站長。我過站長生活究竟是快樂還是沉悶，你只要看看十五里周圍便可知道，那地方沒有一個居民，沒有一個婦人，更沒有雅潔的旅館；那時我還年輕力壯，做事輕率，且帶幾分傻氣。我的煩悶之所以發生，每每由於車窗前的女搭客和那猶太人用曼陀羅花製的藥酒。有時車窗前一個婦人的頭在我眼前撇過，我一定要站得好似石像一般，兩眼緊緊的釘着她，連氣也不喘一喘，一直看到車子差不多變成看不見的黑點；我或是喝那可厭的藥酒，一直喝他個麻醉，這樣便可把日子糊糊塗塗的度過。我是個北方人，看見那里的草原，使使我感到這是

寂寞的韃靼人的墓地。夏天那草原顯出莊嚴的平靜，割草人的單調的改聲，照澈人心的透明的月色，使我自然而然的傷感起來；冬天那草原又顯出冷峻的潔，白冷的周圍，長的夜間，狠的嗥聲都緊壓住我好似一個夢魘。只有幾個人住在小車站裏：我的妻和我，一個害癩癩症的聾電報生，以及三個看守人。我的幫手是一個少年人，他害了肺病，時常進城去醫治，一去就是幾個月，他把事務交我代辦，自然他的薪俸也就入了我的腰包。我沒有小孩，又沒有糕餅可以引誘客來拜訪我，我只有去訪這條路線的別的職員，這也不常，一個月不過一次。

我想起我的妻。我看新年快到了。我們坐在桌前，懶懶的喫着東西，聽隔壁聾電報生單調的打着他的機器。我已經喝了五杯藥酒，將沉重的頭支在我的拳頭上，想到我不可避免的強抑的煩悶，我的妻坐在我旁邊，眼睛不離開我。她之看我與別人不同，她在世界上除她丈夫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她發狂一般的愛我，奴隸一般的愛我，不但愛我的面孔，或是我的靈魂，還愛我的罪惡，我的脾氣，我的煩悶，甚至於我的暴虐，當我醉到憤恨時，我

沒有地方發氣，就拿她來做氣罐子。

不管怎樣煩悶，我們還是預備看看新年的來到，格外的歡喜，忍耐的等到中夜。事情是如此的，我們收藏得有兩瓶香檳酒，是真貨，瓶上還帖着可靠的商標；這個寶貝是我前年秋天和 D 車站長賂東道贏來的，那時我正和他喝施洗酒。我現在要打個比方。有時上數學課，天氣很鬱悶，一隻蝴蝶飛進課堂裏來；小學生搖動着頭，很有興致的看蝴蝶，好像他們所看的不是蝴蝶，是一件新奇的東西；我們也正是這種情形，兩瓶普通的香檳，跑到我們這窮車站上來，便足以鼓起我們的興趣了。我們靜靜的坐着，一會兒看看自鳴鐘，一會兒看看香檳酒。

時針指到十二點五分，我才慢慢的打開瓶塞。我不記得當時我是否被酒瓶所吸引，也不記得瓶子是不是溼的，我所記得的只是唰的一聲，瓶塞飛到天花板，瓶子從我手上滑了下來，跌到地上。還好，只瀉出一杯酒的樣子。我趕忙捏住瓶子，用拇指緊壓着冒氣的瓶口。

我一面倒滿兩杯酒，一面對我的妻說：『願新年帶給你快樂！喝罷！』

我的妻拿起酒杯，驚懼的眼睛定定的看着我。她的面色灰白而且可怕。

她問：『是你把瓶子滑到地上的麼？』

『是的。怎麼？』

『這是不好的。』她放下杯子，臉色更灰白了。『這是凶兆。今年不幸將要臨到我們頭上了。』

我嘆道：『你怎麼會蠢到這般田地。你是個聰明人，也會說出這種無知無識的話來。喝罷！』

『但願這是無知無識的話才好，但是……一定會有不幸發生！你看罷！』

她一滴酒也不喝，將酒杯移開，默默的想起心事來。我說了一些迷信應該破除的話，喝了半瓶酒，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然後走出外面。

外面是沈靜的霜夜，顯出嚴冷的美。月亮和傍着月亮的兩片飛散纖毛般的白雲正

掛在車站上，一動也不動，似乎膠住在那里，又似乎在期待情人。雲和月發出一道微弱而且透明的白光軟軟的接觸白茫茫的郊原，彷彿恐怕有傷她的禮貌，照澈了一切的一切——雪堆，車道……是寂靜時候。

我沿着車道走。

我仰頭看着繁星燦爛的天，心想：『蘇婦人即使那凶兆真的會有應驗，又有什麼壞事會臨到我們呢？我們現在所受的不幸已經很大，再也不會有比這個更壞的了。魚已經被人家捉了去，用油煎了，放好醬油了，還會有什麼更壞的事呢？』

一株遮滿嚴霜的白楊，在蔚藍的黑暗裏，看起來好似一個巨人穿着孝服。白楊慘淡而且沮喪的看着我。和我一樣，牠也認識了什麼叫着寂寞了。我站了許久，看了牠許久。

我繼續的默想：『我的青春無聲無臭的拋棄了，好像一個沒用的煙捲頭。當我是嬰孩的時候，我的父母就去世了，我被高等學校裏驅逐出來，我生於高貴的家族，但我既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又沒有受過家庭教育，除了只知道機械的做事以外，什麼學問也沒有。』

我沒有安身之地，沒有親戚朋友，沒有我所歡喜做的工作。我做什麼事都不相宜，把平生本領都顯完了，也不值什麼，只配塞在這個小車站裏；我什麼也不懂，一生只懂得煩惱和失敗。我難道還會遇見別的更壞的事麼？」

遠遠的看見紅光。一列火車向我奔來。假寐的草原似在靜聽着車聲。我苦苦的想，好像想出聲音來，電線的哀訴和車聲的激進是在表達我的心意。

『我難道還會遇見別的更壞的事麼？我妻之死？那也算不得什麼。老實說，我不愛我的妻。我娶她時我還是個不幸的小孩；現在我年輕力壯，她却一天比一天的老而且益，從頭到腳塞滿了傳統思想。像她這樣的盲愛，腹中空無所有，就是有光亮的眼睛又有什麼好呢？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不愛她。將來會遇見什麼？正如俗話所說，我浪費青春，好似聞了一撮鼻煙。婦人只是流星般的在車窗前在我眼前撇過。我不曾有過戀愛，我也不會有戀愛。我的剛毅，我的勇敢，我的感覺力，都快消滅了……一切拋在泥中，一切在草原裏的財產都不值一個大。』

火車大吼一聲，衝過我面前。藉着車站上的綠光，我看見火車停了下來，停了一分鐘，又轟隆轟隆的走了。我走了一里半路，便向回路走。憂思仍舊屢次跟隨着我。這時我更加鬱悶起來。你知道的，失意人每要求正常的滿足，有時爲了鬱悶，竟和蕩婦有了勾當，拿痛苦來當享樂。我腦中所想的，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我更孩子般的大膽，偏要問：『我難道還會有別的可更壞的事麼？』

我問我自己：『這是一件什麼不幸的事呢？我想一切的苦我都受過。我害過病，我失過錢，我被上司罵過，餓也受過，瘋狼也跑到車站來過。還有什麼？我受過辱，我也辱過人。我沒有罪，這是實在的，我想不到我會犯罪——我更不怕犯罪。』

兩片小雲移開了月，站得稍遠，似在竊竊私語，不讓月亮知道，一陣微風賽跑般的馳過草原，帶來微細的遠遠的車聲。

我的妻在門口遇見我。她的眼欣喜的笑着，她的臉和悅的發光。

她低聲說：『有一件新聞要報告你！趕快，到房裏穿新衣裳，有客來了。』

『什麼客？』

『婦母比多娜剛坐火車來。』

『什麼比多娜？』

『我叔叔費多利基的妻子。你不認得她。她是很好的婦人。』

大約我皺眉了，因為我的妻突然靜默起來，很快的低聲說：

『她到這里來自然是很希奇的，但是，尼古拉，不要不快，不要給她臉色看。她很不幸，你知道的；叔叔費多利基脾氣太壞，待她極其粗暴，再也不能和他住在一起了。她說只在這里住三天，等接到她兄弟的信就走。』

我的妻嘮嘮叨叨，低聲說了許多無意識的話。說到叔叔怎麼的暴虐，說到人類有普通的弱點，尤其是年輕的妻；說到做事是我們的責任，那怕是極大的罪人，也要收留，還說了許多許多。把我弄得沒頭沒腦，我只好穿上新衣去見我的「叔岳母。」

一個婦人有一對大黑眼睛的坐在桌前。我的桌子，灰色的牆，粗製的睡椅，一切東西，

甚至一粒灰塵在這蕩婦面前都似乎年輕了些，快樂了些。她年紀又輕，又長得好，身上還有一種迷人的香氣。從她的微笑，從她的香氣，從她看人的特別方法以及睽着眼皮，從她和我妻子說話時的聲音都顯出她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婦人。無須她告訴我她從她丈夫那里跑了出來，她的脾氣好，她的丈夫又老又凶；我一看已經完全知道。實在的，誰看不出來誰呢！

我的叔岳母伸出手給我握，微笑着說：『我不知道我有這樣大的姪女婿！』
我答道：『我也不知道我有這樣美麗的叔岳母！』

晚飯又重開了一次。瓶塞礮的一聲從第二個瓶裏迸了出來，我的叔岳母一口就吞了半杯，我的妻剛剛出去了一下，我的叔岳母已經毫不猶豫的將滿滿一玻璃杯酒都喝乾了。我一面喝着酒，一面有一個婦人在我面前。你還記得那隻歌麼？

『眼睛黑如松脂，眼睛充滿熱情，

眼睛又美麗，又晶瑩，

我是怎樣的愛你，

我是怎樣的怕你。」

我不記得後來怎樣。誰要想知道戀愛怎樣開始，可以讀小說或是長篇故事；我也不多說了，只是仍舊拿兩句愚蠢的歌來代表：

『我初次遇見你，

不幸的時候就來了。』

一切的事從頭到腳都不好。我記得一陣可怕而且狂暴的旋風打了我團團轉，我簡直成了一根羽毛。旋了許久，從地面又把我的妻和叔岳母以及我的力量旋了起來。這一旋不打緊，把我從草原裏的車站一直旋到這條黑暗的街道來了。

現在請你們告訴我，我還會遇見別的更壞的事麼？

一件小事

尼可勒·衣勒克·比來耶夫是彼得堡的地主，很愛跑馬。他是一個年約三十二歲的，自奉甚豐的少年。有一次他在晚間去拜訪歐林太太——奧加·伊芬羅夫娜——他和她有了私通，但在他自己說來，却是紡了一根長而連綿的羅曼斯。實在他的羅曼斯的前半部，有趣而有情感的篇頁，早已讀過了；他們現在仍是前進，緩緩的前進，一些也不驚人。知道奧加·伊芬羅夫娜不在家，我的英雄便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等她回來。

他忽然聽見一個小孩的聲音說：『尼可勒·衣勒克，晚安，等一會母親就可以回來，她和生亞到裁縫店裏去了。』

在另一個客廳裏沙發上躺着奧加·伊芬羅夫娜的孩子，亞里沙，年方八歲，容貌美

麗，穿了一身絨衫和長的黑襪。他躺在緞枕上，很顯明的是在仿效他最近馬戲場看見的那個跳繩索的女郎，先舉起一隻腳，以後又舉起別一隻腳。當他的腳舉倦了的時候，他又動他的手，或是很浮躁的跳，後來又手足伏在沙發上，想要舉兩腿向着天。他像這樣一刻不停的做，帶着莊嚴的面孔，呼吸很沈重，好像他自己對於上帝給他的無休息的身體，並不感什麼樂趣。

比來耶夫說：『我的朋友，你好麼？原來你在這里。我竟會沒有看見你母親好麼？』

這時亞里沙正將他的左足趾放在右手裏，顯出很奇怪的樣子。他轉過頭頸，跳將起來，在大而有柔毛的燈罩下窺看比來耶夫。

他聳肩說：『我應當怎樣說呢？這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母親沒有什麼好。你看她是一個婦人，尼可勒·依勒克喇，婦人總是有些痛苦的。』

要想明白一點事，比來耶夫開始考察亞里沙的面容。自他認識奧加·伊芬羅夫娜的時候，他從沒有注意到這個孩子。一個小孩是在你面前，但他要做些什麼呢？——你無

須想到這問題。

晚間亞里沙的面孔帶着白的前額和堅定的黑眼無意間使比來耶夫想到奧加·伊芬羅夫娜，當他和她初戀的情景。他很想和這孩子親熱親熱。

他說：『小東西，這裡來。讓我來看看你，走近些。』

小孩從沙發上跳下來，跑到比來耶夫面前。

尼可勒·衣勒克將他的手搭在小孩的嫩肩上說：『你的近況怎樣？』

『要我怎樣說……以前他們是很好。』

『怎樣呢？』

『很簡單。以前，生亞和我只要會音樂和讀本，現在我們要念法文詩了。你的鬍鬚是新的麼？』

『是的，是新剃的。』

『這便是我所注意的緣故了。你的鬍鬚短，我可以摸麼……不要緊麼？』

『不，一點也不要緊。』

『你的鬚剃一大堆就不要緊，怎麼拔去一根反倒要喊痛呢？哈哈！你知道你沒有兩旁的鬚是很可憐的。這里你應該剃，旁邊……只留這里的鬚。』

小孩緊緊的靠看比來耶夫，玩弄他的錶鏈。

他說：『當我進高等學校的時候，母親要買一隻錶給我。我要請她買像你這樣的鏈子。這把鎖真好看呵！父母也有一個，和你的一樣，但你在這里是一條一條的紋路，他的却刻着字……裏面有母親的照片。父親現在又有一個別的鏈子，不是連接的，却像緞帶一樣……』

『你怎麼知道的？你看見了你的父親麼？』

『我……唔……沒有……我……』

亞里沙臉紅了，呈現出紛亂的現象，恐怕被他看出他是說謊。使用手指甲很忙的抓鍊鎖。比來耶夫定定的看着他的臉問：

『你有……沒有！』

『但是，放誠實些——說實話。我看你臉色，不像說實話的樣子。如果你是偶然說錯，你就無須故意掩飾。告訴我，你真看見了他沒有和別的朋友在一起麼？』

亞里沙沈思了一會。

他說：『你不要告訴母親』

『還要什麼？』

『須要誠實。』

『好，我一定不告訴。』

『發個誓。』

『你真有這些麻煩！把我當作什麼人？』

亞里沙四圍看了看，低聲說：『爲上帝的緣故不要告訴母親——一點也不要告訴一個人，因爲這是一個祕密；上帝不讓母親知道這件事；我，生亞和僕人皮勒苟亞都要守

秘密……聽。生亞和我每逢星期二五去看父親。當皮勒荷亞在午飯前領我們出去散步的時候，我們就到亞白飛糖菓店裏去，父親就在那里等着我們，他常坐在一間房裏，你知道，那里有大理石的桌子。」

「你們在那里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起先，我們彼此歡迎，後來我們坐在一張小桌子前面，父親便拿咖啡餅乾等物給我們吃。你知道，生亞愛吃肉包子，我不愛吃肉心的。我歡喜菜和雞蛋做心。我們吃得很多，但回家吃得也不少，免得母親疑惑。」

「你們在那里談些什麼？」

「對父親談麼？不談什麼。他吻我們，抱我們，講許多有趣的故事給我們聽。你知道，他說他要等我們長大時，帶我們和他一塊兒住。生亞不願意，但我說了「是」自然，沒有母親在那里，我們覺得很寂寞，但我可以寫信給她。真有趣——我們能够在放假日到她那里去——能夠麼？此外，父親說他還要買一匹馬給我。他真是一個好人，我不明白爲什麼

母親不請他來和她同住，爲什麼她說我們不能夠遇見他。他實在是很愛母親的。他時常問我們她現在怎麼樣，她做些什麼事。當她病的時候，他抱着頭像這樣……只是搖搖。他常常叫我們聽母親的話，敬重她。告訴我，我們是不是真是不幸呢？

『呀……怎麼？』

『父親這樣說的。他說：「你們是不幸的孩子。」他這樣說實在是很奇怪的。他說：「你們不快樂，我也不快樂，母親也不快樂。求上帝祝福你們和你們的母親。」』

亞里沙的眼睛望着桌上的假鳥，靜靜的想。

比來耶夫說：『實在的……你們在糖菓店裏的事，你的母親不知道麼？』

『不，她怎麼會知道呢？皮勒荷亞一點也不說。前天父親給我們梨喫。甜得很呀，好似糖菓一樣。我得着兩個。』

『唔……好，現在……告訴我，你父親說到我了麼？』

『說到你我應當怎樣說呢？』

亞里沙看了看比來耶夫的臉，聳了一聳肩。

「他沒有說些什麼特別的。」

「他說些什麼呢，比方？」

「你不要生氣呀！」

「好，我不生氣。他罵我了麼？」

「他沒有罵你，但你要知道……他很恨你。他說爲了你母親才不快樂，你……害了母親。但他是很奇怪的！我對他說你很好，沒有和母親吵過，但他只是搖頭。」

「他說我害了母親，當真是這樣說的麼？」

「是的。尼可勒·衣勒克，不要生氣！」

比來耶夫立起身來，靜靜的站了一會，便在客廳裏踱來踱去。

他聳肩發出不高興的笑，喃喃的說：「真奇怪……奇怪極了，他連誰都要罵起來了，我害了她？我害了我真是一隻無辜的綿羊呵！我害了你母親，他真是像這樣說的麼？」

『是的，但是……你不是說你不生氣麼？』

『我不是生氣，與你無關。真有意思。我落在陷阱裏了，我被人罵了！』

門鈴響了。小孩連忙跑出去。一會兒一個婦人帶着一個小女孩走進房裏來。這就是奧加·伊芬羅夫娜，亞里沙的母親。亞里沙在她後面跳着，吵着，搖着手。

他仍喃喃的自言自語的說：『自然，除了我又捉誰去？他應該罵的，他是被損害的丈夫。』

奧加·伊芬羅夫娜問：『什麼事？』

『什麼事！聽聽你親愛的丈夫所傳的道。我是個卑鄙的人，我是個謀害人的，我害了你的兩個孩子。你們全都不快樂，只有我非常快樂！非常，非常之快樂！』

『尼可勒，我不明白什麼事？』

比來耶夫指着亞里沙說：『你去問他。』

亞里沙臉紅了，忽然變成灰色，非常害怕。

他低聲說：『尼可勒·衣勒克，咳！』

比來耶夫說：『你去問他，你們家裏的蠢皮勒苟亞帶他們到糖菓店裏去，在那里安排着去會他們的父親。我說的不是這個。只因為他親愛的父親是個殉道者，而我是一個謀害者，鄙夫，破壞了你們的……』

亞里沙埋怨說：『尼可勒·衣勒克，你不是說不告訴母親麼？』

比來耶夫搖手說：『不要管，這件事比守信實重要。』

奧加·伊芬羅夫娜眼淚汪汪的說：『我不明白。』她轉身對她兒子說：『亞里沙，告訴我，你看見你的父親了麼？』

亞里沙沒有聽見，帶着懼怕的神情望着比來耶夫。

母親說：『問他無用。我還是問皮勒苟亞去罷！』

奧加·伊芬羅夫娜出去了。

亞里沙全身戰慄的說：『你不是說過你不告訴母親麼？』

比來耶夫向他搖手，仍是躑來躑去。他爲侮辱所吸收，現在和以前一樣，他不注意這小孩的存在。他是一個大而嚴厲的人，對於小孩沒有什麼恩惠。亞里沙坐在角隅，很害怕的告訴生亞，說他怎樣的受騙。他戰慄，結舌并且哭泣，這是他全生命中第一次所見到的。面對面的撒謊。他以前并不知道在這世界裏除去甜梨香餅和貴的鐵以外，還有別的東西。西是小孩語言裏喊不出名字的。